

以色列当代女作家小说丛书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以色列]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著　何朝阳／译



不邀而至的故事

我不是女人了，我丈夫也变得不是男人了。
我要死了，变成画了，大家都会把我忘了，我也会忘掉大家。
我要走了，要消失了，蒸发了，完蛋了，死掉了。



安徽文艺出版社



作者从女性的视角，关注现实，感于哀乐，缘情而发。作品描写的多为普通犹太人的日常生活，揭示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邻里与邻里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敌视。以敏锐的观察力、无情的笔锋将“丑恶的诗意”揭示于人；对所叙述的对象进行调侃、讽刺、变形和荒诞化处理，呈现出“别样”的现实，给读者以“开放式”、哲理性的启发，昭示出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

ISBN 978-7-5396-2673-4

9 787539 626734 >

定价：1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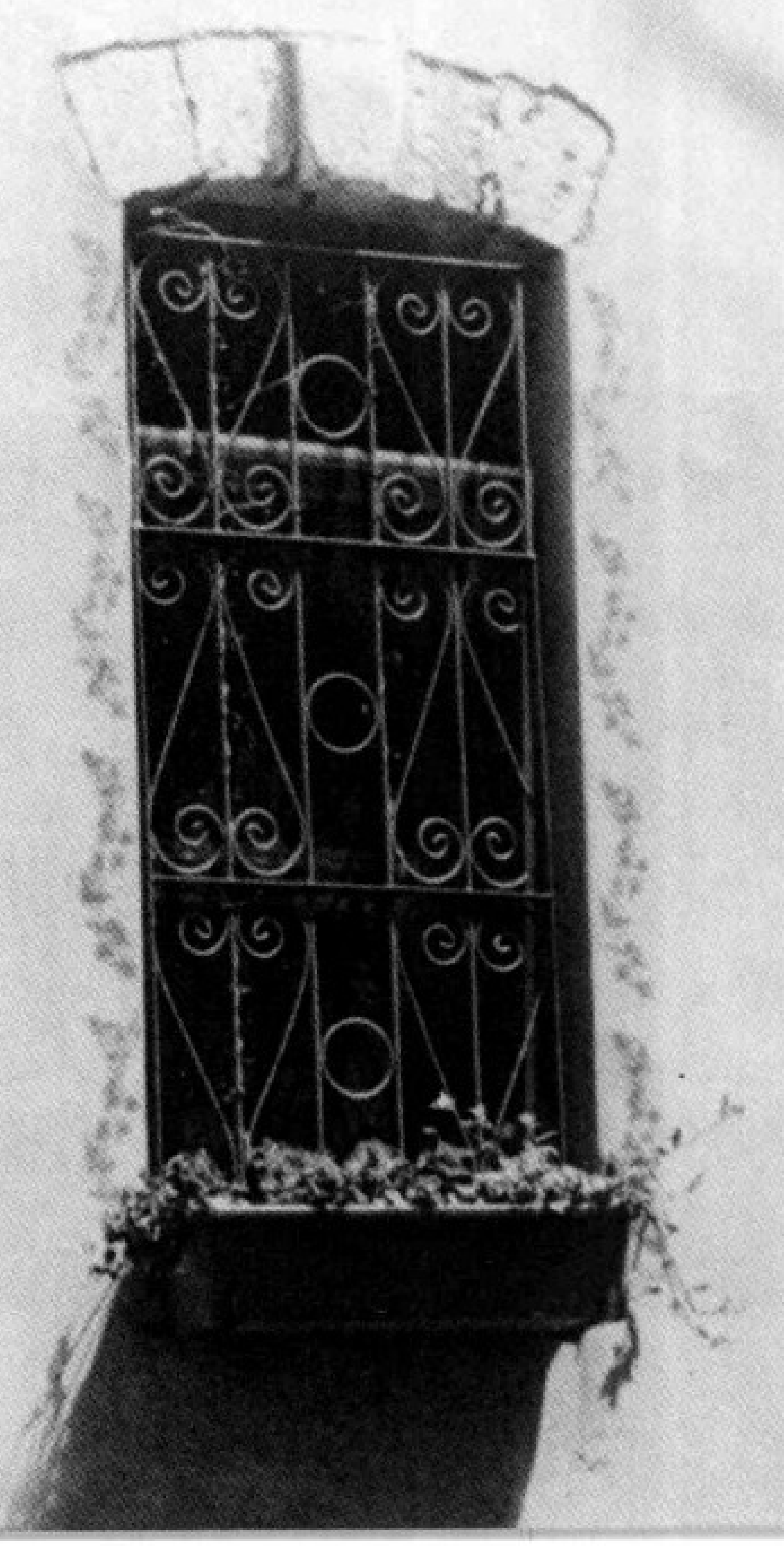
以色列当代女作家小说丛书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不邀而至的故事

[以色列]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著　何朝阳／译

我不是女人了，我丈夫也变得不是男人了。
我要死了，变成画了，大家都会把我忘了，我也会忘掉大家。
我要走了，要消失了，蒸发了，完蛋了，死掉了。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邀而至的故事: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小说选/[以]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著;何朝阳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396-2673-4

Ⅰ.不…　Ⅱ.①奥…②何…　Ⅲ.短篇小说—作品集—以色列—现代
Ⅳ.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1436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01459

不邀而至的故事　　[以色列]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　著
—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小说选　　何朝阳　译

责任编辑:汪爱武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8.25
字　　数:100,000
印　　数:4000
版　　次: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96-2673-4
定　　价:1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序

受经济学家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一书的启发，詹姆逊将欧美资本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对应相应的文化形态：第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文学上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第二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文学上的主要思潮是现代主义；第三阶段的跨国资本主义时期，即当代资本主义进入"消费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时代，文学上则产生了后现代主义。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时代，以模仿和反映现实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现实主义似乎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让位于后现代主义。如果说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反映和再现现实生活为宗旨，现代主义小说以表现自我、表现人物内在心理情感和结构为己任，那么，后现代主义则对真实本身进行解构，特别是许多前卫作品采取戏仿、拼贴等手法，刻意披露文本所提供的"语言现实"的虚构性。而后现代现实主义实验热过后出现的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当代文学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一个新发展，也就是说，它既保持了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纪实的传统，又糅合了现代主义小说中常见的自我意识和前卫小说创作自身进行反思的特点，对两种不同写作传统进行"综合和超越"，作家关注现实生活，通过发挥想象力进行虚构，传达出对时代和生活的真知灼见，创造出"别样"

的现实。以色列当代小说家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就是这样一位作家。

以色列是一个受世界各族文化影响极强的国家，其文学始终与世界文学保持着对话关系,尽管这种外来影响可能会略有滞后。如果说以色列“本土作家”主要承袭的是俄国现实主义的衣钵,“新浪潮”作家得益于福克纳、卡夫卡等人的现代主义小说传统,那么,八九十年代的许多以色列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则深受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西方荒诞主义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技巧的影响。作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领军人物,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的作品不仅以后现代现实主义的手法,更以其独特的女性话语,深刻揭示了当代以色列人,尤其是当代以色列知识女性的无奈、失意、彷徨和焦虑的生活状态。

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1960年出生于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一埃及籍犹太人家庭,曾在特拉维夫大学学电影,毕业后在意大利和法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现任特拉维夫大学文学院教师,已发表小说十余部,其作品一出版就在以色列文学界引起极大反响,长篇小说《我身在何处》(Where Am I, 1990)描写一个四十岁的妇女离婚后到处流浪、到处受嘲弄的悲惨境遇。主人公虽生活富有,但缺乏一技之长,又没有进取目标,终日生活在虚空之中,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既讨厌别人又让别人讨厌。”小说中的许多事件缺乏内在的连续性,荒诞色彩很浓,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女主人公生存的虚妄,恰恰是现代以色列人的生存写照。作品充满了对传统社会习俗的蔑视和抗争。作者因而被称为“一位富有挑衅的作家”。该小说1990年获特拉维夫文学奖。另一部长篇小说《多丽城》(Dolly City,1992)描写女医生道丽收养一个男婴的故事。作者以犀利的笔锋和充满黑色幽默的笔调，鞭笞了社会的不公和种族主义的盲目。该小说1992年获总理文学奖,1996年获奥尔特曼文学奖,并被收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作选集》。英国牛津丛书中的《希伯来短篇小说》也收有她的作品。她还出版有《米娜·萨丽一家》(The Mina Lisa, 1995)等长篇小说和儿童文学《规矩些吧》(Let's Behave Ourselves, 1997)。这里翻译的《不邀而至的故事——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短篇小说选》,分别选自她的短篇小说集《离市中心不远》(Not Far From the Center of Town, 1987)、《充满敌意的环境》(Hostile Surroundings, 1989)和《不邀而至的故事》(Unbidden Stories, 1993)。

布鲁姆的创作均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其内容远离政治,偏重自我内省,感于哀乐,缘情而发。她描写的多为普通犹太人的日常生活,揭示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邻里与邻里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敌视。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无情的笔锋将"丑恶的诗意"揭示于人,其笔法被称为"奇特的现实主义和野性的荒诞派的混合物"。短篇小说《离市中心不远》写的是一个即将完成大学哲学学业的新婚小伙子阿维夏,因为尚未工作,经济上得依赖自己做护士工作的妻子,当初结婚时双方家庭未感到相互有什么不般配,那是因为阿维夏的父亲给了他一大笔钱买房子,而日后真实琐碎的生活,让这位不自立的男人敏感、易怒,丧失自信、尊严甚至专注于事业的能力。布鲁姆的小说叙述,常常没有高潮,没有价值判断,没有明确答案,但却给人以创造性的启示,激发读者发挥无限的想象力。本篇故事的叙述就非常有用意;作者似乎一直到故事结尾也没明确揭示自己的主题,但初读小说的读者一开卷,便嗅出其端倪。小说开始,我们结识的是一对幸福的新婚夫妇,他们家邻居中似乎有一个重病病人。随着小说的主线,阿维夏夫妇生活的进展、矛盾的加剧,小说的副线,即邻家病人的病情也日渐病入膏肓,以至最后离世而去。作者似乎在暗示阿维夏生活状态的无望,他"觉得自己内心也已耗尽,他知道自己的生活已经被毁了,就是被毁

了”,而可悲的是,“他还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喜得孪生子反倒受侮辱的女人》讲述一个经受了巨大痛苦生下双胞胎的女人,连给自己孩子起名字的权利也没有,借此揭露了男性社会对女性权利的压制。为了维护父权制社会发展建立起来的男尊女卑的不平等道德尊严,故事的男主人公竟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满地打滚式的无赖策略和手段。作品以荒诞手法表现出“别样”的真实,荒诞的背后,是女性以一种超验性的奇特方式表达出的对来自男性权力秩序压制的反抗。故事结尾虽以妻子妥协结束,但正是这一女性的妥协,揭示了男性统治仍然在现实社会中横行这一客观事实,小说的寓意也就愈显深刻。

作为富有创新意识的女作家,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自然非常关注知识女性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孤独感以及她们为实现自我价值所做出的努力与期盼,其短篇小说《一千谢克尔一篇稿子》便是一代表。女主人公自嘲“我们其实还没到挨饿的边缘”,虽然“房子是很破旧,窗子没了,客厅的椅子折了,墙裂缝了,厨房要倒了,橱柜散架了,家具也早没法用了——但我还是感到饥饿的逼近”。为了转变自己与家庭的命运,她每天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大主编们打电话,要求工作,要求报酬,要求对方用一千谢克尔一篇的价钱收买自己的作品,但屡屡碰壁。她祈求赎救,祈求弥赛亚早日来临,哀怨之声从心中升起:“我不是女人了,我丈夫也变得不是男人了。我要死了,变成画了,大家都会把我忘了,我也会忘掉大家。我要走了,要消失了,蒸发了,完蛋了,死掉了。”小说笔法细腻荒诞,结尾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封闭式地以“圆满的结局”或“悲剧的下场”了断故事,而是“开放式地”留下广阔的空间,让读者想象女主人公哀怨过后的未来,其“别样”的现实与独特的女性话语特征,昭示出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

总之,布鲁姆关注现实,却没有以传统手法力求摹写现实,而

是以其后现代现实主义的手法及独特的女性话语特征，对所叙述的对象进行调侃、讽刺、变形和荒诞化处理，呈现出“别样”的现实给读者以“开放式”、哲理性的启发。

何朝阳

2007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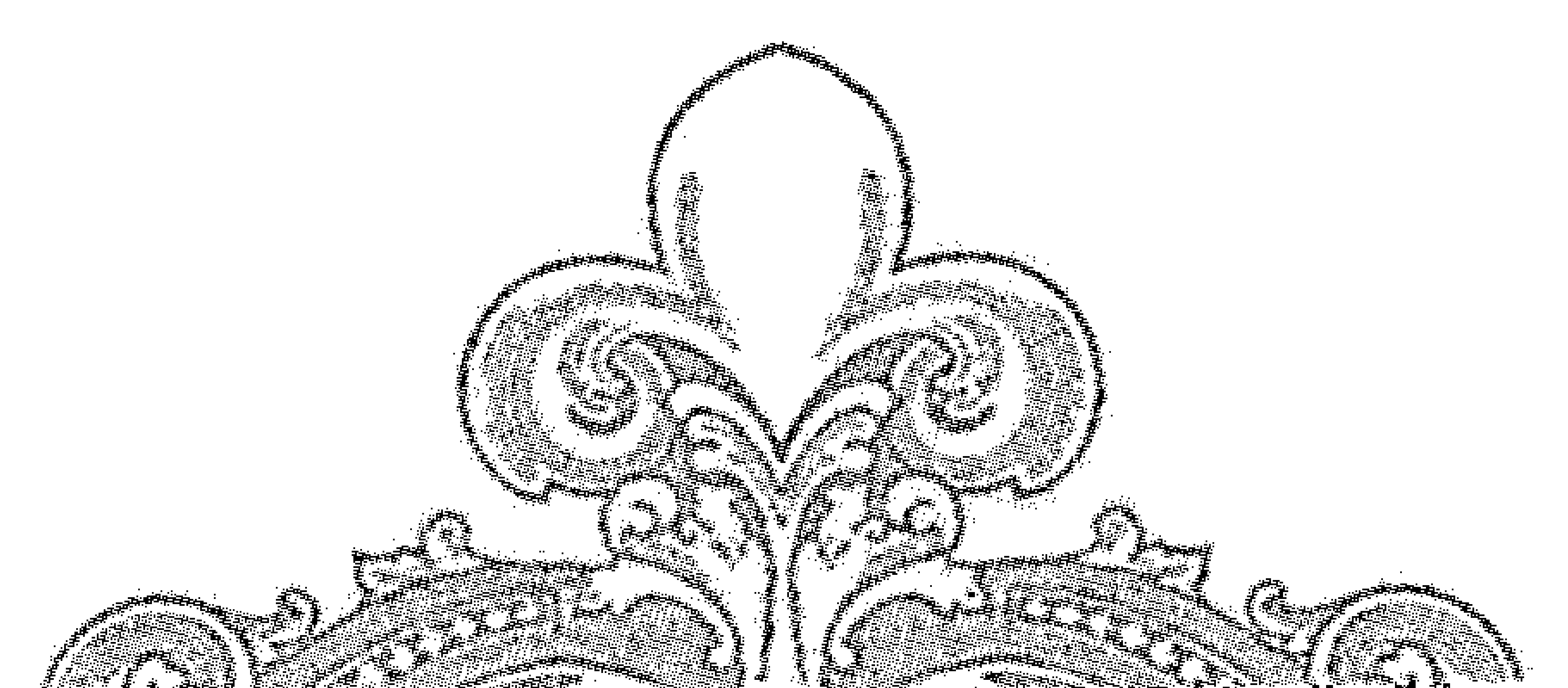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LISHIZHONGXIN BUYUAN

离市中心不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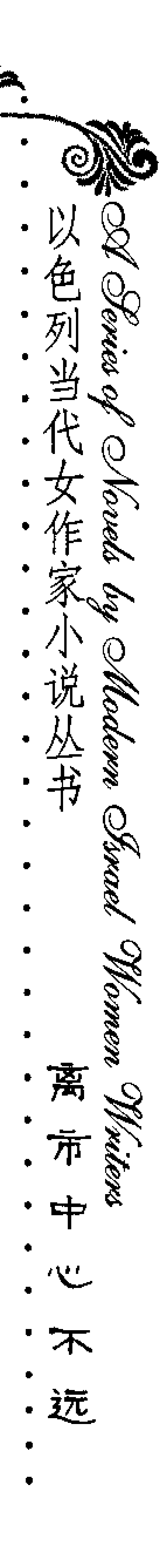
离市中心不远

雨儿星星点点地落着，宣告寒冷季节已经开始了。阿维夏没在意雨点，这会儿他正走在自己一岁起就开始熟悉的林荫大道上，心里想着戴丽娅。一小时前他刚开车去城南买了几罐油漆，想把新公寓黄色的墙壁刷成白色。他买了五罐油漆，那四罐现在还在车上。这不，他正准备叫戴丽娅下来帮忙搬运呢。一滴雨点突然落在他的额头，然后滑到鼻子上。他后悔没买刷子，尽管他好像在戴丽娅那么多东西里看到过一把。不过，即便公寓里找不到刷子也没关系，可以让戴丽娅到邻居家去借。

戴丽娅正躺在长折叠躺椅上打瞌睡。躺椅买回来后就放在阳台上，塑料包装还没拆呢，人一坐上去便发出烦人的噪音。戴丽娅很固执，一定要等屋子粉刷完了才肯去掉那些塑料包装。阿维夏按了三次门铃才叫醒她。“怎么不开门？”他问。她笑了，吻了吻他的嘴唇，碰到他鼻子上还没干的雨滴。

“怎么，你哭了？”她吃惊地问。“没有，外面下毛毛雨了。”他说。戴丽娅跑到阳台，看是不是下雨了。

“不相信我呀？”阿维夏问。戴丽娅看着街道没有搭腔。街道



很窄,小轿车都很难通过,更甭说垃圾车了。就因为这他们才让清洁工人步行搬运垃圾箱的吧。她回头问阿维夏油漆罐在哪,然后两人一块下楼搬油漆。

油漆挺重,但两人兴致都很高。回来的路上,戴丽娅和阿维夏边走边谈,商量怎么投资他们婚礼挣来的那笔钱。突然,他们看见一辆救护车停在他们住的大楼的旁边。戴丽娅是特护病房的护士,对受伤、疾病和死亡有种特殊的敏感。她对阿维夏说:“奇怪,救护车怎么开进来的?”阿维夏不在医院工作,没她那么敏感,他好奇地往车里看了看,里面躺着的是住在他家楼上的邻居,被单一直盖到她的脖子。她对他笑了笑。阿维夏问司机邻居怎么了,司机说:“没什么,常规治疗而已。”到家后,戴丽娅打开油漆罐检查油漆质量,她觉得有四罐比较好,第五罐不怎么样。不过这不成问题,他们也许用不了那么多。即使要用那么多,也可以去商店调换。戴丽娅用昨天的报纸盖住沙发,连珠炮似的问阿维夏刚才谁进来了,买刷子了没有,然后说了一句“这就是你”,便开始在一堆堆东西里东翻西找起来。

阿维夏站在窗前往外看,街道很窄。他很熟悉这条街,这儿整个地区他都很熟悉,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掌一样。他就出生在离这只有五街区远的地方。那时的事总令他难忘。戴丽娅特爱听他讲童年的趣事,比较起来,他的童年比她愉快多了。不过那都是些陈年旧事,而过去的日子,哎,总是一去不返矣。

戴丽娅从一个包里掏出一把大刷子,蘸了点桶里的油漆往墙上刷了几下试试。“用这把刷子我们两天就可以把房子刷完。”她

说。阿维夏给她拿来围裙,她刷累了以后,他再来换她。戴丽娅问他要不要在躺椅上睡一会,躺椅可舒服了,还能调节大腿的血液循环。坐上躺椅之前,阿维夏给她搬来一把梯子,她站上去后,他仔细检查梯子是不是稳当,然后又连问三遍,她刷墙他躺着,她是否真的没意见。她说没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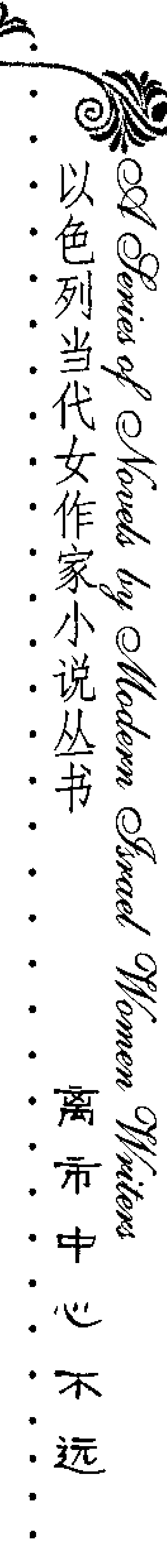
戴丽娅开始先刷西面那堵墙,从上往下,流畅之态简直让阿维夏吃惊。阿维夏坐在躺椅上,不时地纠正一下戴丽娅的错误,有时还让她把刷得不好的地方重刷一遍。半个小时后,他睡着了。就在他睡着的这会工夫,戴丽娅刷完了半个房间的第一层涂料。刷烦了,她在躺椅边缘坐下。

这一坐改变了躺椅的重量分布,阿维夏给弄醒了。

“我睡着了。”他说。“我爱你。你真可爱。”戴丽娅说。阿维夏笑笑,问她想不想上床。戴丽娅说她先洗个澡,冲冲身上的油漆,马上就来。

和往常一样,一做完爱戴丽娅便呼呼大睡。阿维夏静静躺了一刻钟,然后起床接着粉刷客厅,直到觉得饿了才停下来。

他下楼去那家食品杂货店,可商店关门了,它一般下午两点到四点关门。从超市回来,他发现自己一直没在意的那栋紧邻他家的大楼原来是一座犹太教堂,心里嘀咕这教堂现在还在用吧,因为从外表看不出它是否仍在使用。他快步上楼,给戴丽娅煮了两个鸡蛋,好让她醒来后有东西吃。趁煮鸡蛋的当儿,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询问用什么方式投资那笔婚礼资金最保险。阿维夏的父亲是市中心一家银行的行长,他让阿维夏把钱给他,由他来办。阿维夏说:

"好的。"

戴丽娅醒来后，吃着阿维夏煮的鸡蛋，还频频表示谢意。阿维夏提议两人一块开车把钱送到他父亲那去。戴丽娅说她很爱阿维夏，也很佩服他，但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能把钱存在自己开户的银行里。阿维夏说："我爸爸是银行家，他知道怎么投资，既然他愿意帮忙，我们为什么不接受？"戴丽娅沉默了片刻，问刷墙的事怎么办。阿维夏说到银行来回只需要半个小时，最多一个小时，而且正好可以顺便把车还给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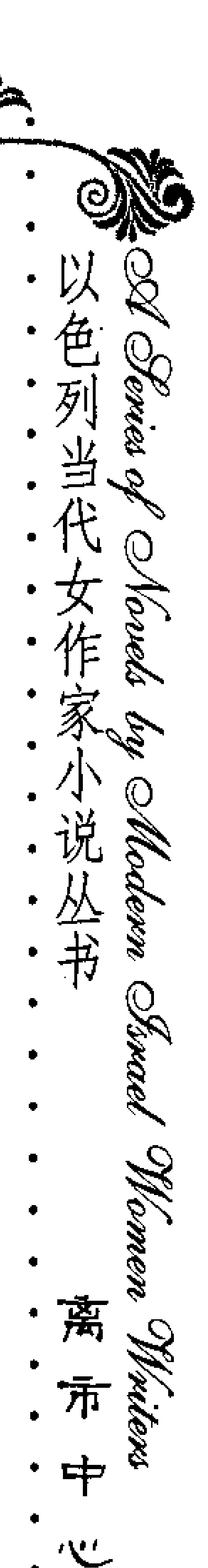
从银行回来，两人一路兴致勃勃。阿维夏的父亲给他们讲了很多可能的投资方式，他们选中其中的一种，并决定先观察一个星期，看看钱的走势。他们顺道还去了戴丽娅开户的银行，看看自结婚至今，她的工资入账了没有。工资已经存进去了，戴丽娅说她要把这笔钱用于外汇投资。阿维夏什么也没说，别人谈到工资时他总是这样。他很没面子，因为他还没有工作。不过大家都谅解他，觉得这只不过是暂时现象，他在哲学系第三年的学业就要完成。校方已答应，他一拿到学位就让他留校当助教。全家，包括他家和戴丽娅家，都在耐心等待他毕业后的前景。两家人同时又都为他在逻辑学、汉语和印度哲学等功课上取得的杰出成绩而感到欣慰，况且他们清楚，他分析哲学文本也相当不错。

走到他们家住的那条大街时，阿维夏指着犹太教堂叫戴丽娅看，看她有什么反应。戴丽娅走近教堂，发现门是锁着的，她似乎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的表情。他们一起上了楼。门刚打开，一股强烈的油漆味扑面而来，似乎在向他们展示，舒适的未来正等着他们呢。

戴丽娅还未关上门，电话铃就响了，阿维夏赶紧跑过去接电话。是戴丽娅特护病房的朋友打来的，问戴丽娅结婚的感觉如何，想跟她聊聊天，戴丽娅跟她聊了一会儿。阿维夏打开电视看下午的电视节目，时不时竖起耳朵听一下她在说什么。放下电话，戴丽娅过来和他一块看电视，两人谁都不想刷墙了，明天再说吧。

一部情景喜剧刚结束，戴丽娅的母亲正好打电话过来，问他们的新家还需要什么。戴丽娅说他们什么都有，啥也不需要，她说“谢谢妈妈”。半小时后，阿维夏的父亲打来电话，说母亲很惦记他，问他需要什么。阿维夏想跟母亲通话，谁都只有一个母亲呀！可父亲说她现在不能说话，因为自打婚礼以后，母亲一直在高兴地哭。父亲问他功课怎么样。阿维夏第十次提醒父亲说，他的所有课程都已修完，论文还没做完，正在撰写当中。父亲说“我知道”，并问他是否打算继续攻读硕士。这问题让阿维夏很难回答，他看了一眼正在给自己织毛衣的戴丽娅，好像答案在她那里。他跟父亲说还没最后决定。父亲说“我理解”。过了一会，他说，只要阿维夏开心他就开心，他知道阿维夏明白这点。阿维夏没说什么，因为他不喜欢猜测别人的用意，他说了声“再见”便挂了电话。

太阳完全落山以后，戴丽娅开始把结婚的礼物收拾进厨房柜子的最上一层，阿维夏开始继续写他的《人物传记与世界观的关系》的论文，一直写到半夜。他上床时，戴丽娅早已睡着。他盯着她那紧绷着的脸足足看了五分钟，然后叫醒她。她笑了笑，又睡着了。这次，脸上的表情放松多了。睡梦中她翻了个身，搂住阿维夏。阿维夏很热，但他没说什么。他不想在住进新房子的第一个晚上就惹她



不快，只好一声不吭地任自己热汗直淌。

早上五点，阿维夏被卧室外的低语声惊醒，打开百叶窗朝外看，仔细听看了五分钟，才听出那低语来自犹太教堂。现在正是厄路耳月[1]的月底，他记起这是教徒忏悔祈祷的日子。

射进屋内的柔和阳光把戴丽娅弄醒了，她问阿维夏几点了。

阿维夏说五点了，犹太教堂正在行事，并向她描述怎么行事的。

“那又怎么样？”戴丽娅说，不过，为了不过于惹丈夫不快，她也起床朝窗外看。

“我什么也没看见。”她把窗子开得大大的。

“你别光着身子在窗户边晃来晃去。”阿维夏开玩笑地说。可戴丽娅不喜欢别人指指点点，无论是玩笑还是当真。她拉下了脸，“谁说不行？我想怎么就怎么，爱看不看。”

他们又回床睡觉。天很热，戴丽娅脱下睡衣，要阿维夏搂着她，阿维夏照做了。她的身子很热，因为出汗，一些地方湿乎乎的。外面的祈祷声更大了，阿维夏已没法入睡。

早上八点，阿维夏坐在躺椅上看加缪[2]的小说《鼠疫》。他想在论文里引用一些段落。他喝了杯咖啡，吃了几块饼干。看这本小说把他心情弄得很不好，于是他给内厄姆打电话，结婚后还没见过他。拨通电话，铃声响了两下，他又把电话挂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

① 即犹太教历6月，犹太国历12月，在公历8、9月间，共二十九天。——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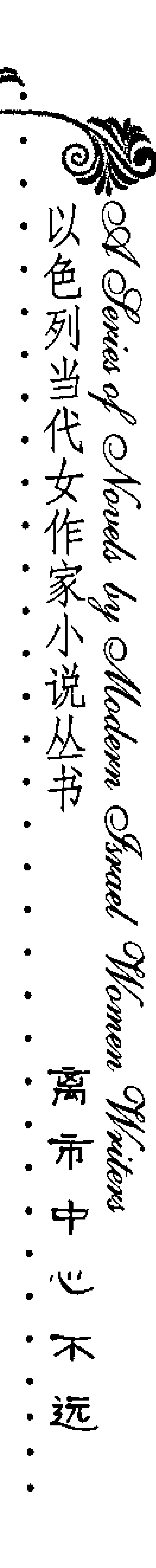
② 加缪（1913-1960），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作品反映世界的荒诞与人的孤独和无能为力，代表作有小说《局外人》和《鼠疫》、剧本《卡利古拉》、哲学随笔《反抗的人》等，曾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

想再接着读《鼠疫》，可怎么也读不进去，他去卧室喊戴丽娅起来。可戴丽娅还想睡。回到客厅，他心里很烦，想做点什么，可又不想刷墙，更不想看墙面。他感到客厅很陌生，让他很不舒服。这样无所事事地发愣，足有十分多钟。后来，他听到楼下传来救护车让人发毛的尖叫，他朝窗外望去。

楼上的邻居正从救护车里下来，她行走很困难，两个人架着她，一个是护工，另一个看上去像是她的儿子。刚走两步她就倒下了，两个人赶忙把她搀扶起来。她很虚弱，脸色苍白。儿子已被母亲这久病拖得筋疲力尽，他对护工说他可以走了，他一个人能行。可女人不让护工走，怕自己会出事，还要上医院。护工做了个鬼脸，表示自己帮了他们很大的忙，然后帮着儿子把女人扶上楼。

阿维夏赶紧走到门边透过“猫眼”朝外看。他看到他们上楼，听到楼上开门、关门的声音，然后又听到护工快步下楼，对救护车司机说“走吧”。救护车渐渐远去，阿维夏还没来得及想这是怎么回事，戴丽娅醒了，要他给她冲一杯咖啡，阿维夏也给自己冲了一杯。

自搬进新居，整个厄路耳月月末，两人没有吵架。他们其实很幸运，几乎没有真正碰到吵架的机会。公寓是以两个人的名义登记的，尽管总共六万美元的房子阿维夏父母付了五万，剩下的一万他们以从房产部获取抵押的方式，用戴丽娅的工资来支付。戴丽娅的家境不富裕，她家以前是开杂货铺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离她家二十米的地方建了一家大超市，他们破产了，把铺子租给了一个毛毯代理商，靠租金生活。阿维夏的父亲是银行的高级职员，有能力为儿子存钱买房。两家1982年1月见面，商量婚礼、安排子女将要



改变的生活，当时谁也没觉得自己高攀。戴丽娅的父母认为自己虽然没能力给孩子买房子，但女儿有工作，在特护病房做护士。阿维夏的父母则觉得儿子虽然没工作，但他带钱去了。因为这种平衡，双方觉得这桩婚姻稳定，有基础，能持久。

他站起身来，朝相反的方向，向他父母家走去。他和父母一样，对宗教及与宗教有关的事情都不以为然。

离父母住的大楼还有二十米时，他看到父亲坐在阳台上嗑西瓜子，显然是下市西瓜。他突然改变主意，掉转方向，离开了父母家。头上，许多蛾子在飞，一只蛾子还撞到了他的脸上。还记得自己一岁时在这条大道上玩耍的情景，什么也比不上那时的快乐。那时的蛾子还是蝴蝶，太阳会落在树梢的后面。这时戴丽娅的身影出现在他脑海，真难想象她工作时是个什么样子。他以前从没敢到那家医院去过。

特护病房在医院的一楼。他按动开关，自动门开了，他进去找妻子。戴丽娅正静静站在一个戴着监护器的患者旁边，旁边站着几个医生，正在说着什么。戴丽娅正在给病人换输液。

阿维夏出门等着妻子。等了一会儿，他问自己上这来干吗？突然他抄近道直奔回家。躺在床上，阿维夏心里很难受。可也许他并不十分难受，因为，没过一会儿他就睡着了。早上九点醒来的时候，戴丽娅躺在他身边睡得正香。她看上去好像有点不安稳，阿维夏觉得可能是昨晚的事弄的。他叫醒她，戴丽娅尽力用清醒的声音应答他的话。阿维夏说自己醒了，想跟她说话，可戴丽娅很累，说了句

"好啊"又睡着了。她的这声"好啊"显然什么意思也没有。即使有,也不是此时在卧室里该发掘的。

压抑的感觉束缚得阿维夏动弹不得。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几乎哪里也没去。心里还是那样的压抑,那感觉既没增强也没减弱。楼上的邻居出事了,那女人腿上打了石膏,被儿子搀着从医院回来。阿维夏想,假如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这女人哪儿是否折了还有什么要紧。他下楼到银行办了点事,然后又去父亲上班的地方借他的车用几小时。他把车停在楼下,在电话机旁给戴丽娅留了张字条,说自己去学校了。出城的路上,他买了听充气饮料一阵牛饮,直喝得两眼通红。

一辆车从他身边驶过,左转弯开走了。

阿维夏站在售货亭边,仿佛自己手里握着一把大锤,正在拼命开凿一块和自己住的大楼一样巨大的石头。他要从现实中挖掘出非同凡响的东西,可现实既平静又隔阂,没法从中提炼出什么认识。

在城外兜车,除了耗油,并没让他心情好转。下午戴丽娅醒来时,阿维夏已回到她的身边。她饿了,问他去超市买东西了没有,他说没有。

戴丽娅有些不高兴了,说自己上了一夜的班,他就不能去超市给她买点吃的。言外之意是,我可不像你,到现在一天班也没上过。

阿维夏没说什么,他心里很清楚,她说得对。他没马上去买东西,他感到有点不知所措,而戴丽娅并不是理想的指路人。戴丽娅起床,用冰箱里剩的一点点蔬菜给自己做了些沙拉。两人都不提刷墙的事,这事已拖得太久,早超出了他们的计划。就因为这,他们的


客厅脏得没法住人,更别说另外两个房间了,简直就是储藏室。

戴丽娅在客厅吃沙拉,决定自己今天把客厅刷完,周末把整个屋子刷完。

简单进餐以后,戴丽娅把东边的一面墙又刷了一层涂料。连刷子也拿不起的阿维夏叫她别刷,她没理他,继续单调地上下挥动着刷子。她觉得自己谁也不欠,包括阿维夏,尽管他是自己的丈夫。

刷着刷着,她发现自己逐渐忘掉了一切,她和阿维夏之间并没什么,一切都好好的。她曾经有过一个男友,记得那时他们一争吵,她就会问他们为什么要吵,他总说他们再不会吵了,而那只是她的想象而已。他们处了四年,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和争吵根本无关的事情,他飞到美国读书去了。那以后,尽管他有许诺,可戴丽娅再也没收到他的片言只语。那段时间,戴丽娅把所有精力全部投入护校的学习,渐渐忘掉了他。她因此谋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她所有的时间都在帮助病人,这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护士这个职业更充满人道主义吗?职业上她没问题,她没有理由有职业上的问题。刷子的上下移动让阿维夏心烦。戴丽娅穿着蓝色T恤和牛仔短裤。阿维夏想和她亲热,心想至少得试试自己行不行。他行!他问戴丽娅想不想睡觉,至少上床躺一会儿。

戴丽娅知道他想干什么,但她不能原谅他,她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冷冷地说:“好吧。”阿维夏有点无地自容,为自己萌生的欲望而羞愧,尽管他有权萌生这种欲望,他是她的丈夫呀!

戴丽娅等着阿维夏说些什么,可他闭上了眼睛。

她最恨人醒着的时候闭眼睛了。

她眼里充满愤怒的泪水。阿维夏用手蒙住眼睛。戴丽娅停下手中的活儿，告诉阿维夏自己改变主意了，不想睡觉了！她有意强调“睡觉”两个字，阿维夏明白，她完全知道他的用意。他感到受到羞辱，他睁开眼睛，要戴丽娅往身上再穿点东西，他受不了她在犹太教堂旁边半裸着不太洁净的身体到处走来走去。

戴丽娅气极了，哭着跑进卧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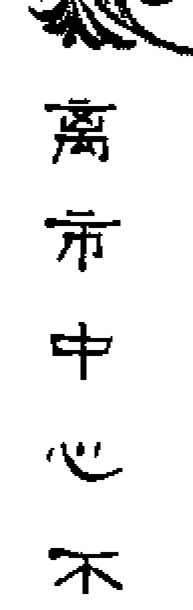
阿维夏甚至没像往常那样追进去哄她，他不知所措、无所适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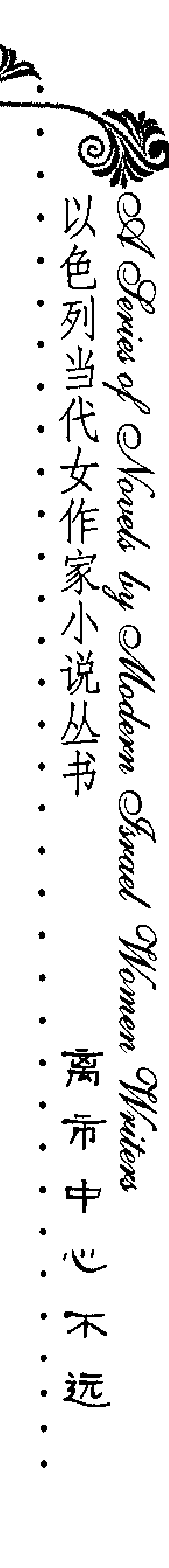
整个下午他们没说一句话。阿维夏一直坐在折叠椅上，戴丽娅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电话铃响了，他们谁也不去接，那每一声铃响似乎更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

阿维夏的母亲或父亲很快会来的，因为阿维夏跟他们约好的，五点钟要和戴丽娅一起去他们那喝咖啡，他们并没同他们说不去了。

看着母亲惊慌地朝这边走来的身影，阿维夏赶紧站起来，好像这样就能阻止母亲进来似的。戴丽娅这会儿正在厨房拿喝的，其实她是想看阿维夏在干什么。看到他突然站起来，她赶快回到卧室。从卧室能看到大街，她看到阿维夏的母亲匆匆走来，他父亲在后面追着，离她大概十米左右。她躺在床上等着看阿维夏怎么应付。

阿维夏想了一会儿，然后匆忙下楼。戴丽娅跳下床，透过百叶窗往外看。阿维夏走近他妈，妈妈搂住他的脖子，好像二十年没见面了似的。他们担心儿子，所以来了。他竭力消除他们的顾虑，说他的电话坏了，又没别的办法跟他们联络。母亲说为什么不过来说一





声,又没有几步路。阿维夏解释说自己有点感冒,怕外出加重感冒。母亲问他发不发烧,正要试试他的额头,他朝后退了退,说不发烧。刚才实在跑急了,母亲想上楼喘口气,阿维夏说这会儿不太方便。一直在旁边沉默观察的父亲好像知道楼上发生了什么,对阿维夏笑了笑,拉住妻子的胳膊说:“我们走吧,别碍事了。”她识劝,走之前对阿维夏说,一回家她就要吃一片安定。刚才她真的太担心了。说着他们便回去了。

一直在窗口看着这一幕的戴丽娅关上百叶窗,躺回到床上,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希望刚才的事能对阿维夏有所改变,回来后他会主动跟她说话。可是没有,阿维夏又坐到了折叠椅上,戴丽娅不敢走近他。

争吵的夫妻到了晚上一般都会和解的,可他们还是不说话。第二天早晨戴丽娅没对阿维夏说再见就上班了。透过百叶窗,阿维夏看着她沿着狭窄的街道渐渐走远,心里很难过,但这难过不是为她,为她的话他早就会追上去,在大街上追上她,搂住她,亲吻她。他是为自己失去的东西难过,比如自己日渐减弱的自信,自己越来越没法集中的注意力等等。

下午下班回家的时候,戴丽娅的衣服上沾有几滴血迹。看着血阿维夏心里就感到恨,尽管他知道她没杀人,身上的血迹也不是故意弄的。他忍不住问她身上是谁的血迹。“我自己的。”她说,希望这能引起他的反应。可他不相信,他知道她在撒谎。她是在撒谎。

下午五点左右,楼梯上传来上下楼嘈杂的声音,阿维夏和戴丽娅各自在心里猜测发生了什么事。五点半时,阿维夏突然意识到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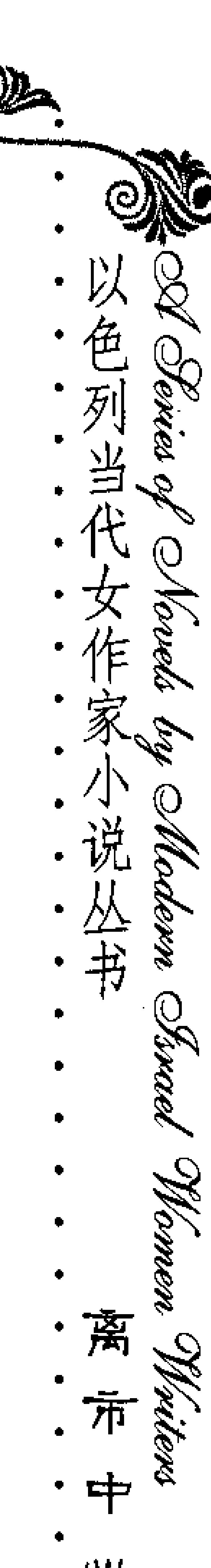
能是楼上那位邻居快不行了。他打开房门，看见邻居的儿子匆匆上楼，原来麦根·戴维·亚当已不肯来，他觉得已经没救了。回家后一直坐在折叠椅上的戴丽娅这时赶紧站起来，决定上去看看怎么回事。

因为她是特护病房的护士，邻居们便给她让开一条道，把她让到呼吸已很艰难的病人旁边，阿维夏跟在她的后面。戴丽娅问了病人的儿子一些问题，她说话的声音比平时低，表情也犹如遭遗弃的建筑物上的石头。她试了一下病人的脉搏，表情更严峻了。阿维夏一直盯着她，看她能做些什么。已经没希望了，她说，病人的肾已经不行了，现在除了等，没别的办法，说着她离开了房间。邻居的儿子又给麦根·戴维·亚当打电话，央求他们来一下。但他们礼貌地说已经没有指望，语气显然有些不高兴。儿子请求他们哪怕来给她打一针，让她睡去，不再感到痛苦也好。这时一个邻居对他喊道，没必要了，因为她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

阿维夏惊恐而尖锐地看着每一个在说话的人，自己一句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阿维夏实在忍受不了病人不停的呻吟，离开了屋子。邻居的儿子的放声大哭，更让阿维夏不能忍受。他跑下楼，心中暗暗在问，自己是不是懦夫。

矗立在一旁的犹太教堂似乎是唯一剩下的救护。阿维夏走进去，里面有些人正在做祷告。看到这个焦躁不安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停止祷告。阿维夏情不自禁地请求他们为楼上那位垂死的女人祈祷。他们立即为她祈祷。阿维夏看着他们，心里希望着。他想说些什么，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站在那儿，仿佛一座木制雕像。过





了一会儿,他跑出去,直奔邻居家。她在他到达之前半分钟离世了,身体还是热的,儿子说完这些便沉默不语。阿维夏也沉默不语,他静静地离开公寓,觉得自己内心也已耗尽,他知道自己的生活已经被毁了,就是被毁了,可他还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希　夫　娜

四周贴着红色壁纸。坐在沙发上这位被忽略的女人，今年四十一岁。看着映得满屋通红的灯光，女人脸上的表情淡然，她的双肩似乎不情愿地垂落着。她在剥橘子，橘子的汁液滴在手上，流满了白皙的掌心。女人的手掌奇白，她有贫血症。不过贫血现在已经能治，不必为其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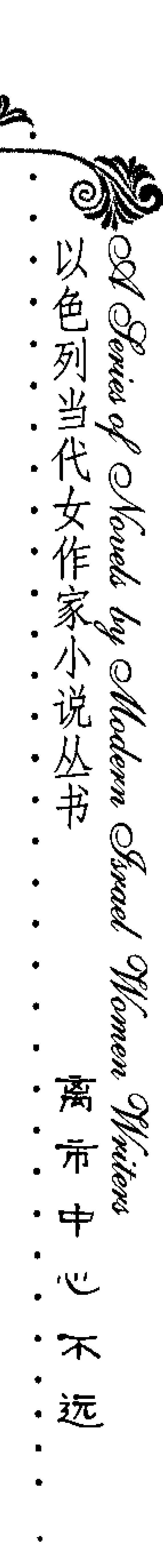
一绺灰棕色的头发搭在右眼上，挡住了视线，女人伸出湿漉漉的手把它捋到一边，头发立刻被弄得有点发硬，黏糊糊的。她使劲在想自己最后一次洗这发痒的头发是哪一天。是星期三，那天电视正在播放一个有关海豚的节目。

她起身去洗澡。从浴室出来时，她的头发还在滴水，上面还有许多肥皂泡，水滴在地板上，弄得到处透湿。她拿起一条浴巾轻轻拍打头发，然后用梳子梳了两三遍。肥皂泡破灭的声音和空塑料袋发出的声音一样。

吃剩的橘子还在桌上，她犹豫是不是再吃一口，最后她还是咬了一口，橘汁非常好吃。

才刚六点她就开始打呵欠。但责任，她和阿维格多一开始生活





在一起时就培养起的责任，让她感到自己不能那么早就上床睡觉，否则他会把她当成了无趣味和目标的瞌睡虫。她硬撑着给自己调了杯浓浓的咖啡。咖啡味道不错，可她白天吃了五个橘子，四点多钟的时候又吃了一个火鸡腿和半块巧克力，这会儿再喝这么浓的咖啡，顿时反胃，开始恶心、呕吐。

从洗手间出来，她喝了点水，想到刚才把那些可以提高她血液中血红蛋白的补铁药片也吐出来了，赶紧又吞了一颗药片，然后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是在那盏红灯左边一点的地方。她在考虑怎么处理这些橘子皮，是否该马上把它们做成果酱。我现在变化多大呀，她心里想，从前我可是用什么都能做果酱，做许多果酱。我总把它们放在自己收集的广口瓶里，谁想吃就给谁盛一碟。我可大方了，我笑了，开心地笑了。人们总对我说，希夫娜，你真了不起！我会因为自己了不起而很开心。以前我的表情总是很平静。

她为什么不偶尔也出屋走走呢？谁都知道，走出屋子就可能有奇迹发生。可希夫娜不想改变自己的现状。是的，她和一些女伴还保持着一般的联系，因为她们都不好打探别人的事情。但她们这会儿不是下午上课还没回来，就是孩子学曼陀林还没下学。

我什么班也没上。阿维格多要我去学瑜伽，他们公司好几个董事的老婆每周学两次瑜伽，都觉得挺不错。在那里锤炼一下就是大不一样，他们说。阿维格多就想锤炼出一个大不一样的新人。她如果有脑子，就会和其他人一样去学瑜伽的——可希夫娜让丈夫现眼了。有时她也会参加丈夫在公司组织的重大聚会，女人和女人在一起说笑话时，希夫娜说的净是些不笑人的笑话，让阿维格多很没

面子。比如,她说自己每个星期四在卡梅尔集市练瑜伽,在场的女人敷衍地笑了笑，她自己却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这时的阿维格多,简直恨不得自己能躲进地下。他最受不了妻子上集市去买蔬菜和水果,好像他们属于最底层或者至多底层稍上的阶层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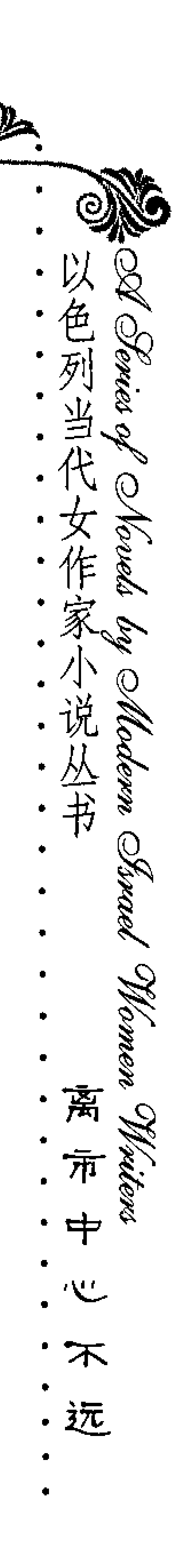
可她能怎么办?这是习惯。她父母每个星期四也去集市买同样的东西:蔬菜、水果、鱼、肉等。阿维格多断然拒绝吃这些东西,他总在工厂进餐,晚上逛小超市,给自己买些干酪、法式长面包什么的。

她从集市回来,把采购的东西放进冰箱,而他总正襟危坐在客厅里,听着塑料袋发出的沙沙声,琢磨他俩的差别所在。他坚持认为自己是正宗的中欧犹太人,而她则只有一半的中欧犹太血统,甚至连那一半的血统也让人怀疑，这一点至少从她的口音中能判断出来。还有,他接受了十五年的教育,而她只有十一年半,而这十一年半还一直未被证实呢。她那少得可怜的词汇,还有那一碰到超过两位数的加减法就懵懂的样子，让阿维格多怀疑她简直小学都没毕业。



希夫娜拿起阿维格多的一瓶Sauvignon红葡萄酒,猛灌了几口,然后去屋里寻找他的钥匙。如果找到,说明他很可能不会回来了。假如钥匙他带走了,她就松了口气。因为即便他碰巧把她忘了,口袋里的钥匙足以提醒他希夫娜的存在。

她在厨房里的那个大瓷杯旁边看到一个绿色钥匙串，这是一年前她配了作应急用的。也许阿维格多原以为自己的钥匙丢了,准备带上这串备用钥匙,正要往兜里放,又找到自己的钥匙了,就随手放在瓷杯旁边,砰地带上门走了。由此,她至少可以从理论上推



断，他可能会回家的。想到这，她做了个鬼脸。可两星期已经过去，他没有回来，这说明他不会回来了。丢钥匙啦、找女人同去美国啦，这些事就和他每次发脾气时的威胁一样，一点也不令她惊恐了。比方说，去年12月29号的那场暴怒。日期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9”这个数字：12月9日是她的生日；10月9日是她父亲的祭日；3月29日是她母亲的祭日；4月19日是她的结婚纪念日。记得他最后一次大发脾气之后，她仿佛一夜之间老了五岁。自那次怀孕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月。因为每次等待阿维格多回家都像是在怀孕。倘若照此，至今她本该已有三个孩子，第四个也快出生了。她的头发已开始变白，很快就需要染发了。

希夫娜很快就把那次暴怒驱赶出记忆，老纠缠它有什么意义？现在她开始考虑要不要更换墙纸。

换不换呢？也许只留一面红墙，其他的都换掉？但这样看起来可能不太协调。不光颜色上不协调，而且墙纸的新旧也不协调。不过我喜欢红墙，喜欢所有墙壁都是红色。我母亲也喜欢红墙。或者，留一面红墙，其他的更换成白色？可白墙伤眼睛。再或者，还贴红色壁纸，但全换上新的。可我对面的这堵红色墙壁上留有我十二岁时的涂鸦，画的是一张戴着帽子的男人的脸。那么，还是保留现在的样子吧，就这红色的墙壁。

星期五，阿维格多把他父亲从养老院接出来过周末，出来溜达溜达，散散心。希夫娜准备了午饭，有炸牛排和小点心，三个人坐下一起用餐。老人看着夫妻俩，等着他俩寒暄问候，他好作答，顺便说出自己的烦心事。希夫娜感到坐在她左边的公公动了一下。她捂着

脸，她讨厌老人没完没了的唠叨。阿维格多此时正惦记着他那批由丹麦运来的家具什么时候能到。

吃完饭，老人开始唠叨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情，告诉他俩，二战时他参加过法国的游击战，阿维格多心不在焉地点着头，老人正讲着袭击战俘营的计划时，希夫娜打断他，要他别说了，没人愿意听。

老人立即孩子似的安静下来。阿维格多顿时暴跳如雷，太阳穴上的青筋直跳，他本想让老父亲就这样说下去。他腾地站起来，掀翻椅子，冲进卧室，很快装好行囊。老人咕哝了几句法语。希夫娜脸色煞白。这以后，整整一个星期，她没有任何阿维格多的消息。这期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一个星期后阿维格多回来了，摔烂了几个杯子以后才冷静下来。

她问自己，他们是不是该分手了。

她给伊莱娜打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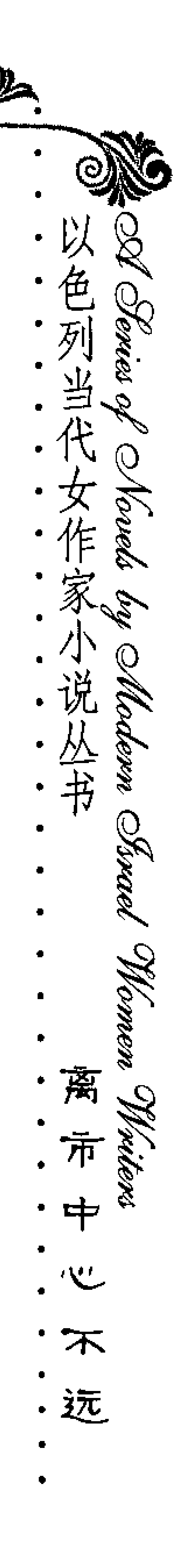
伊莱娜刚拿起电话，她就说："伊莱娜，什么也别问，阿维格多走了。"

"你在说什么啊！"伊莱娜说，"来我这儿吧！我老公刚出去，孩子们也上学了，你来吧！"

希夫娜说了句可能会去的话便收了线。打完电话，她呆坐了几分钟，然后站起来，在厚衬衫上套了件蓝色上衣，外面再加了件外套。寒冷虽然能转移掉一些令人心酸的念头，可也会增加人的痛苦。

走上街头不到两分钟，天就开始下起了雨。雨点滴落在身上，也落到她父母那相隔足有六米远的坟墓上（母亲没有买到紧挨父





亲坟头旁边的那块坟地），但雨水触不到他们的遗体，母亲用意大利大理石给父亲建造的坟墓和希夫娜用简易希布伦大理石给母亲建造的坟墓（她食言了，没能用意大利大理石给母亲建墓）能保护他们不受雨淋，连绵不断的滂沱大雨，才有可能会淋到父母腐烂的尸体。

母亲过世已经五年半，准确地说是六年，父亲比母亲早去世五年。他们的尸体早已完全腐烂，雨水即便淋到他们，淋的也是枯骨，这就没那么可怕了。

希夫娜不再去想父母的遗体。雨中，她沿着街道继续走着。

雨越下越大，没带伞的行人顶着外衣在雨中跑，样子很滑稽。看到一个人差点掉进水坑，希夫娜幸灾乐祸地笑出了声。那人怒冲冲地看了她一眼，走出几米远后，还转过身来朝她大喊一声“狗日的你！”跑走了。

人们都看着希夫娜。她继续走着。

从她家到伊莱娜家步行只需一刻钟，可希夫娜却说可能会去，这个“可能”，是从阿维格多那里学来的。

结婚前，每回她问阿维格多爱不爱她，阿维格多的回答总是可能吧。她当时觉得，四十出头的男人对自己的续弦说可能爱也可能不爱，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也很符合逻辑。他们有权选择自由，不受拘束。

结婚以后她不再问这样的问题，她要看他的实际行动。但阿维格多却表现得不冷不热，希夫娜看不出，他到底是爱还是不爱。

而另一方面，每回她问自己爱不爱阿维格多时，答案总是或绝

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从来没有"可能"一说。

可是,不知为什么,湿漉漉的她在伊莱娜家的炉边落座、浑身还在滴水时,面对伊莱娜对她"到底还爱不爱阿维格多"的不断发问,她面呈疑惑,说了句"可能吧"。

有三件事她心里很明白:第一,她觉得阿维格多还爱不爱她对她来说已无关紧要;第二,她显然已经铁石心肠;第三,这事也没什么值得遗憾的。

回家时,希夫娜好像什么感觉也没有。贫血让她有点不舒服,她没在意自己的虚弱和晕眩。她日常的意识之下,是一片黑暗的空间,那里掩藏的是模糊的记忆与错误。大多数情况下,她总是忘了这片黑暗的空间,对它一笑了之。但偶尔记起来的时候,她那原本苍白的脸颊会愈加苍白。

该走哪条道?走凯润开枚特大道还是走花园街?走凯润开枚特大道会闻到动物园的臭味。可他们已经将动物园推平,所有动物都迁到萨法利公园去了。那就走凯润开枚特大道回家吧。

晚上九点一刻到家时,阿维格多正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抽雪茄。

"阿维格多。"她轻声叫了一声。

"你去哪啦?"他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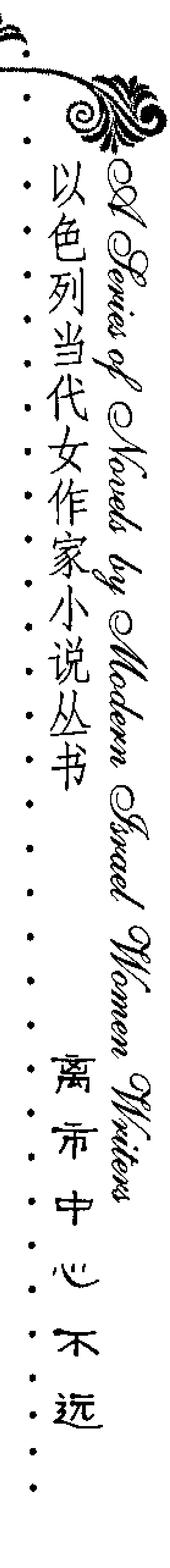
"伊莱娜家。"

"她是个蠢货。"阿维格多说。屋里被他弄得到处是浓浓的烟味。

"她没我想象的蠢。"希夫娜脱下外套。

阿维格多没说什么。希夫娜在等着他开口。





“贫血怎么样了？”他问。

希夫娜尴尬地笑了笑，说：“不记得了，好像是八吧。”

“八？太低了！”

“不，还不算太糟。”

“也许你应该输点血。”

“我想还没到要输血的程度吧。”

一时，两人都沉默不语。希夫娜问他喝不喝咖啡。

“不喝，谢谢。我刚在萨姆家喝过。”

希夫娜绷紧嘴唇没说话，心里有些不高兴。阿维格多和萨姆打得火热，让她感到不是个好兆头，因为萨姆是律师。阿维格多和萨姆一起学法律的，但三年后他放弃了法律，决定进商界发展。可生意失败了，律师也当不成了。萨姆显然在教他怎样分割他们的共同财产。她突然感到很虚弱。

阿维格多仔细端详了她一会儿，说：“你气色不错。”

她笑了笑，她又不是白痴，知道自己脸色怎么样。屋里有面镜子，有时她会照一照镜子。镜子啊镜子，墙上的镜子！她会问，你说还有比我更丑的人吗？镜子说有啊。于是她追问在哪里呢，你能指给我看吗？但镜子不说话了，或者最多对她说，告诉你有比你还丑的人就够了。她关上橱门！

她勉强笑了笑，她的腿紧张得发抖，因为阿维格多还没表示他会不会留在家里。

“萨姆让你留在家还是离开家？”她突然控制不住地问。

阿维格多苦笑了一下，露出一口漂亮的白牙。尽管天气奇冷，

希夫娜却在出汗。她定在那整整五分钟一动没动，她怕干扰他的回答。她感到浑身的血都在往脚底冲，她几乎要昏厥过去！

“留家里。”阿维格多说。她瘫坐在餐桌旁的椅子上。

他站起来，径直走到她面前，抚摩她的面颊，亲吻她干枯龟裂的嘴唇。她很后悔先前没用凡士林涂嘴唇，那样嘴唇即便没有光泽和血色，至少也会柔软一些。但一会她便感觉到他胡须的残楂，她对自己说，他摸上去也不那么光滑。她抚摩他的头发，他这个年龄的男人头上还没有一根白发，真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心里想着，嘴里便情不自禁地说了出来。

他笑了一会，说：“我才四十四岁，你想要我成为什么样子？”

她吃吃地笑着，温柔地亲着他的面颊，他也亲吻她的面颊。

一切和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一样。阿维格多说因为下雨，他要修一修百叶窗。

他问她：“还记得五年前你在这里给我演的一幕大剧吗？”

“当然记得。”她轻声耳语。

他问她是否还愿意为他再演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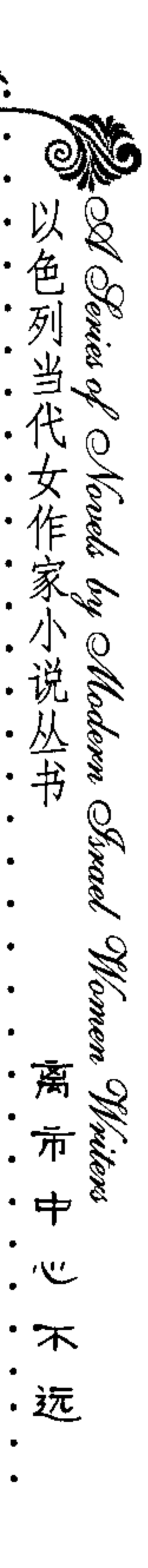
“什么？”她吃吃笑起来，“你等一会儿。”

他等了十分钟，然后问她是否重续了音像图书馆的借书卡，她说还没有。

“真可惜！本来我至少可以看一部色情[①]片。”他为自己的俏皮话足足笑了半分钟。

① 阿维格多在这里用了“blue”一词，英语中的“blue”既可指颜色中的蓝色，也可指影片、谈吐的下流。阿维格多一语双关，所以为自己的俏皮话足足笑了半分钟。





希夫娜把手放在自己衬衫的蓝色纽扣上。是解开,还是不解?解开我就没法改变主意了,因为那无疑使事情更为复杂。我该怎么办?噢,妈妈,帮帮我!

阿维格多走进厨房打开冰箱。

"有可乐吗?"他问。

"没,你冬天买过可乐之后什么时候再买过?"

"那有什么冷饮可喝?"

"水龙头有水,够冰的。"

他把冰箱门砰的一甩,震得几个杯子乒乓直响。她为谁做饭?

"好在这里还有水龙头和录像带。" 他一边用杯子接水一边说。他把杯子举到唇边。

希夫娜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好,阿维格多一杯接一杯地喝水,让人更难辨别事态该如何发展,她脱下蓝色衬衫、里面的蓝色针织内衣和所有的衣服,站在屋子中央冻得直发抖。她看着阿维格多饥渴的后背,等着他转过身来。

阿维格多口渴稍稍缓解之后,转过身来。看见老婆赤裸的身体,他走上前来,贪婪地亲吻她的每一寸肌肤。

直到他整个身子摊放在橘色的地毯上,希夫娜才把他从她身上推开。

她跑进卧室,用睡衣裹住自己,然后又回客厅继续站在中间,阿维格多仍未动姿势,一动不动地躺着。

"阿维格多。"她叫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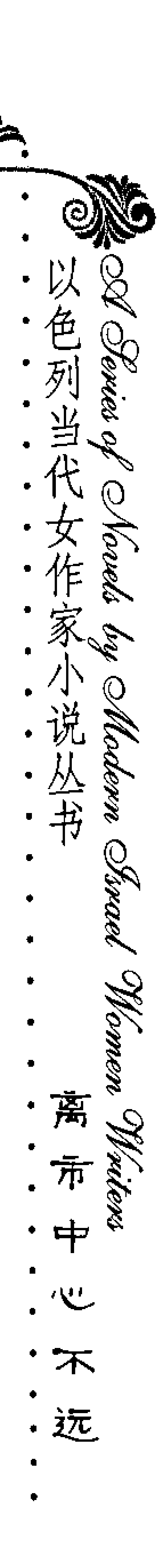
他没答话。

“阿维格多。”

足足叫了十分钟，他才站起来坐在沙发上。

“阿维格多。”

她看着他。



海瑟可力夫

时值战时，正规军和预备役的士兵们日子不那么安逸，偶有一两天的休憩，但这种时候很少，休憩的时间也很短。我们说的这个战时，是战争的中后期。战争仍在继续，但公众的情绪疲乏而厌倦，仿佛战争已经结束了似的。尽管一再呼吁遏制这种情绪，但相反，亦有许多理由支持这种情绪。有人对这场战争毫无兴趣，甚至不知道谁胜谁负，他们的心思全放在别的事情上了。

萨曼达走出电影院时，天还亮着。夕阳的红光照在她兴奋的脸庞上，虽然这红光随时会消失在那座丑陋的办公大楼后面。这时她的头脑里闪现的，只有一个字，海瑟可力夫。她十四岁，难怪会这样。

踏上出口的台阶时，她用手迅速抹了一把眼泪，手被弄得湿湿的，电影票也湿了。她扔掉湿涔涔的电影票，又擦了一把眼泪，然后穿过马路。

这个大广场已被废弃。她在一幢大楼的台阶上坐下，点燃一支香烟，这烟原本是藏在她布包的最里面的。

这时，三个比她大一岁的人骑着摩托从她身边经过，有一个人看到她在抽烟，打了一声响哨让同伴停下来。萨曼达看了他一眼，

眼里还挂着刚才激动的泪花,她用手擦了擦。

他下了车。

“想兜风么?”他问。

她没理他。

“一起兜兜风怎么样?”他又问了一遍,还是没有回答。

“你懂不懂希伯来语?”他嚼着口香糖问。

萨曼达默默地吸着烟。

“看!她在发抖。”他低声叫道。

另一个人猛地一踩脚蹬,发动摩托车,在广场上兜了一大圈。

第三个人也笑着下了车。

“你在干吗,苏拉?”他问,“不想兜风,是吗?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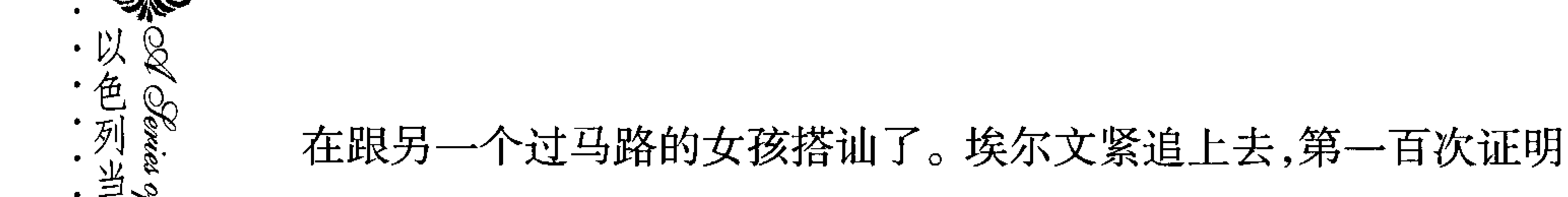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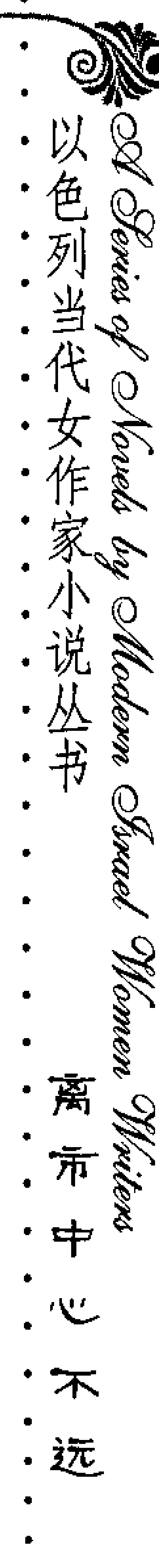
“不想。”她说着站了起来。从远处看,她不像十四岁,倒像十八岁。

嚼口香糖的那家伙被惹恼了,他上前一把从她嘴里拔出香烟猛吸一口。长着一副笑脸的小伙子被他这突然的举动弄愣了,僵住了笑容。萨曼达伸直脖子,轻蔑地瞥了一眼这两个男孩,转身离去,消失在混凝土柱子后面。

“你干什么呀,埃尔文?”长一副笑脸的小伙子责问自己的朋友。

“我最受不了这样的女孩啦,又不漂亮,还以为自己是戴安娜呢!”

长一副笑脸的小伙子发动摩托去追他们的朋友时,那家伙又

在跟另一个过马路的女孩搭讪了。埃尔文紧追上去,第一百次证明自己的马力不亚于朋友的。

萨曼达没精打采地在伊奔大街上走着,香烟的味道很苦。她四下张望,确信没人在看她时,往人行道上吐了口痰。待她抬起眼睛,脸腾地红了起来,一双眼睛正看着她。那是海瑟可力夫的眼睛,绿色的、斜斜的眼光正盯着她看。她观察他的表情,安慰自己,吐痰毕竟是件很自然的事情,海瑟可力夫那带野性的个性不会因此而讨厌她。

海瑟可力夫原本锐利地看着她的表情这会儿变成了笑容,他身穿的绿色绒质外套非常得体。萨曼达解开发结,让头发自然地松散开来。她很轻,如果愿意,海瑟可力夫一只手就可以将她提起,载着她毫无声息地飞奔远去。

一辆满载阿拉伯工人的巴士,在离她不远的红绿灯旁停下。海瑟可力夫和他的马消失在山顶之巅。在那,他还在不停地喊着。她侧耳倾听,只有她才能听到他喊叫声的回音。那些阿拉伯工人疲惫困乏,他们刚干完一天繁重的活儿,正回南部的小镇去。萨曼达没去看那一张张脸,坐在车中间的一个人正在摆弄自己的手枪,但她没在意,甚至他用枪对准她,要朝她射击时,她也没加快脚步。她早就想做恐怖袭击的受害者了。绿灯亮了,车子开走。

这会儿,只剩下萨达曼站在那儿,眺望天空,满天的星星闪着灰暗的光。她把目光向下转了转,越过路边的天线和电线杆,看到绿色的山缘,她已看不见海瑟可力夫的身影,他的喊声也被喧嚣的车辆吞没。就因为这些阿拉伯工人,他才飞驰而去。在萨曼达眼里,他更

崇高了。她慢腾腾地挪了几步，在一棵繁茂的大树旁停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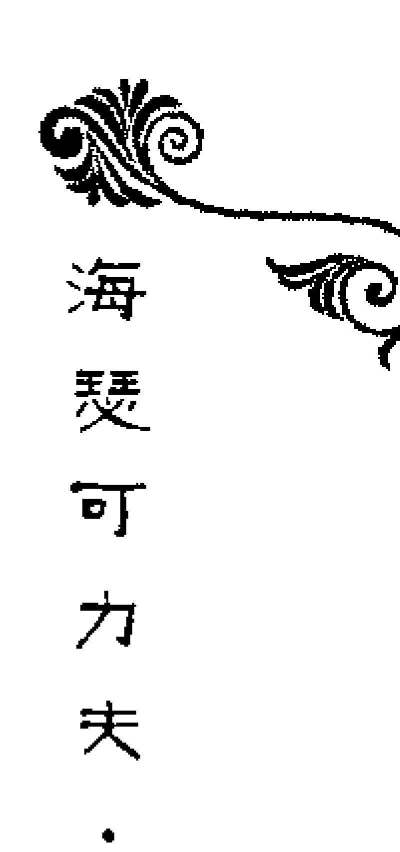
晚上，鸟儿静眠了，它们躲过人类的眼睛，睡在树上，像游击队员似的。萨曼达向大树深处看去，那里一片漆黑，她甚至看不见树叶。她试图摇晃大树，看鸟儿是怎样逃离的，可那树太壮、太结实，树干比她人还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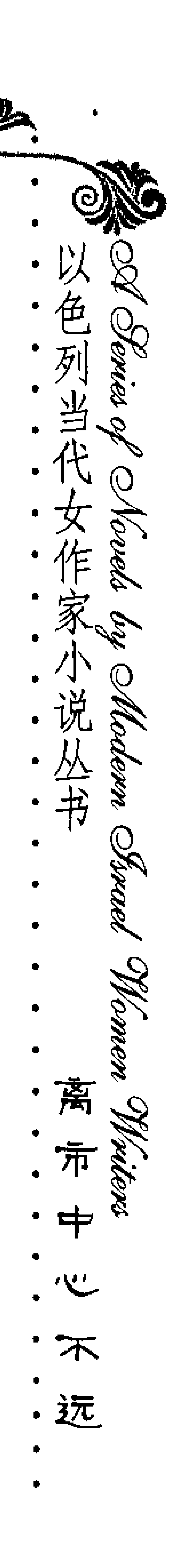
她包里应该还有一支烟。她费力地掏着，摸到黏糊糊的糖块和她上次感冒吃剩的抗生素。她不时地把手从包里抽出，在裤子或者也许是灰色的长裙上擦一把。

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把手伸进包里时，她觉得摸到了那支和糖粘在一起、已经压坏的香烟。她慢慢地把香烟和跟它粘在一起的糖块从包底掏出。包又长又窄，包里有一块已经三天的奶酪、橄榄三明治、削好的铅笔、卷笔刀和一个口红盖，她小心谨慎地拿出香烟，以免这些无用的东西碰坏了精美的香烟纸。

终于把两个东西从包里拿出来后，她开始轻轻地将它们分开。这可需要灵巧的手指，可即便吸毒者发抖的手也比她的两个左手灵巧。香烟撕开了，可糖粘在了她的手上。萨曼达用力甩了甩，试图甩掉粘在手上的糖块，可没甩下来，最后，她把糖块抹在了离她不远的公告牌上。她绝望地坐在那里的一条黄色长凳上。看电影时已有的饥饿感，这会儿越发加剧，她啃起橄榄三明治，嚼到因不小心混在三明治中的橄榄核，把它们吐在手上。

海瑟可力夫下马，坐在她的身旁。他抚摩她的脸，她扔掉手中的橄榄核，把头靠在海瑟可力夫的胸前，他抚摩她蓬乱的头发。萨曼达害怕他会吻她，她从未吻过男人。但海瑟可力夫只吻了一下她





滚烫的面颊，他撩开她额头的头发，看着她的眼睛。

他一句话没说，她真想用英语告诉他——我爱你，可又怕自己的外国口音让自己露馅了。她觉得海瑟可力夫对自己一无所知也许更好些。她不知道海瑟可力夫知道并目睹了一切，并为她的爱所滋润，就像大地被雨水滋养一样。

雨水浸润泥土的气味钻进她的鼻子。也许这气味来自海瑟可力夫。海瑟可力夫双眼凝视远方的地平线，陷入了沉思。萨曼达大胆地抚摩他棱角分明的脸庞，他没有动。她的鼻子很显眼，她希望海瑟可力夫别碰它。海瑟可力夫把脸转向她，没有说话。他们之间有一种超越语言的纽带，她甚至不敢对他笑。海瑟可力夫站起身来，消失在绿色的山峦之后。

萨曼达离父母的家只有一百多米远了，可她宁愿继续朝前走，直到到达本镇北部边缘的河对岸的青山。

她希望现在是白天，这样她就可以在美丽的青草上奔跑和翻滚。可现在这地方漆黑一团，让人恐怖，恶魔、巫婆和漏网的杀人犯随时都有可能从树林中出现。河水是黑色的，连星星都不敢在它上面投影。

一只迷路的狗小心翼翼地跑到她跟前嗅她。她不知道这只狗的灵魂会不会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罪犯的灵魂？或许他一心想的就是冲出来报复呢。

小狗还在嗅她，她使劲扔出一根棍子，小狗追着它跑开了，可又用牙叼着它跑了回来。它躺在她身边打了个哈欠，气味臭烘烘的。它睡着了。

风拂动着树枝。萨曼达没有沉浸在害怕之中。她躺在潮湿的草地上,在上面翻滚。狗醒了。萨曼达把头枕在包上,碰到一个讨厌的硬物。她站起来,朝绿色河岸上唯一的一棵树走去。

在她的表八点半的时候,她给这个地方取了个名字,叫约克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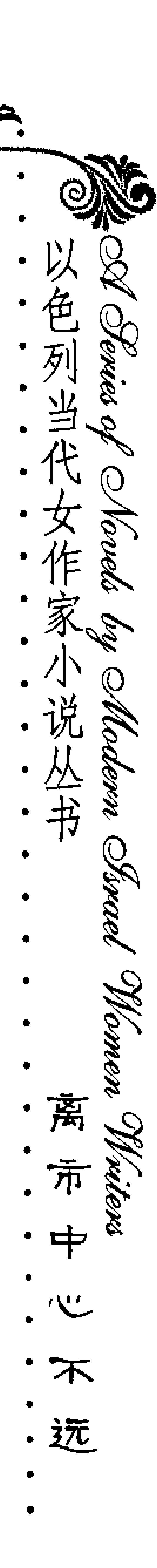
她自言自语地说:“我不欠谁任何东西, 甚至那只半夜改变位置的愚蠢的鸟,以及会从草地跑出来把我吃掉的狼。我是自由的,我属于海瑟可力夫。”

她闭着眼睛躺在草地上,不愿睁开眼睛,但一只男人的手触到她的喉咙,她不得不睁开了眼睛。

那是海瑟可力夫的手。她喃喃地喊着他的名字,他没有回答。她想问他刚才去哪了,但他伏在她身上,解开她的衣扣。吻了很长很长时间之后,海瑟可力夫平静下来,睡着了,呼吸越来越慢。她沉重地呼吸着,一如刚出生时那样,赤裸地躺在约克夏的草地上,羞得满面通红。她不敢移动他,或者叫他移动一下,尽管他的重量压迫着她。她的目光在四处搜寻他的马,但没找到,她猜它可能独自在旷野中奔跑了。狗渴望地看着他,希望能得到宠爱。海瑟可力夫的身体重重地压着她,她的肺感到很大的压力。她轻轻推了推他,他醒了。当海瑟可力夫轻轻抹掉沾在她眉头上的杂草时,萨曼达注意到,他的外套是绿色的,但不是她原先想象中的天鹅绒。

海瑟可力夫对她说:“我得走了。”萨曼达知道,她又要过很久才能见到他,她不知道怎么才能把他留下来,让他别走。他一边走一边弯着身子扣裤子上的扣子。那只狗夹着尾巴跟在他的后面。她问自己是不是怀孕了,忧伤的表情掠过她年轻的脸庞。





权宜之计

丹尼·布拉沃是位富有而英俊的男人，他的百万资产让他跻身举止高雅的上层社会，并帮他阻隔掉毫无意义的空谈。

他那常常挂在脸上的严肃表情，得益于他深思熟虑、自我控制的结果，否则他就不能成为今天的他：城北有一间办公室，有二十个雇员，六十位客户，其中二十位还是重要的大客户。

尽管操纵着大笔钞票，可他从不忘记公正对待自己的雇员，付给他们的薪金都很高，那些没法用现金还他钱的人，可以用加班弥补。他们很感激他在“名人餐厅”为他们提供的免费午餐，虽然规定每菜不能超过二十五谢克尔，但这已足够享受芝麻酱、酱菜、一大块鱼片和一份冷饮了。

布拉沃讨厌奉承，谁公开恭维都被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会直截了当地问，你到底想干什么。

跟他谈话的人常被他逼上两条绝路，不是立刻放弃初衷退下阵来，就是直截了当说出想法，不做任何添枝加叶。

这位朋友虽然已经很小心了，可有时免不了还会漏出一两句恭维的话。每当这时，一旦意识到，他便赶紧闭上嘴巴，让布拉沃去

感觉自己个性已经划定好的清楚明了的界限,然后迅速改变话题。只有在谈过一些不涉及布拉沃和他的财产的无关痛痒的话题之后,他才敢提丹尼1976年到1981年那段艰难的岁月,以及他是怎么克服困难并把困难转化成自己的优势的。抑或,他会问丹尼:

"丹尼,那些拖拉机手现在怎么样了?"

这法子有时奏效,丹尼挺配合。但如果恭维过头,情况就会变得有些复杂。丹尼会看也不看这位朋友,说:

"你这傻瓜,你给我闭嘴,别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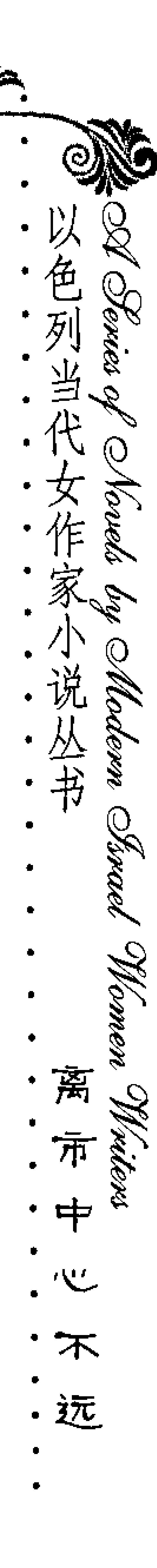
这时朋友便不再说话,开始绞尽脑汁转换话题。但大多时候丹尼不需要和人交谈,包括这位朋友,毕竟,丹尼有坚强的个性!

这样的夜晚常常这样告终:朋友和丹尼一句话也没说,朋友独自吸了半包烟,丹尼一支也没吸,最后朋友一瘸一拐地离去。

早些年,如此长时间的沉默对这位朋友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但自第三年以后,朋友学会了在这种沉默中想些特别的事儿。没事可做,只有瞎想了。每当丹尼看也不看他、起身去干自己的事的时候,朋友便开始默记他周围所有东西摆放的位置,这样,下次再来看丹尼,就可以从东西的变化上来推测,丹尼这段时间做了什么、谁来拜访过他。等到感到做这些已没意思的时候,他便开始一动不动地盯着雪白的墙壁的某一点,强迫自己想些愉快的事情,比如他从未去过的瑞士湖泊。

布拉沃这些年也有变化,他让自己退居其他房间了、开始煲电话粥了、给自己做清淡的饭菜或者斟饮料了。布拉沃越孤立自己,这位朋友便越发想不出自己该干些什么来打发时间。他开始焦急





地搜寻新景观，大楼、乡村田园风光等。阳光下，它们总是显得毫无生气。假如没有这样的画面可看，他便开始数有多少只羊，有时也会换换，数有多少只牛，或伏在石缝中伺机袭击海滩上无辜游客的蛇，以此打发时间。

到了晚上某个特定的时间，当布拉沃明显流露不耐烦时，朋友会起身说：

"我该走了，再见。"

丹尼转过身来，思忖地看着他，挥挥大手以示再见。

朋友走到门槛的一刹那，他会向他喊一声晚安。对此问候，朋友从不作答。他喜欢离开这豪华公寓时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一个星期二，就是电视上播放假如原子弹在特拉维夫爆炸会导致什么后果那个节目的那一天，朋友来迟了。布拉沃坐在彩色屏幕的对面，边喝啤酒边看节目。他一个人在独自窃笑，看到自己如此熟悉的地方被炸成碎片，他觉得很可笑。平时笑容可掬的评论员，在这个节目里却一脸严肃，他说爆炸是通过高超而昂贵的技术手段模拟而成的，为了制作这一节目特意从日本引进的。几个月前他们播出了一个与此类似的有关东京的节目。

丹尼没有不安全感，也许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特殊效果模拟而成，或者因为他经常不在市内。他一年要飞五次纽约，到欧洲各首都参加四次专业会议，还一定得去法兰克福四次，因为他想投资，他不想把钱放在以色列的银行里。

评论员在历数爆炸可能带来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时，语调尤其充满怜悯。之后，节目便是一些毫无趣味的重复，丹尼关掉了电视。

丹尼饮尽最后一大口啤酒，将空罐扔出窗外，罐子越过八层楼层，落在人行道上。丹尼有时把东西从阳台扔下去，即使刚巧打在人的头上，也不会有太大的伤害，更别说致命了。

这时，假如他的那位朋友刚好在场，他肯定会拍手大笑，跑过去躲在阳台上那些高大的植物后面，看罐子砸中人了没有，并向坐在那里笑着看着他的丹尼报告。

布拉沃又开了一罐啤酒，打开电视看那个节目的结尾。节目刚结束，电话铃响了。

"什么事?"丹尼问，他知道肯定是他的那位朋友打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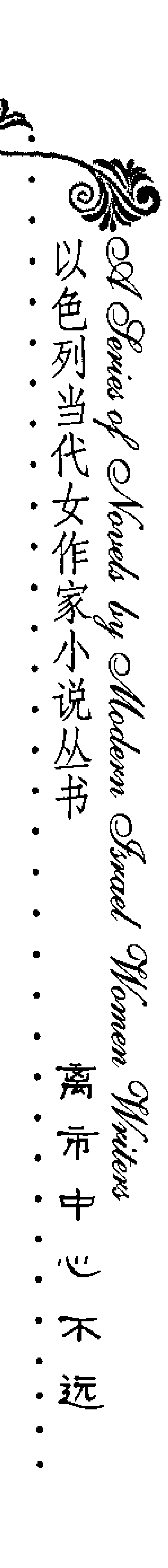
"丹尼吗?"他听出是姐姐蒂拉的声音，心想真不该接这个电话。

她问他看没看那个节目。"没看。"他说，他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他在干什么，尤其是蒂拉，她一知道的事，准会弄得沸沸扬扬。她离婚了，当时跟丈夫有法律纠纷时，是他帮她请的律师，使她脱身。她很感激他，打那以后，她就觉得应该每天给弟弟打一个电话，跟他讲自己上班的地方的奇闻趣事逗乐。每次打到最后，她才泄露自己的真正用意，她想听弟弟从男人的角度，对她新认识的男友作作评论。这次她问的是给她十岁的儿子做家教的数学老师。

"你说他是不是真想和我一起生活?" 她问，"在门口一看到我，他就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一直放到最后一刻，就是说，直到我离开，他才把手放下来。我怎么才能确定……"

弟弟打断她的话，是的，是的，他肯定是想接近她，也许已经爱上了她，谁知道呢?他觉得他的姐姐既浅薄又烦人，他想打发她。蒂





拉最后说他的确十分出色，并说不影响他看电视新闻了，便挂断了电话。

丹尼站在凉台上，用手擦了擦额头的汗珠。

没有意义的城市的灯光在远处闪烁。他选的地方是很不错的，尽管有飞机的噪音，不过他已经习惯。飞机场甚至对他是个安慰，让他想起他在这过去的六个月里错过的出国旅行。一架小型民用机正要起飞，飞往本国的某个地方。布拉沃看着飞机的影子。飞机起飞了，布拉沃忽然有股冲动，把还装有半罐啤酒的罐子朝飞机砸去，罐子没有打到飞机，在空中划出一道长弧，啤酒从里面洒了出来。

朋友该下车的那一站已被废弃。丹尼下楼，靠在巴士站的柱子上。远处，一个影子朝这边走来。他不想大声叫他的这位朋友。走近才发现，那人不是他的朋友，是史姆里克，一个还要靠父母养活的寄生虫，一头地道的蠢驴!

“你好，丹尼。”史姆里克说。

“你好。”丹尼敷衍着。

史姆里克咳了几声，继续朝前走。

“有烟吗?”丹尼朝他背影喊。

史姆里克递给他一个白色烟盒，待丹尼拿出一支后，继续向他父母的住处走去，他又要从父母那榨出几毛几块来了。

布拉沃抽着烟，想起有一次赴朋友之约迟到的事。记得那是冬天，他正在开会，有个也许每年能获五十万利润的机会，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两位客户作了六个小时的

谈判，他们是一对兄弟，五十多岁，拥有一个咖啡进口公司的五十多岁的兄弟。谈判中他不断穿插些妙趣横生的笑话来缓解紧张的气氛。

办公室里，他一边为他们调制鸡尾酒，一边向他们解释自己用的是什么原料。比起眼前的这一切，他觉得让他朋友在雨中等半个小时根本不算什么。他的这个计算后来证明的确完全正确。

等他到家时，朋友已经全身湿透了。他不敢在楼梯口等丹尼，怕邻居生疑报警。

看到丹尼时，朋友气得眼睛冒火。他还很臭，弄得布拉沃很恶心。他俩一刻也等不及了，匆忙进了公寓。丹尼叫他朋友去冲个澡，他清楚地记得，朋友洗完澡，穿着他从新加坡带回来的浴衣走出来，他给了朋友一个耳光。

“你眼睛长哪去了。”说着，他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朋友面无表情地脱下浴衣……

那没良心的史姆里克又从布拉沃身边走过，布拉沃没理他，史姆里克也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在他决定等十五分钟的时间过去以后，他上楼取了车钥匙，朝巴特亚姆[①]飞驰而去。

“他不在家。”朋友的母亲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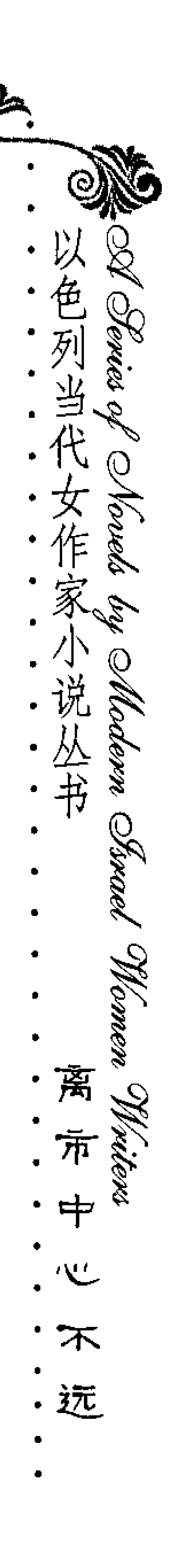
他把她轻轻推到一边，看到他朋友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天花板，连丹尼向他走来时也没移动视线。

“你来不来?”丹尼问。

朋友的母亲提着一桶湿衣服从他们旁边走过。

① 以色列地名。





朋友勉强地笑了一下。

丹尼在一张手扶椅上坐了下来，仍然在生闷气。

“把东西给我。”他生气地喝道。

短暂沉默了一会，朋友伸出手，从口袋中掏出一个用橡皮筋紧扎的小塑料袋，扔在桌子上。

布拉沃抓起袋子转身就走。路上的行人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的豪华赛车。

一到家，他便开始手忙脚乱地做起必要的工作，嘴里还在不停地咒骂那位朋友。以前这些活总是他干的，自己总是像个国王似的在旁边指手画脚。

他的心情莫名地好了些。他躺在沙发上，开始想入非非。

二十分钟后，朋友来敲门了。已沉浸在五彩缤纷的幻觉中的布拉沃没有听见敲门声。朋友着慌了，他忽然想起丹尼可能喝多了，于是更使劲地敲门。敲了十多分钟以后，丹尼才意识到这不是过路火车的声音，他起身走到门前。

“谁呀？”他问。

站在门外的朋友正考虑要不要自报家门，门内的布拉沃又在问谁在外面。朋友按了一下电梯的按钮。布拉沃慢慢从门前走开，躺回到诱人的沙发上。朋友听到离开房门的沉重的脚步声，这么说，丹尼能自己应付了，他愤怒地想。这时电梯到了，但他没有进去。

他又开始敲门，布拉沃没起身，只是咕哝着问谁在敲门。

“开门！”朋友大声喊。

丹尼打开门,朋友走了进来。丹尼一声不吭地躺在沙发上,朋友再也无法忍受片刻的沉默,他企图打开话题,开始讲他来的路上发生的事情。

"刚才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从赫尔开来的公交车右转弯进入柏尔佛,就在这时,一个女人横穿马路,公交车没看见那女人,我想那女人一定看见公交车,但已经晚了,躲避不及。我听见她的尖叫,实在太恐怖,我赶快跑开,我最怕见血,我赶紧拦了一辆出租车。跟你说,公交车上的人的尖叫,那情景实在恐怖。"说完,他看了一眼丹尼。

丹尼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嘴里轻声嘟哝着什么。朋友想了一会儿,觉得他可能是在唱歌,但猜不出唱的是什么歌。他真想一拳打在丹尼光滑的脸上,但他不敢走近丹尼。

最后他冲动地坐在丹尼的旁边,沙发容不下两个人,丹尼起身走进厨房。朋友真想拿起靠在餐具柜上的晶体管收音机往墙上砸,但是他没有,而是跟着丹尼进了厨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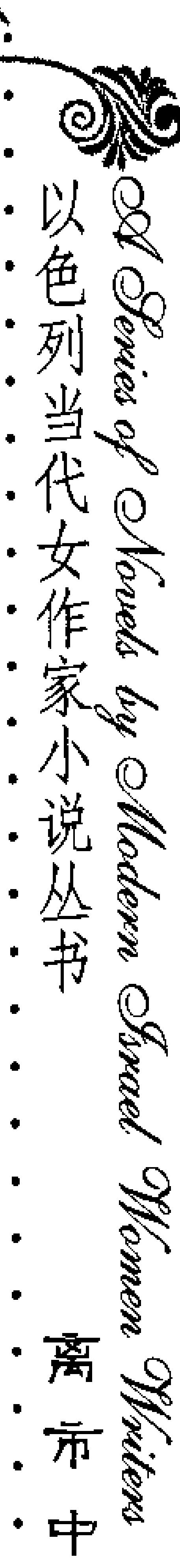


一到厨房,就看见丹尼满嘴塞满食物地从里面出来。朋友发现自己进了厨房,而丹尼又到了起居室。在厨房站了一会儿,朋友做了个鬼脸,又回到起居室。丹尼窃笑起来。朋友坐在扶椅上。突然,丹尼站起来走进卧室,故意让门半开着。他坐在床边,透过门缝窥视朋友犹豫踌躇的模样,看到朋友起身时,他恶意地笑了。

朋友轻轻地敲了一下半掩的门。

"谁呀?"丹尼问。

朋友清了一下嗓子。



“是我，亲爱的。我走前你也许能给我点钱吧？”

“你要多少？”丹尼在门里边问。

“我也不知道，”朋友说，“一千五就够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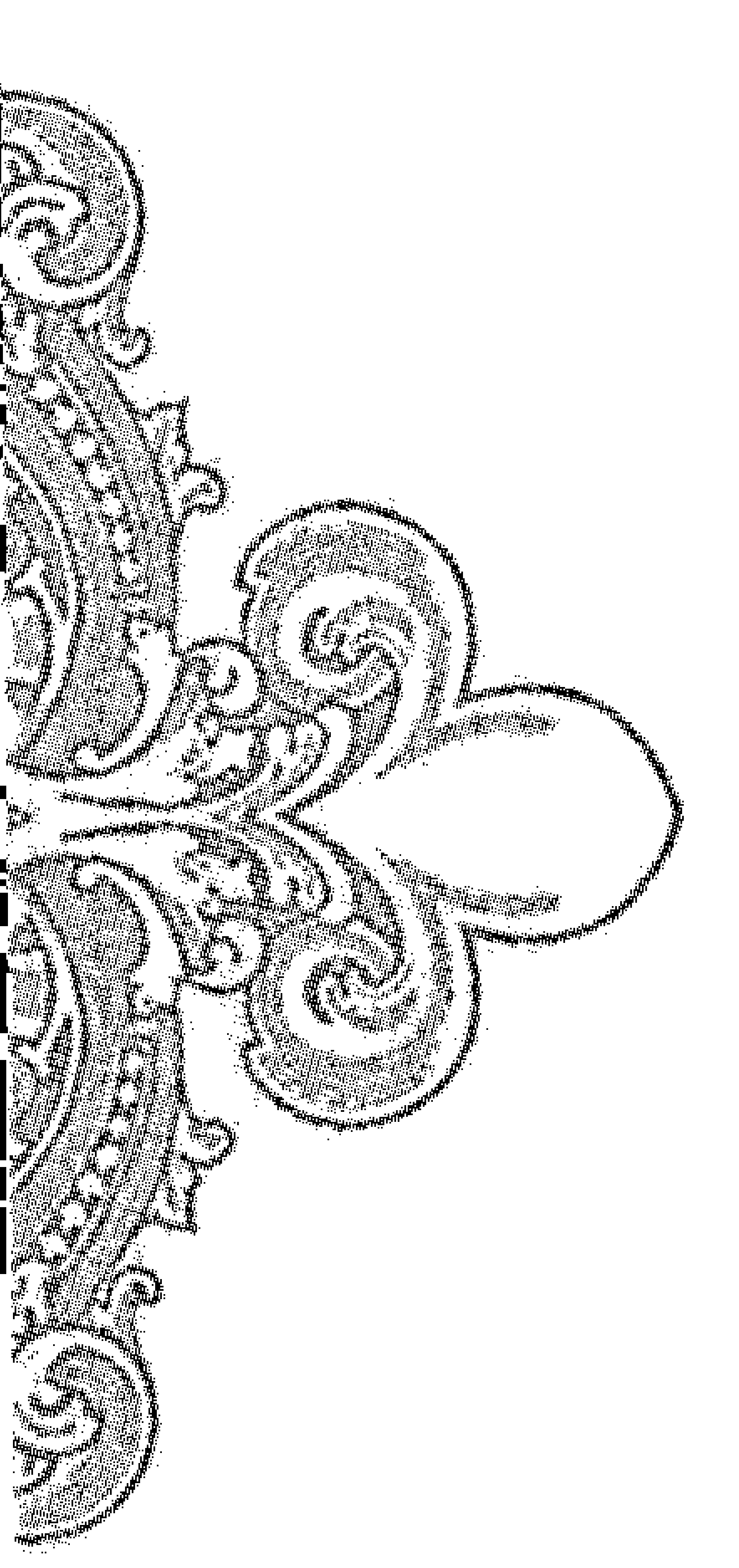
“从我大衣的口袋里拿，”丹尼说，“拿七百五。”

朋友犹豫了一会儿，回到起居室，看见丹尼的大衣放在扶椅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折叠整齐的钞票，迅速数出五千，装进自己的口袋。出门时，他看到挂在墙上的日本女人的画像，把它一把从墙上扯下来，揉成一团。

听到朋友出门时砰的一声重重的关门声，布拉沃自我解嘲道：“这就是现实。”现实就是，有人先告诉你一些事，尔后对你说，听着，刚才的话是假的，然后开始纠正。几分钟后，他又说，听着，刚才的话也是假的，自己又开始纠正。过一会他再说，对不起，刚才的话还是假的。就这样无休无止，直到你再也不会思考，让你变成疯子，或者变成我这样。

BUYAOERZHI DEGUSHI

不邀而至的故事



我妈妈上班了[1]

一天早晨,我在屋里实在待不下去了,于是走出屋子。墙壁在逼迫我,客厅在压抑我,我到户外散步。瞧,我是个偏执狂,这毫无疑问,闷在家里,我感到窒息。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让我产生梦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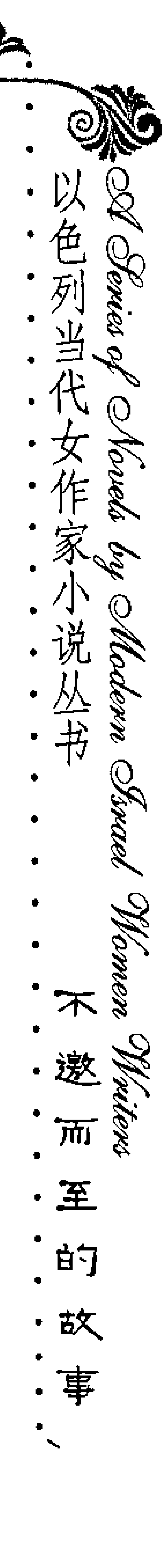
我在一张长椅上坐下,双臂沿椅背伸开,跷着二郎腿,懒散地看着前方。我坐的椅子在一块草坪之上,那是我家附近很多草坪中的一块。你可以在这些草坪上漫步,但不能毁坏它们。这会儿已是十点,我知道一天又将逝去,我知道我不得不让它静静逝去,直到夜幕降临。晚上我可以服一颗镇静剂。



因此,我坐在长椅上暗自思忖:草坪上假如除了我没有别人,这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冬天。我暗想。云朵。昨天下雨了。今天没下。明天也许会下。冬天。寒冷。大衣。雨伞。蘑菇。冬天。没什么特别的,很平常,全是些日常的思绪,直到突然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蜇我,抬脚一看,被蜇的地方正以动画片的帧速肿胀起来。我惶恐地跳起来,试图找到“蜇脚凶手”。我肯定一定是条蛇,或者黑寡妇(一种黑蜘蛛),或者某种蝎子。可是长椅底下躺着一个六



① 此处为阿拉伯语。——译者注



佝老妪,声称是我的母亲。原来她丈夫死了,打那以后她只穿黑色衣服,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之久。

我告诉她说,她不可能是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只要活着,绝不会躺在长椅底下。她耐心听我解释,最后甚至坐在我的旁边,点燃一根香烟。

她浑身散发着尿骚味,我把鼻子扭向风吹的方向,谁要站在她的东边算是倒霉透了。可没人站在她东面。我没吭声,那女人问我是哪里人,她其实是在问我属哪个种族。

"我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我回答说,"可最近我一直期望自己是。我父母其实是开罗人。"

她什么也没说,眼睛盯着前方。我仔细打量她:她穿得很破烂,连她触及到的空气也散发着恶臭。"你要死了吗?"我问她。

"这是什么话?我到现在还没有死,就永远不会死了。"

我觉得她脑子不正常,对她失去了兴趣。

她问:"你最近在写什么?"

"你是谁,鬼魂吗?"

"跟你说过我是谁。我是你妈妈[①],你妈妈。"

"我妈妈?我妈妈不在这,她上班了[②]。——我妈妈?我妈妈不在这儿,她上班了!"

"我是你姐姐[③],你姐姐。"

---

① 此处为阿拉伯语。——译者注

② 此处为阿拉伯语。——译者注

③ 此处为阿拉伯语。——译者注

“你不是我姐姐，我姐姐上班了[1]。——你不是我姐姐。我姐姐上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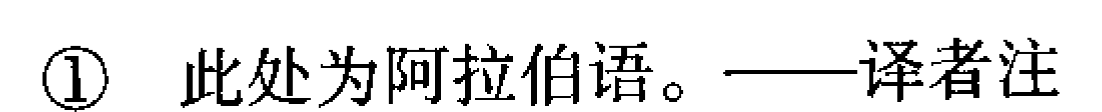
就这样，类似的话题她跟我说了二十多遍。最后她说：“你一生都干什么？”

“嗯……什么也不干。”

“那你有时间照顾我，对吧？把我带回家，把你的房间腾给一个老女人，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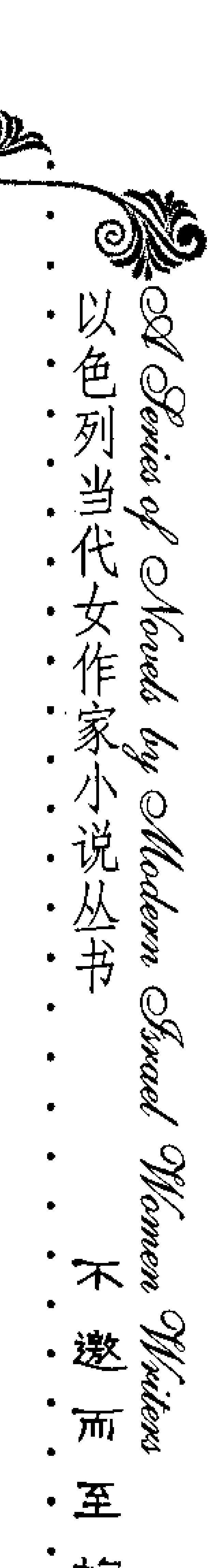
“不行！”

“上帝啊[2]——上帝救救我们。”说着她又躺在长椅下。我很难堪，怕她会再咬我一口，可站起来离开这又觉得尴尬。



① 此处为阿拉伯语。——译者注

② 此处为阿拉伯语。——译者注



基内雷特湖[1]平静如池，你又怎么能失去冷静呢

朋友让我先去太巴列[2]洗泥浴，回来后再谈。

我浑身涂满泥巴，躺在浴巾上，感受泥巴中的水分正在慢慢蒸发。“你必须得转变，你这样很危险。”朋友说我得有所改变，我太紧张了。他说我就像蜥蜴的尾巴，或者说是丢了尾巴的蜥蜴。别那么紧张，放松点。朋友说我需要睡个好觉，洗个泥浴清醒清醒脑子，然后到基内雷特湖畅游一番。

泥浴旺季已过，现在是十月份，太巴列除了一些讲方言的当地人外，已是人去楼空。我给朋友们打电话，跟他们渲染这里的泥浴、烤肉串和炸鱼以及夜深人静时享受的那份安宁。在湖岸散步，不断有侍者煞费苦心地吆喝你吃点什么，待你如若上宾，东西便宜得跟不要钱似的。

让我安静一会儿！我向他们大吼。他们大概都把我当神经质倒霉蛋了，纷纷紧张地退回自己的空椅上坐下。我郁闷，我压抑，我要

① 即太巴列湖，以-叙境内。——译者注

② 以色列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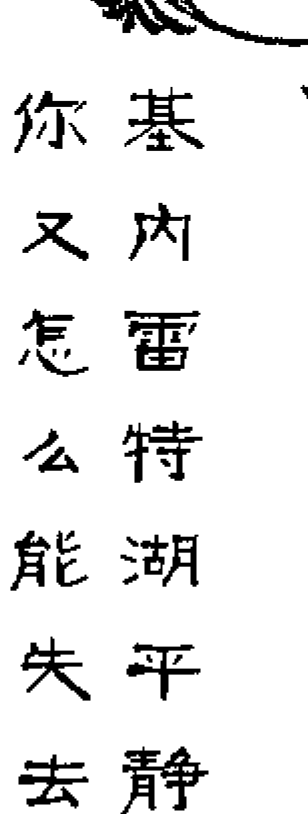
发疯！我憋死了！太巴列，纯净我的心灵吧！基内雷特湖，你不救我谁还能救我？

我又一头扑进黑夜中的基内雷特湖。躺在水面上，我的脚离头很远，我个子很高。

“原因全在我脑子上，”我反复对自己说，“全在我脑子上。问题全在我自己。外在原因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看那群山，多巍峨，多美丽！一切是那么的美好。看这树林！让美丽的景色充满大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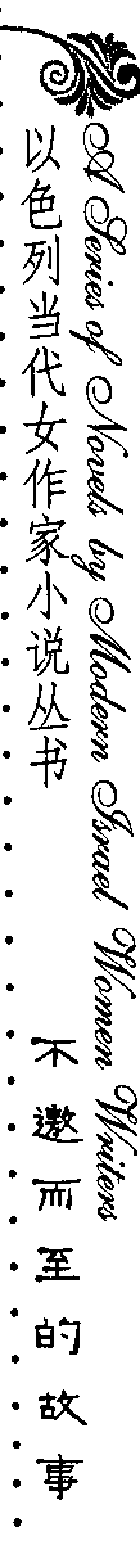
我漂浮在水面上，欣赏着基内雷特湖四周的房屋。我像水鸟一样将头浸在水中。显然我需要尽情地畅游，我转身背对西边的屋子，以爬式泳姿开游。游吧，你这笨蛋，快游！我命令自己。

只要看我游上一刻钟，谁都会说：“你太紧张了！”跟我聊过天的人也都感觉到，我需要的是放松、是涅槃、是群山、是空气，是沉浸于基内雷特湖的怀抱里。



“把头浸在水里，”我自言自语地说，“原因全在你脑子上。放松一点吧，宝贝，你得善待自己，你要客观，逝去的辉煌让它逝去吧，别再找寻了。要学会坦然，学会明辨表象与本质，看透本质。在美丽的山路上驾车时别往深渊下看。天哪，已经安顿下来了，已经扎下根来了！”

我这人有多复杂，这一点我自己很清楚。我感觉有点累，让自己漂在水面上。“你看你自己的身体，”我对自己说，“你看它漂浮在水面上的样子。为什么不能让脑子也漂出身体，让我静一静，让我安生一下。为什么它总像蝎子一样紧紧纠缠着我呢？”



这会儿我离湖岸已经挺远了，我看着那排酒店。

“天堂就在上面！感觉真美妙啊！”

我溅起水花，大鱼开始咬我。

“咬头，咬头，”我对它们喊，“对准头咬！”

回到酒店，我倒头就睡，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醒。朋友们电话打了一个上午，全叫我给他们回电。我列了一个回电名单：

丹尼

西蒙

海木

西拉加

木利

格利弗

朵儿

马拉奇

马梅尔斯坦

我坐在大厅里吃杏饼，一群日本人从旋转门走进来，他们戴着白色的棒球帽，散散落落地站在大厅里，一个日本导游在服务台检查他们的证件。

他们有二十个人，我才一个人。他们是日本人，而我不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山阳[1]来的。

---

① 日本地名。

他们三三两两散坐在大厅里的六角形桌旁。

我把他们逐一审视。一个笑话从一个桌子传到另一个桌子，不一会儿这群人全都哄堂大笑。我也笑了笑。阿拉伯侍者弯着腰，收去他们的订菜单。有趣的是，轮上我点菜竟花了半个小时。

我想回屋，却不能自已，仿佛被粘在座位上似的。汗水布满整个脸孔。我该怎么办？

“侍应，结账。”我叫道。付过钱，我勉强地朝外走去。外面的空气很热，一股潮湿的风在急速地吹着，每小时总有六十海里。一个日本女人跟着我走出来。

“喂，我在特拉维夫见过你。我住在一家酒店的十二楼。你在海里游泳。能游吗？”她用英语对我说。

“是哪天？”

“上星期的某一天。你游泳，晒太阳，你涂防晒油时很紧张。因为你很紧张，所以我注意到了你。你服镇静药吗？”

“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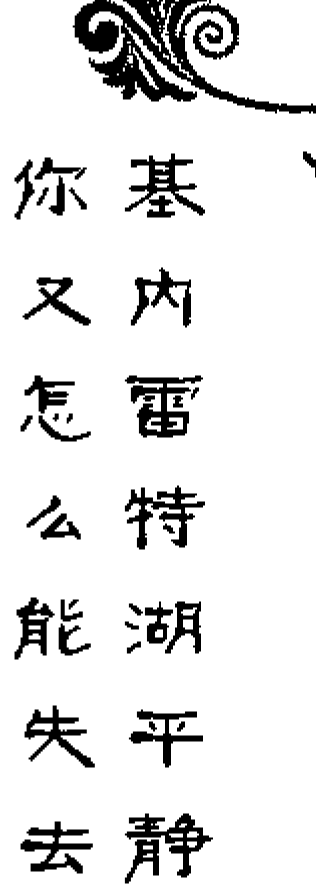
“不服吗？我在给一家叫Su Mu Shu Kuperstein的日本制药公司作代理。我叫泰。想吻我的话，你可以吻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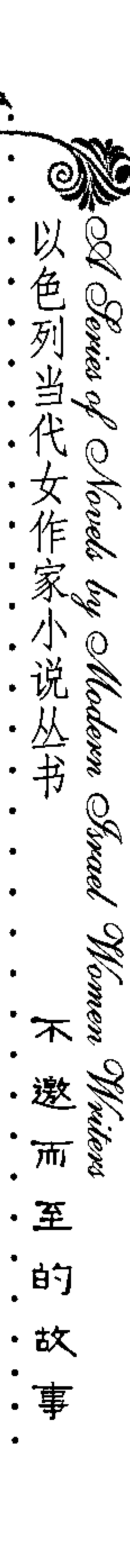
“不想。”

“我们有很多种镇定剂，不是用人造材料制作的，看上去像药丸，其实都是纯天然制品。”

她打开包，拿出一盒，盒上标有日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和英文。

“它们是用产自日本东海岸各种不同的海藻制成的，全取自纯





天然原料。试一颗吧，它能让你整个大脑平静下来。看得出你需要这药，你没它不行。"

我接过盒子打开，是一些圆圆的黄色透明药丸，中间还嵌着一个形状小些、颜色深些的药丸。

"从没听说海藻还有蛋黄。"我说。

"哦，我忘了，" 说着她从我手里夺过药品，"你对蛋黄过敏吗？"

"不过敏。"

"那你拿去吧。喏，咽下去。"

沉默了一会，我说："我能吻你吗？"

"为什么不能？"她说，可我们谁也没动。

"跟你说我们待会干啥，"她用英语对我说，"我们去租条摩托艇在湖上兜风。"

"但你得先保证吃了这药。我跟你说，它很管用的。东京人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服一颗这种药。"

我立即吞了一粒，她也吞了一颗，然后我俩手牵手向基内雷特湖走去。在湖的中央，我关掉引擎，亲吻我的同伴。我感到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她问我：

"你也做Su Mu Shu 的代理怎么样？他们的报酬很高的。顺便问一句，你是干什么的？"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立即紧张起来。我深吸一口气，以赢得一些时间。我把脸转向山脉，现在想来，那是格兰高地，可那时我转向了。

“我想，” 我尽量准确地回答，“我是被称为作家的那一类人。我写一些按他们说法是没有结局的故事。我写具有推动性的小说。曾写过一个半自传的东西，结果使自己陷入更加麻烦的境地。我想，从特定的角度说，我无疑是个作家。而从其他角度说，我是在混淆现实与幻想。”

“你真让人弄不懂。”她说。

“我知道。”我边说边发动引擎。

“结婚了吗？”她问。

“结了，有三个孩子，两个是武士。”

“真的？”她吃惊地问。

我点点头。

“你们住哪？”

“我想，某种角度上说，我住在特拉维夫。但我个人更愿意住在山里。总有一天我会放弃大城市，到山里去过一种更惬意的生活，这一天已越来越近。”



基内雷特湖平静如池，你又怎么能失去冷静呢……

“和我一块去东京吧，我们那火山特别壮观。”

我大笑起来：“我宁愿离火山喷发远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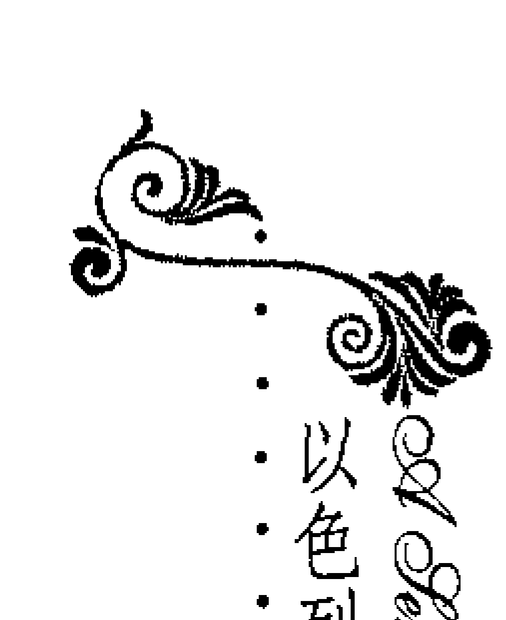
“可你就在火山上呢。”

“你说什么？”

“导游说这里的一切都曾被毁坏过。以前这里是一个巨大的裂缝。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你知道吗？”

“哦。”

“回过神来了吧。”她对我说。



“那么天真！你下船吧。”

“对不起，但我只能从那边下，”她指着岸边说，“神经病，你自便吧。”

“我说泰，亲爱的，你一定想到水里尝试尝试吧。”说着，我企图把她推进水里，可她给我肚子重重一拳，告诉我她的几个兄弟都是相扑摔跤手。

回到大厅，坐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样向她道歉。那拨人已各自上楼进房间了。我很反感那些阿拉伯侍应，他们也反感我。我乞求她原谅，向她解释说，我有时会因一时冲动而不能自控。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不知道是什么控制了自己，不知道该怎样摆脱掉它。她又给了我一粒药，我立即吞下。

“希望是有的。”她对我说。

“我知道，我也感觉有希望。”

“而且不只在遥远、抽象、无望的未来。”

“是的，我知道，我知道。每一分钟我都能感觉到它。我知道。有时候。我知道。”

“希望是有的。”

“是的，是有的。”

“光明是有的。我已经感觉到光明。我知道。光明是有的。火花是有的。希望是有的。炽热的沙粒之下就是幸福。目标是有的。上帝是有的。”

“是的，是的，是有的，不必举例。”

“有的，有的，有许许多多。”

“是的，我知道是有的。”

“此刻，在这里，你和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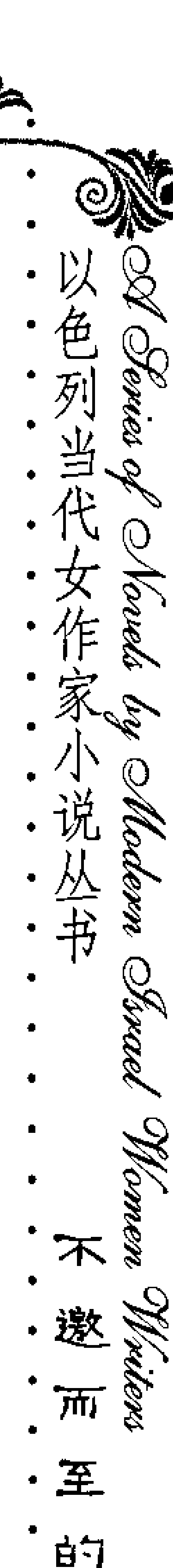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平静些，扔掉所有幻觉吧。”



基内雷特湖平静如池，

你又怎么能失去冷静呢



一千谢克尔[1]一篇稿子

我们其实还没到挨饿的边缘，虽然这要看你怎么看了——房子是很破旧，窗子没了，客厅的椅子折了，墙裂缝了，厨房要倒了，橱柜散架了，家具也早没法用了——但我还是感觉到饥饿的逼近。

此外，丈夫还告诉我，“你已是条破船了。”既然如此，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找能管着所有编辑和主任的主编，我报上自己的全名——名字太长，长得有点滑稽。

我把自己的情况说了说，并告诉他，我有个空前的点子，但我的开价是一个月要有四位数。

我们约好在一家有空调的咖啡店见面。我挤过一大堆人群，这些人我不认识，但不知为什么，却让我很尴尬。咖啡上来时，我开始跟他解释自己的计划。

“你先听我说，”我对他说，“然后你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过我是不会听的，我只在意你的语气，我的触角只捕捉你回答的真谛，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然后，先生，我们就说再见。也就是说，要么永远不见，要么还可能再见。”

---

① 谢克尔，以色列货币单位。

"我洗耳恭听。"他说。

"给我一辆车和一些钱，不是一点点钱，也不需要很多钱——把我编入预算——让我走遍全国。是的，我们要从全国各地开始。我要看到处到底在发生什么。相信我，我已很多年不曾离开家了。我急需与外面的世界接触。当然我不会让你白花钱，我会准确、精彩地描述外面的世界。你让我旅行、游走，我一个星期给你写一篇稿子，一篇稿子一千谢克尔。"

"是吗？"他皱起的眉头像两座小山。

"请你认真一点，行吗？"

"我的好处在哪里，我有什么回报？"

"一星期一篇稿子呀，你没在听我说话？"

"我当然在听，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问你我的回报在哪里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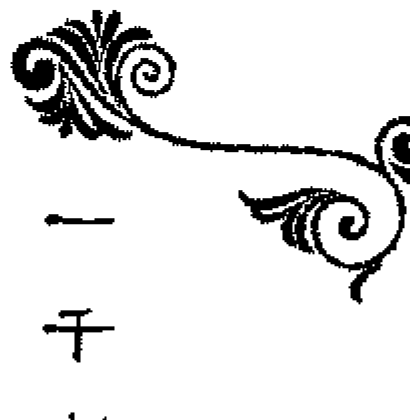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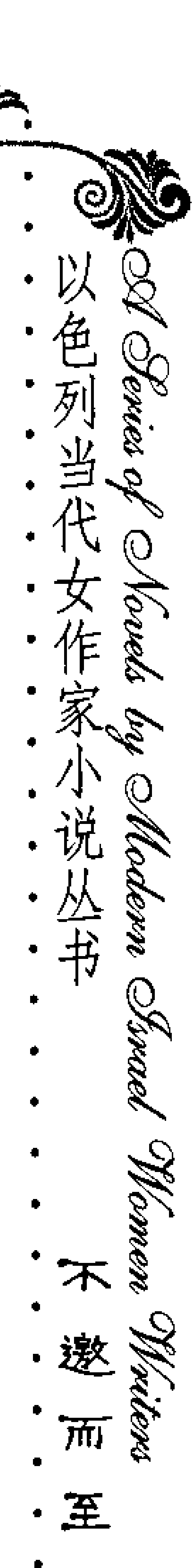
"你的稿子是为自己写的——放松、治疗、休养，你想从我这弄什么？"

"你这样我们就没法谈了。"

"对不起，"他说，"我们不需要每周一篇稿子。报上成天都有数以百计的报道和报道连载。我已经让记者盯住政府每个部长的口袋了，我不需用文学来展示平凡的现实。"

我又给另一家报社打电话，向他们兜售我的提议。这回我把提议扩展了，这毕竟要不了多少资助，遭拒绝实在让我伤心。我说："让我跟丈夫和女儿游走世界。我叫奥莉，现在已是一条破船，可是





我有眼力，先生。我给你们写稿，一千谢克尔一篇，一个子儿也不能少，不还价。"

他说："我们得先看看你的样稿。你先自己花钱去提炼厂，然后把写出的稿子拿来给我看看。或者，如果不去提炼厂，你可以去任何你喜欢的地方，比如，约旦谷地、马塞达、阿拉德、死海，①哪都行。"

"这算什么？我可没想让你们考我。你要么接受我，否则我就去你们对立派报纸《阿维格多尔》，或者其他别的地方。你要么接受我，要么拉倒。"我拿起一个锤子和图钉，砰的一声敲在桌子上。

"好，好，"他叹了口气，"我们面谈吧。"

我们约好在海边海滨大道上的一间咖啡馆见面。我又说了一遍我的提议，服务员过来收拾掉瓜皮和吃剩的沙拉。

这人坐在我的对面，他点了一支烟，思忖着。我的脑子里这时又闪过一系列想法，但我知道它们跟眼前的事没关系，今天对我没什么用处。

"听着，"我说，"我只要你们报纸的一页版面和一千谢克尔一篇稿子的酬金，行吧，答应了。"

他看着大海没吱声，我的皱纹可加深了。这会儿正是下午五点，太阳直射在我的脸上。我用纸巾擦了擦汗。

"怎么样？"我问。

他耸耸肩说："我拿不准。"

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我让他为难。这时我突然觉得，这事从

① 以上均为以色列地名。

头到尾对我都毫无益处。我让他忘掉我们的谈话，就当什么也没发生。可他说他其实很喜欢我的主意，说我们应该过几天再谈一次。

我走上台阶，来到哈亚康街，开始沿一条条通往大海的街道朝伊本·加比罗尔特走去，那是一条偏僻的大街，那儿设有公共汽车站，我在公共汽车站下等车。到家时，丈夫正在看电影录像。

“女儿呢？”我问。

“睡了。”他说，并要我详细谈说说今天的会面。

我故意胡乱说了一通，因为我已把它抛到脑后，立即沉浸在电视之中。丈夫给我介绍前面的剧情，我问到什么他便告诉我。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那人没来电话，我自己也没在等那电话，可经济状况在等那电话。

星期三晚上六点，那位银行职员来我们家喝咖啡，问我们打算什么时候还清透支。

“没打算。”我丈夫摸着脸颊说。

“为什么不刮胡子？”她问。

“不喜欢刮。”

“知道吗，你泡的咖啡很棒。”她对我丈夫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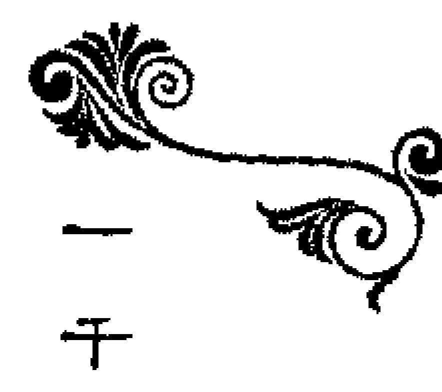
丈夫看着我，因为咖啡其实是我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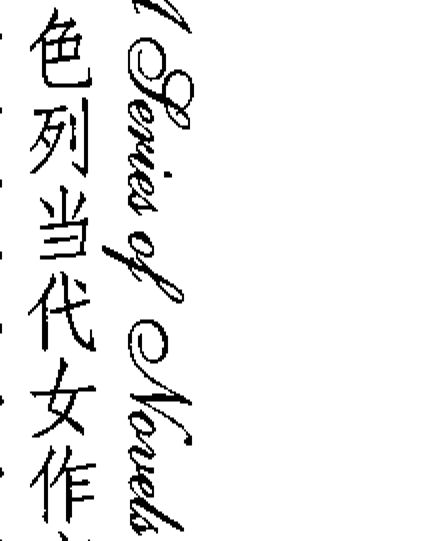
“她泡的。”我丈夫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她问。

“什么怎么办？”我反问。

“如果这有什么你看上的东西，尽管拿好了，别不好意思。”丈夫笑着说。





“真的吗?”她说。

“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有没有空纸箱?”她不客气地问。

“邻居可能有。”我说。

“为什么不像大家一样,每月把工资存在银行里?”她问。

“我跟你说。”丈夫开始跟她慢慢道来,并示意我走开。我于是带女儿去了树林,又从树林到咖啡馆,最后去了酒吧。喝了点东西后,我心里感到暖和了些,再也不想不如一死了之了。烦恼退去,我平静下来,搂着女儿,亲她,静心静气地回答她的问话。她看着我,我不断对自己说,没别的办法,哪还有别的办法呢?我的心就像骆驼的皮肤,平如地毯。

回家时,我看到那职员86年的菲亚特·乌诺正要向大马路驶去。

“你好[1]。”我对她说。

“你好[2]。”我再次朝她说。

“托你的福[3],祝你平安,太太。”

我进屋,看见丈夫和他的三个兄弟站在那打桌球。

“我争取到了八年的延期。”丈夫说,“那时利息肯定飞涨,但管它呢,八年后我们肯定离开这个国家走人了。”

他的兄弟们看我的目光像刀子一样。他们谴责我虚伪、自负,没有修养,自以为是。

---

① 原文为阿拉伯语。
② 原文为阿拉伯语。
③ 原文为阿拉伯语。

我告诉他们,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同意。我开始用芝麻酱[1]拌了很多荷兰芹,他们都爱吃,吃了许多,连盘子都舔得干干净净,我甚至不用洗了,我把它们直接放进橱柜,管它呢!

那一夜好漫长啊,我望着天上零星散布的星星,它们就像撒在我伤口上的盐粒,我乞求赎救,祈祷弥赛亚[2]降临。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不知道。我不是女人了,我丈夫也变得不是男人了。我要死了,变成画了,大家都会把我忘了,我也会忘掉大家。

我要走了,要消失了,蒸发了,完蛋了,死掉了。就这么回事。再见[3],拜拜。别无他路。什么时候呢? 喜剧收场了[4]。二十五年以后,我要死了。我将不复存在。我喜欢人间亲密的瞬间,它让我感动涕零。可此刻我坐在门厅,这无所事事的时刻让我没有着落。我喜欢那样的时刻,当天空真如苍穹时,那才令人心颤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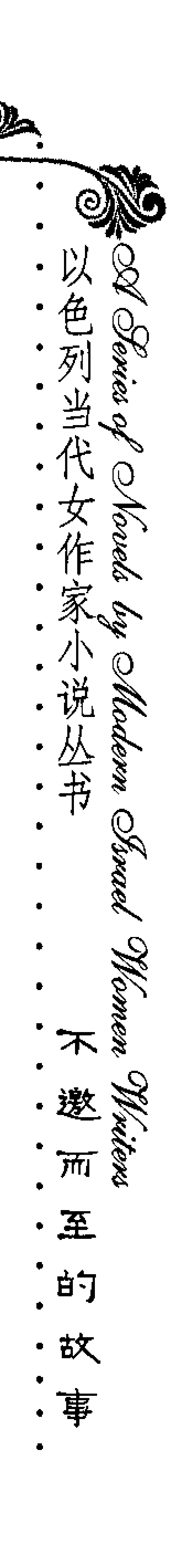
---

① 原文为希伯来语。

② 犹太人心中的救世主。

③ 原文为法语。

④ 原文为意大利语。



宁愿到处觅食的女人

战争仍在持续。而且不仅是战争，还有干旱、蝗虫和其他灾难。总之，人们正在经受灾难。

土地已被破坏。蝗虫没毁的被兔子给毁了；兔子没毁的被人给毁了；人在毁坏土地的同时又毁了兔子。

一个女人，一个胖得走了形的女人，正在田间沿干涸的小道走着，寻觅可食之物。她实在饿坏了，她能一口气吃下一整个菠菜馅饼或蘑菇馅饼，或者六个带奶油的土豆。她真想猛吃一顿，她的肚子已饿得咕咕直叫。仗已经打了好几个月，自那以后她就没尝过正常、可口的饭菜，吃的全是嚼起来像鸟粪一样的硬饼干。

她沿着小路走着，看着黑色的雨燕急速地在空中翱翔、俯冲，看着白色的小鸟飞过田野，它们也在觅食——可哪里还有能吃的东西呢？田里的向日葵干得像刚被火烤过似的，那些白色的鸟儿一夜之间好像老了十岁，洁白的羽毛已变得灰暗，脸上的表情和这个快要饿死的女人一样。女人在小河边停下，河水已经干涸。女人心里很清楚，她知道那是干旱、酷热、蝗虫和战争造成的结果。她朝田野中心走去。

她来到一个十字路口，那儿竖着一个标牌，上面写着各种不同的食品名称，代表不同的城镇，尤其是意大利食品，比如意大利宽面条，以及各种加有干奶酪和肉的面条。离这最近的城镇也有二十公里，胖女人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到达那里，也不知道倘若真能到达，是否还剩下张嘴吃东西的力气。

《圣经》禁止用母亲的乳汁烹饪孩子，禁止把菠菜和牛粪混在一起，禁止捉弄上帝。而且，根据宪法，任何情况下说“是”都是违背道德，不合法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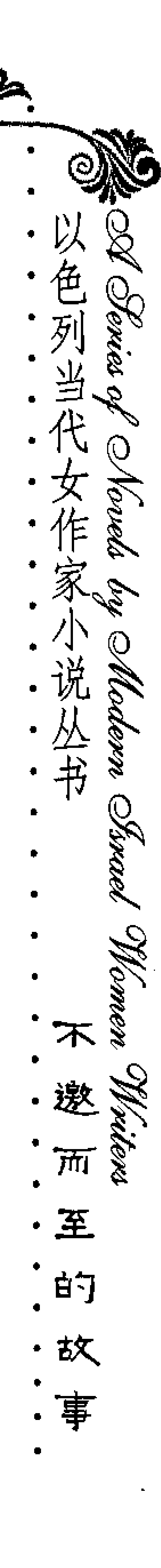
女人来到一个大公园，园内还残有一小块草地。在公园的中央，她看到一条大鱼在一个长凳上烤晒自己。她想拌着真菇吃掉它。她踮起浮肿的脚尖，悄悄靠近它，可它跳进水里逃走了。

看着鱼儿消失的湖面，她想滤干湖水，逮住那条可怜的鱼，吃掉它。她甚至跪下来开始喝湖水，但湖水散发着士兵腐烂的尸体的臭味。女人说她绝不能吃腐烂的士兵——决不能，或许她真的说话算数，她开始吃生的、活的酸模和蝗虫。可蝗虫和酸模间有某种反应，她的肚子开始爆裂般地疼痛，鼓得像怀胎十月的妇女。

大约四个小时之后，她路过一个小客栈，走进去想要些热东西吃（酸模和蝗虫被消化得如此之快，简直让她吃惊），或许那里仍有一些战前贮存下来的牛肉，但他们连废弃物也没有。

女人坐下来，心里想着这该怎么办，这该怎么办，这时她听到客栈外有人在抑制不住愤怒地尖叫。她走出去，看见十万人在叫喊“俄国——回家”。她不知道他们在干吗，用力抓住一个正在喊叫的人的衣袖，问道：





“你们干吗这么大叫？这会儿一定有人要睡觉，士兵干正事前要小憩。”

可那人根本不理她。

为搭便车她已等了一个半小时，但路上只有开往东、西方向前线给战士运送装备的卡车。终于有辆好像叫“75号迷你型”的车驶过，车上载着一个基布兹成员，他刚逃脱厨房差役，去大城市弄树皮，品尝小餐馆生活。

在一家摇摇欲坠的商店旁边，几个小丑正在努力用主动、被动和反身动词结构建塔赚钱，或至少他们自己说他们正在这么干。

小型车带她跑了若干米，直到汽油用完，然后，女人上了开往瑞安纳那的407号快车，并在赫日里阿的中央车站下了车，去买裹有巧克力的冰淇淋，因为在车上她听说这东西在那里正减价。

但所有商店午饭时间都在打烊，她气极了，想找个面包店买些软而脆的东西吃。可赫日里阿所有的面包店都在卖猪肉，她什么也不能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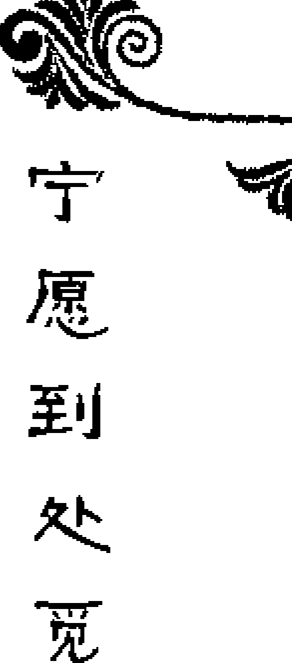
她站到路的另一边，想搭便车去海边。到了海滩她就能吃上东西了，西瓜啦，奶酪啦，夹着煮得很老的鸡蛋的三明治啦，还有番茄和蛋黄酱。人们都穿着比基尼驾车去海滩，他们在家就把游泳衣穿上了，没哪辆车能容她坐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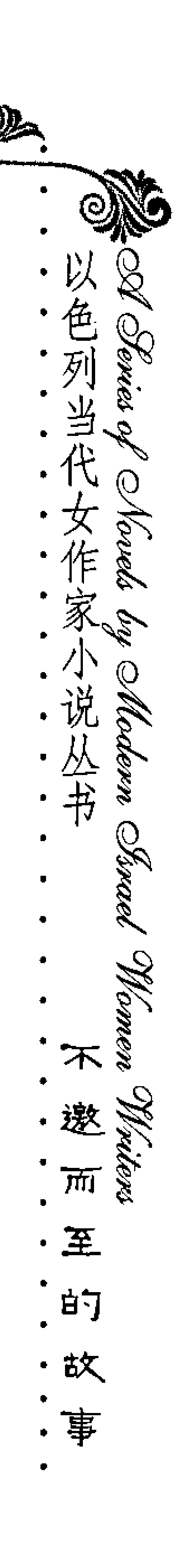
她顺着街道走着，不知道去哪里寻找食物。突然她看到了失望银行，想起自己在那里还有个账户，里面也许有些食物呢。可是出纳员却叫她滚开，说她的账户里除了两根长豆角和一个铁钉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女人说：

“我很失望，可那些东西我也要。”她要了那两根豆角后离开了。

从北到南，一路上她一直在慢慢嚼那两根豆角，她再没别的东西可嚼。她饿极了，她可以一口气吃掉七个沙拉三明治比萨饼。可是现在是战时，人们倒在沙拉三明治球上，这里所有街道原来卖回收的沙拉三明治球的地方，现在都挤满歇斯底里的人，只要可能，他们就相互攻击。不能说那女人块头很大，或者赫日里阿很繁荣，相反，这是它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日子。

女人知道有些事情你不会弄糟的，比如食物和眼睛。即使战争正在继续，没东西可吃，为一棵卷心菜，你也得挖到地球的最底端。如果没别的选择，你就得去墓地挖骨头熬汤。只要能活下来，做什么都行。如果没别的选择，政府只提供葡萄糖，你就只能吃葡萄糖、喝骨头汤，十年、二十年，直到战争结束，直到面包店不再卖猪肉，直到蝗灾转移到约旦或叙利亚。但是只要战争还在继续——谁都知道它仍在继续——你就得挣扎，就得吃屎，即便那很恶心，一点不能令你满意。





想杀人的女人

有个女人想杀人，而且喜欢杀胖子。别误会，别以为她想杀胖子是为了给新德里可怜的孩子们更多一点的食物。她有更隐秘的动机。她想举着手枪，身边坐一条伸着舌头的柯利牧羊犬，击中这个胖子的胃，子弹从另一面穿出，就像东西从人的一只耳朵进去、另一只耳朵出来一样。子弹会击毙这个胖子，或至少会撕开一些他的内脏：比如会影响肚子下部的新秩序，恢复、改革、转变，赶上、重组、解构。子弹击中他时，胖子会惊恐地看着女人，然后像电影镜头中表演的那样，张嘴说“你怎么这样”“为什么打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或者“你打吧”之类的话，然后像棕色沙袋一样倒瘫在地。

可这个想杀人的女人不想让人这样死掉。她不想为结果某人的生命而负责任，尽管这人很胖，吃得很多，而且从小孩嘴里抠出的食物已堆砌成山。没有枪、刀或其他致命的东西，她什么也做不成，可她没有钱。尽管如此，她还是沿街走着，直到发现一个胖子，叫他跟她一起进院子，但这人没进来。你在大街上拦住人，让他跟你进院子，人家马上能觉出会出事，溜得比兔子还快。

你不能把法律抱在手中。你不能弯腰抱起它，拥着它。法律不

是婴儿，绝不是，因为法律和其他东西一样，不是昨天出生的。

无法逃避——法律如果堕落或者失误，你得让它自行处置。如果法律坐在公园的长凳上休息，你绝不能接近它。不是因为它是个讨厌的顾客，也不是因为它讨厌自己所适用的人民，它只不过是不喜欢被过度娇惯，讨厌别人奉承讨好，厌恶抱它的阿姨要它亲她的脸。

这个想杀人的女人以为自己能把法律抱在手里，拥着它，而且心情好时还可以给它换尿布、洗澡。这世界有些东西在大叫，带着我！像个被遗弃的婴儿，像个跛足的狼崽。另一方面，这世界有些东西曾给“垮掉的一代”做侍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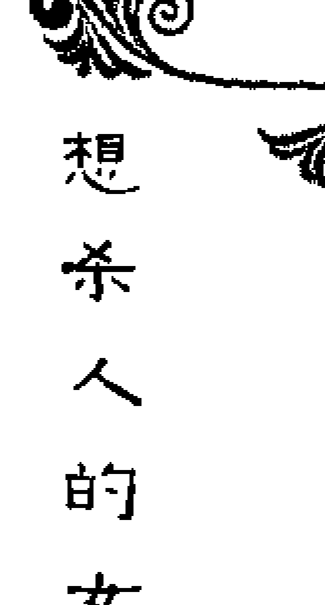
这女人以为这个世界属于他的父亲，如果她真止不住自己，可以杀掉个把胖子。但你不能把法律抱在自己手里，绝对不能。而且，如果有人想知道，把法律抱在手中的人会有什么后果，答案是，他们会被购销，蠢货！他们会在监狱度过余生。

有很多电影和著述涉及并揭露腐败，讨论该不该把法律抱在手中的问题以及抱起法律随意亲吻甚至亲吻它的屁股（不少人这样做，尤其是侦探）的人会有什么后果。

赞美上帝吧！这些书，尤其是圣经，还有别的书，但圣经给他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这个女人想知道，如果她把法律抱在手里，法律会怎样，或者如果她呕吐或突然得了气喘，她又会怎么样。

早晨她很早起床，买了一把体面的手枪和一些子弹，然后开始在城里巡游。一张张脸从她眼前掠过，她在寻找对象，但没有发现





目标。人们按自己惯常的方式走着，他们从你身边经过，一忽儿工夫，你就看不见他们了。

女人来到一个有许多商店的大广场，橱窗里是破碎的玻璃和抑郁的人体模型。她掏出手枪，正欲抱起法律，这时，就像有人挥动了魔杖一般，她把枪管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射击，但弹膛里没有子弹，惊愕不已的女人把手枪扔进广场中央的喷水池，手枪在跌落喷水池的途中变成了一种麻雀或是雀类鸣禽类，飞向远方。它或许是飞向这个世界里的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你可以抱着法律，搂得紧紧的，不会发抖，不会跌落，你可以非常近距离地观察它，探询它的经历。

寻找步话机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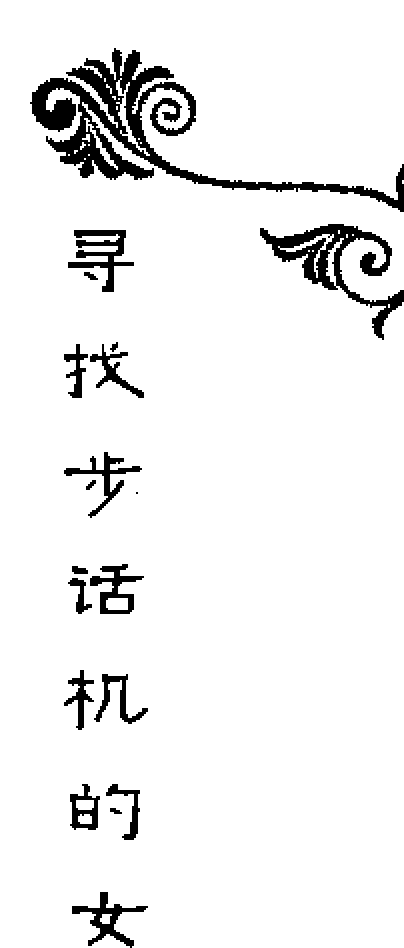
战争正在进行，人人都想参与其中，很多人买了步话机，甚至有人驾驶着军用迷彩吉普车。道路变得越来越危险，只有竖起了旗帜的人才被允许在左边车道上行驶，而其他人在开放的高速公路上全都紧闭嘴巴，用打五折的车票乘巴士旅行。

即使战争结束，人们仍继续购买步话机，他们得了贪食症，无法自控。

一个女人，不高不胖，想要步话机想得发疯，她知道买一个步话机不够，你得有两个才能传送。但她并不在意这些，她只想要一部机器，可没人卖给她，他们说步话机就像袜子、鞋子或者手套，是成对的，她最好再找一个拍档。

没人愿意当她的拍档，因为他们有许多其他事要做，比如要把市场恢复成战前的样子。

但这女人并不知道她该做些什么，你认为她该做什么？一要找拍档合买东西时，问题就来了。你不可能在食品店找人合买面包，那为什么要找人合买步话机呢？但战争正在进行，战争期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人甚至鞠躬、提裙行礼。





女人仍想要一部步话机，可没法弄到。

一天，她在特拉维夫的巴塞尔大街，正巧看到一个谜一般的中国男人站在那里大幅度打折兜售太阳能取暖器，还单个出售步话机，五十谢克尔一个，二十五谢克尔新币加二十五谢克尔旧币。女人赶紧抓住机会，在这个中国男人的箱子里翻找了个八成新的步话机。

她有四十谢克尔新币，商贩同意妥协，降到三十，他们成交了。

女人打开步话机开始讲话，开口以后就再没停过。她沿海岸从特拉维夫一直走到海法，有时在沙滩上走，有时在水中走，嘴里不停地说啊说啊，那些频率被她接通的人不知怎么办才好，简直没法工作。在那塔尼亚沿海公园的咖啡广场，她停下来喝咖啡，这里还卖比萨，二十谢克尔一个，她点了蒸馏咖啡，可这东西除赫日里阿外没哪里有。咖啡店老板不知该拿这个占着桌子点蒸馏咖啡的疯女人怎么办，对同胞的胡闹，他的忍耐已到了极限，有麻烦的人应该找专业人士解决。

女人已经没有话可说了，她已经将自己的经历重复了二十五遍，她的根、她的愿望，她背诵她能记得的书中的所有段落。终于黔驴技穷后，她开始唱歌，唱首段或者副歌。她搜遍所有节日，唱遍所有老歌，频率被她接通的那些人被她弄得头痛，只得换到其他不能用的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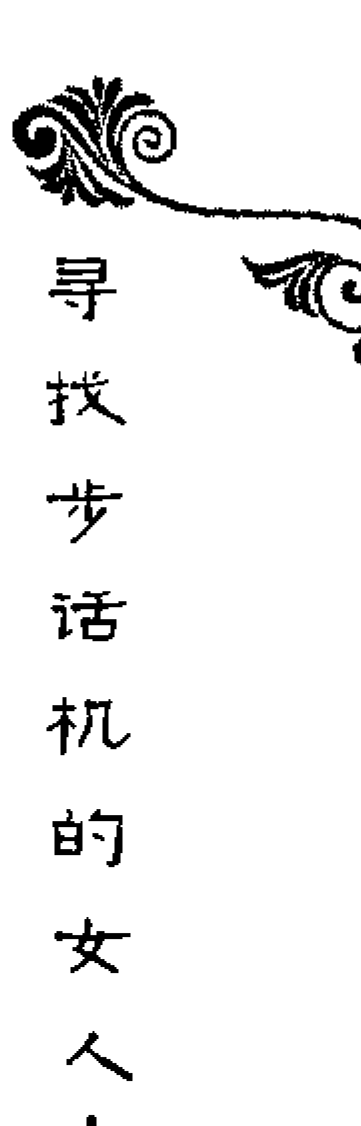
女人继续唠叨——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女人一定吞进了一个收音机。她的步话机开始冒火星，它已大大超出负荷，可这一切不能阻止她惊人的告白的能力。

走过亚阿括夫河不久，步话机自己用流畅的希伯来语告诉她，该停下来了，因为已经到了要损坏的极限，它没法忍受了，出于同情，她也该让它歇歇！她不是唯一一个，还有其他顾客，女人这才停歇下来，直到到达客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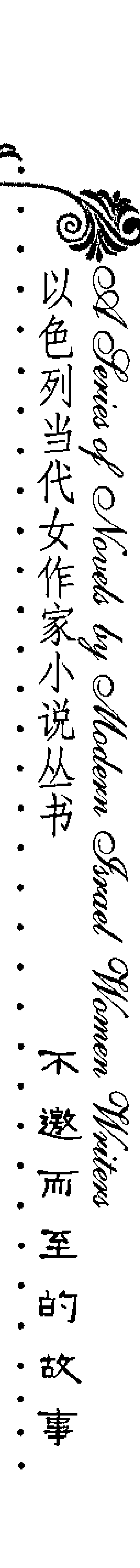
在客什岸边，女人仍没说话，她取了一些水样，想比较一下海法的水和特拉维夫的水的异味，但没什么可比较的，两条河都令人作呕，女人知道得把它们的水彻底抽干。她接通所有干洗公司，请他们带大电扇来吹干客什河和宴库河，排掉河水的臭味。她用步话机指挥着整个运作，以及用意大利大理石铺垫客什和宴库河床，然后，当所有居民示威、抱怨为什么不处理亚历山大河时，她说她很抱歉，不可能把全国所有的臭河都整治好。

一切做完之后，她听到警车来没收她的步话机的警报声，防备她会突发奇想，让水淹没忽莱峡谷，破坏基布兹[1]农业的基础结构。

女人顺从地交出步话机，她说她已经厌倦它了，她老了，她要回家。



① 以色列的合作居留地，尤指合作农场。——译者注



手被信箱卡住的女人

有个女人,数年来一直在等待一封重要的信件。她不知道信是谁寄的,它可能是一张大额支票。女人焦急地等待着这封信,尽管没人欠她什么。

她是那么渴望这封信的到来,每天都会打开信箱,拿出里面所有的东西,主要都是些广告传单或水工的电话号码之类。

她把它们揉成一团扔进花园里盛开着的玫瑰花花丛的旁边,上楼去。这事已持续多年:她一早起床,在附近跑步,然后回家,这时也许看到邮差来了,便等着他。

一个晴朗的日子,邮差没来送信,接下来的一周也没来,女人到当地邮局去问究竟,邮局的人告诉她,邮差出了交通事故,情况很严重,但已经稳定。

女人不知如何是好,她很空虚,甚至绝望,回去吞下所有她已发誓不再碰的东西。整整两个星期,她只收到一些虚假的广告,直到有一天,她看到有新邮差来了。

新邮差显然是个新手,总投错信件,把街那头别家的信投到这边来。

自从信件弄乱以后，就像出现了噩梦，梦见猴子被烧似的。女人开始整日梦见被烧的猴子，梦见市营的动物园关猴子的笼子着火。梦中，她在看黑色的狒狒，她觉得它们和狒狒的影子一模一样，但它们是被烧的狒狒。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难耐的夏天来临。女人并没接到令人兴奋的信件，收到的只是无味的东西，她厌恶地把它们粘在告示板上。

一个晴朗的日子，女人走过一个小泥坑，信箱钥匙掉进去不见了。女人在泥水中摸了一个半小时也没找到。

她不知该怎么办，她很看重信箱，绝不愿敲坏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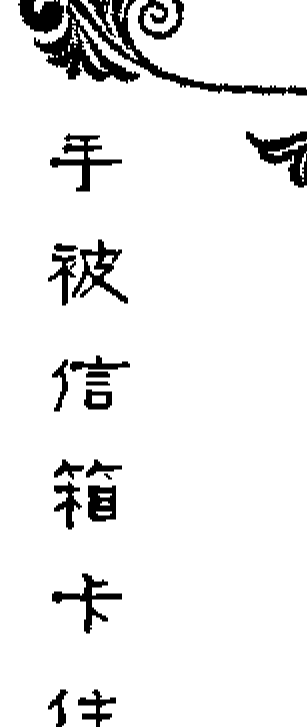
回到家，她从信箱的封口处朝里瞄，看见里面有个像是信件的白色东西，说不定里面装着支票，或者是乌拉圭的远亲来信邀她去乌拉圭度夏呢。

可她的手卡在信箱的封口，拿不到信。指尖已经碰到信了，她试图再往里塞一些，希望能用两个手指尖夹住信拽出来，赶快拿上楼看。

可是没用。她开始着急，全身冒汗，可又不好意思求人帮忙，不好意思自己的被困和等待耶稣解救。

幸好邻居打这经过，说得把信箱封口凿宽，她的手才能拿出来。邻居用从公寓拿来钳子和其他工具，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成功。

这时，新邮差来了，问她们到底在干什么。女人说，出了点事故，而出了事故你就得面对它，从中吸取经验。邮差边听边把信件分发给她的邻居，没有她的。





“听我说，”手被卡住的女人说，“七年了，我每天都来开信箱，可没收到一封重要的信，我在蒙得维地亚有亲戚[1]，我肯定，我在他们那待一两个月他们不会介意。”

“去蒙得维地亚之前，”邮差窃笑着说，“你最好先从这信箱上解脱下来。”

“你有什么好办法？”邻居问。

邮差卷起袖子，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抠，五个小时后，终于把女人的手给弄出来了。女人把手握紧、松开，连续活动了几下，恢复血液循环。

邻居拿来钳子，三人一起把箱底的那封信掏出来，果然是一封信，女人打开信，双手颤抖——那是一张去蒙得维地亚的机票和一张几千美金的支票。

“瞧见了吧？”欣喜若狂的女人说道。

① 乌拉圭首都。——译者注

喜得孪生子反倒受侮辱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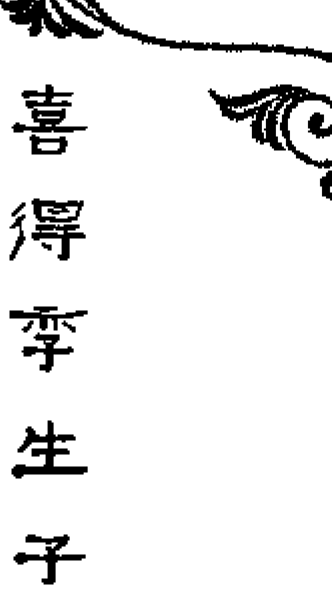
女人感到强烈的阵痛，被送往医院。医生送她入产房时，丈夫也想跟着进去，但女人和大夫止住了他，告诉他没必要，他大可不必世界上什么事发生时都得亲临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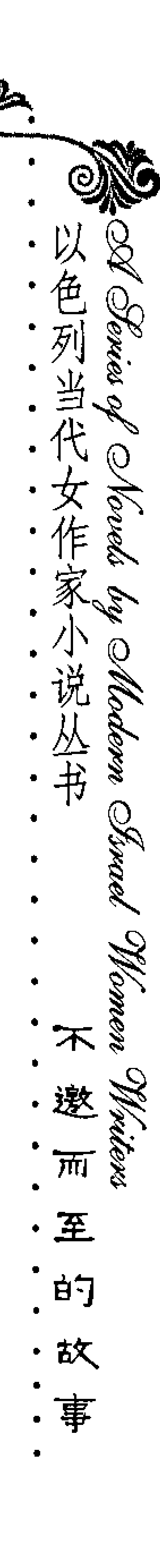
丈夫掏出一包烟，艰难地打发一分一秒。女人疼得彻夜尖叫，不光她一个人疼得叫，产房全是这景象。女人每隔三分钟就有一次剧烈的宫缩。医生告诉她，宫口已开几指，就要临产，叮嘱她，叫她用力时她一定要用力。

宫缩间隙，女人躺在那里听着其他孕妇的咒骂，有的在骂即将出世的孩子，有的在骂丈夫，有的只是诅咒孩子赶快出来。

女人没有咒骂，当然也没大唱奋进之歌。她只是静静躺着，医生要她用力时她就用力。第一个孩子生出来后，医生要她休息一会儿，第二个孩子将在十五分钟后降生。情况正如医生所料，第二个孩子一分娩，护士便对她说，祝贺你啦，两个男孩！她喜极而泣，她感到子宫在收缩。

在外面等着她的丈夫满眼闪烁的全是幸福的光辉，他亲着她的额头说，你真了不起。女人说她已经想好了，决定给孩子起名叫





海木拉比和耐布查德尼查。丈夫吃惊地看着她,叫她先好好休息。

双方家人纷纷拥入产科医院道贺，女人告诉大家孩子叫海木拉比和耐布查德尼查。那一刻丈夫真希望有地缝可钻。

听到这么古怪的名字,大家举着鲜花的手都僵在了半空。

丈夫不知如何是好,他感到自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他绞尽脑汁想劝妻子给孩子取个普通的名字,比如伊泰和丹尼尔,可妻子犟得像头驴。

几个钟头后他气得简直要发疯。每每有人问起孩子的名字,他说叫伊泰和丹尼尔。女人说叫海木拉比和耐布查德尼查。丈夫站在家属休息室旁的走廊上哭了整整一夜。没人劝他,大家觉得这事得他们夫妻俩自己解决。

丈夫在走廊徘徊了一夜,思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大早,他来到妻子身边,告诉她,昨晚上帝向他显灵了,警告说如果他给孩子取名叫海木拉比和耐布查德尼查,他们笃定会倒运。

女人嘴唇苍白干燥,脸色蜡黄,她说昨晚上帝也对她显灵了,要她给孩子取名叫海木拉比和耐布查德尼查。

三天后母子出院，和别人生产后出院时众亲友前呼后拥的热闹场面相比,广场上等着她的只有丈夫和他的小车。

去往耐斯戎纳的回家路上,夫妻俩一言不发,两孩子却哭个不停。踏入耐斯戎纳他们的那套房子以后,噩梦般的生活从此开始。父母各自把自己给孩子取的名字贴在他们的手腕上。没有人来拜访他们,问题显然是因取名而起。孩子的割礼仪式几乎没人参加,仪式上宣布的名字是父亲取的伊泰和丹尼尔，但女人一直在喃喃

自语地说孩子叫海木拉比和耐布查德尼查。

丢人的割礼仪式以后，丈夫把女人带回家，锁在家中的卧室里，然后，他撕下贴在孩子腕上的古怪名字，用黑墨水把自己选的名字再加深一遍。不仅如此，他还给两个孩子做了姓名标签贴在衬衫上。心想，女人看到这一切，总会让步，同意让孩子叫伊泰和丹尼尔了。

可是，丈夫觉得事情越发地糟糕了。朋友开始疏远他们，女人带着海木拉比和耐布查德尼查在公园玩耍，其他的妈妈和保姆总是躲得远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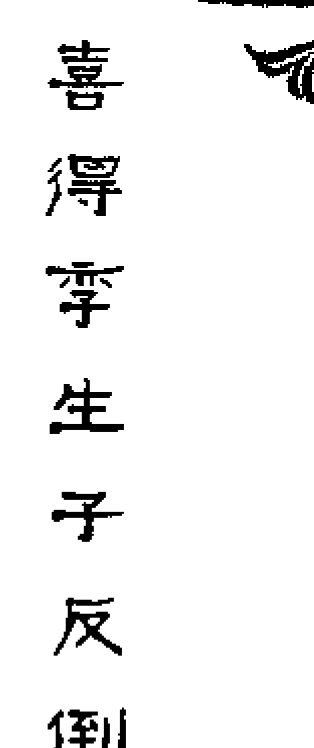
丈夫对此别无他法，只得干脆回去上班，可他觉得日子过得没了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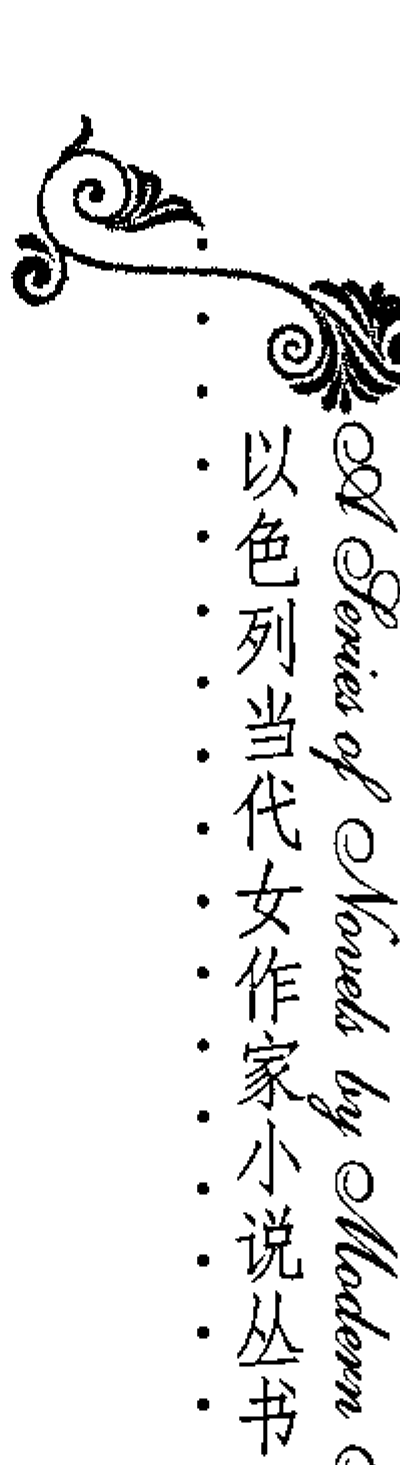
一天，大约两点钟左右，他决定回家看看他不在时家里的情形。他突然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不在家时，妻子不定会干出什么离谱的事来呢。可这感觉不对，妻子在家就是喂奶、换尿布而已，失望的丈夫重又回去工作，心里比以前越发伤心。

不久的一天，阳光明媚，丈夫正在吊车顶上工作，看到妻子带着双胞胎沿码头朝港口走来。他让同伴把他放到地面后，朝妻子跑去。

“早上好，”她说，“你忘了带三明治。”

丈夫失望得放声大哭，他原以为妻子是来告诉他，同意让孩子叫伊泰和丹尼尔了。没想到真正原因是这个，简直如一闷棍把他击得粉碎。他撕扯自己的头发，发疯般地尖叫、哭泣，肆无忌惮地发泄自己的感情。码头上，所有工人都驻足观看他在尘土里打滚，他的





妻子也在一边看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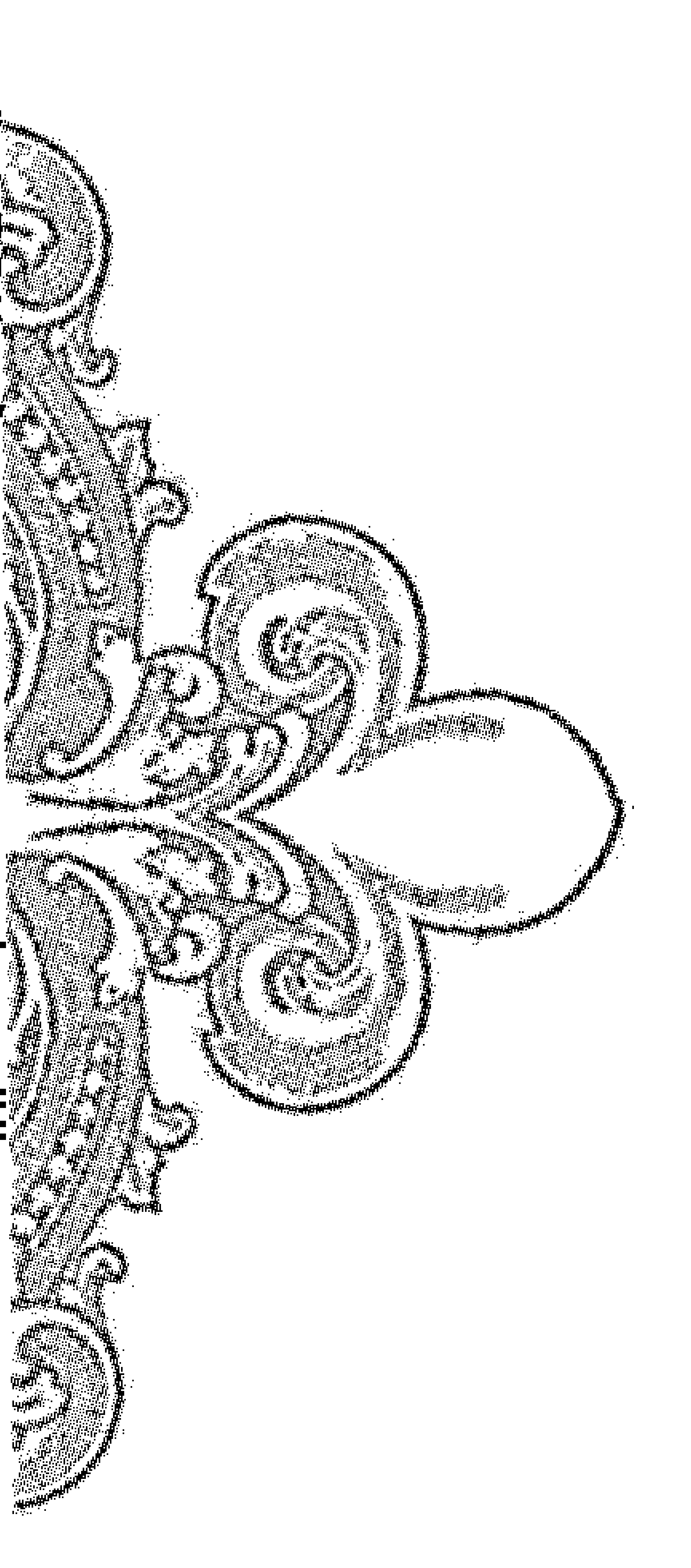
折腾了的三个半钟头之后，丈夫从地上爬起来说："要么你同意孩子叫伊泰和丹尼尔,否则今天就是你、我和孩子的末日。"

"好吧，" 妻子同意了，"但这个叫伊泰，这个叫丹尼尔，行吗？"

丈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不相信海木拉比和耐布查德尼查这古怪的名字已突然从她脑中消失，可的确如此，它真的发生了！

充满敌意的环境

CHONGMANDIYIDE HUANJING



橄榄林中的命案

“我给你带来一个人，”罗尼说，“是阿拉伯人。”

“带他过来。”格鲁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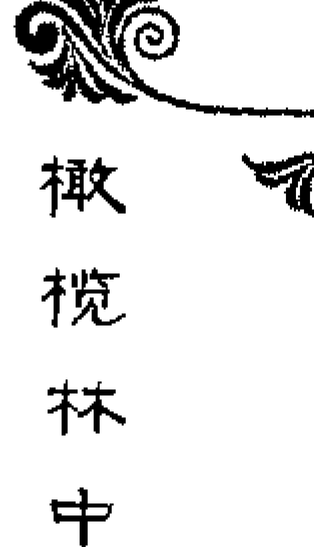
他们叫他格鲁（胶水），是因为他会把人直逼至墙壁直到他说出真话；是因为他脑子里想的事往往总会发生；是因为他有一天逮住自己的女友跟别人鬼混，把她紧逼桌前，在她手臂上文上“我是格鲁的女人，谁跟我黏糊谁会染上梅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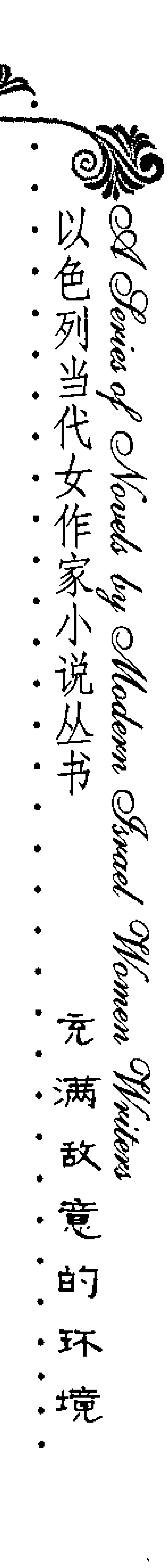
他们安排他与阿拉伯人会面。他是真正的阿拉伯人，就来自那些地方。格鲁虽然甚至连来自雅法和利达[①]的阿拉伯人都不愿打交道，可有时候你没有选择。在格鲁眼里，这些地方的阿拉伯人比和最肮脏的犹太人一起干活的阿拉伯人还坏，而那些犹太人常常会在你那里吃喝半年之后，突然从口袋里掏出铜制身份证。

他们把会面安排在格鲁家旁边的树林里。那是一片橄榄林，已多年没人摘过橄榄，地上到处落的是干枯的橄榄。在这片橄榄林里，格鲁已经成交过多次，他对这里似乎已产生一种怀旧情结。

来这交易时，他总爱穿着白衣、白鞋，戴一顶遮住半边脸的白

① 以色列地名。





色橄榄球帽子，先听对方谈条件，然后再摆自己的筹码。如果双方条件差距太大，他就走人。假如走到橄榄林边你还不喊住他，他就头也不回地继续走了。出这个界限之后，对方再怎么喊，他也不会转身。

格鲁对这片橄榄林有些迷信，超过这片橄榄林后他还没被喊住，他觉得就是一种不祥的预兆，这桩买卖还是不沾的为好。如果没走出树林就被喊住，他会与他们重新谈价。

"好吧，好吧，"他会折回步子，先听他们说，思索一番后嘟哝说，"这事我谈谈我的想法。"

跟格鲁一起，只要有点脑子，你就能和他当场拍板成交。比如，他开价五万，对方还到四万，最后以四万五成交后，各自打道回府。

橄榄林四个角落都安置有守卫，为的是防备警察和那些来乞讨或勒索的瘾君子，因为这帮家伙为着一个十音度的留声机，能卖掉自己的妈。保镖们手里都有武器。谈这样的大买卖，万一遇到麻烦，他宁可死掉，也不愿被逮进监狱受罪。

格鲁从未被抓过，这是众所周知的。他贿赂警察，偷来的东西给警察百分之十的回扣；贩毒赚的钱给警察百分之十五甚至是二十的提成。

那阿拉伯人准时到了，说他手里有从土耳其来的货，他带了样品。格鲁在试样品，他把样品放在指尖，用鼻子使劲吸了吸，然后又用舌头尝了尝。阿拉伯人突然抽出刀，按动按钮，朝格鲁直刺过去。刺第一刀时，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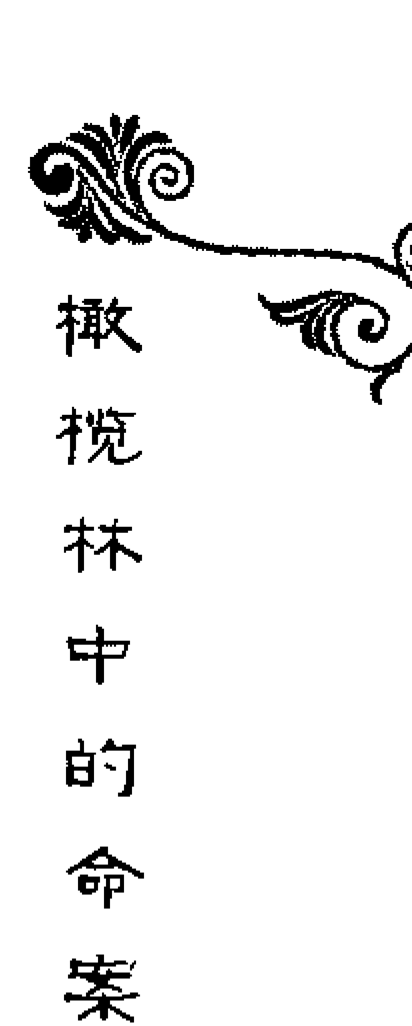
"这一刀是为我兄弟尤萨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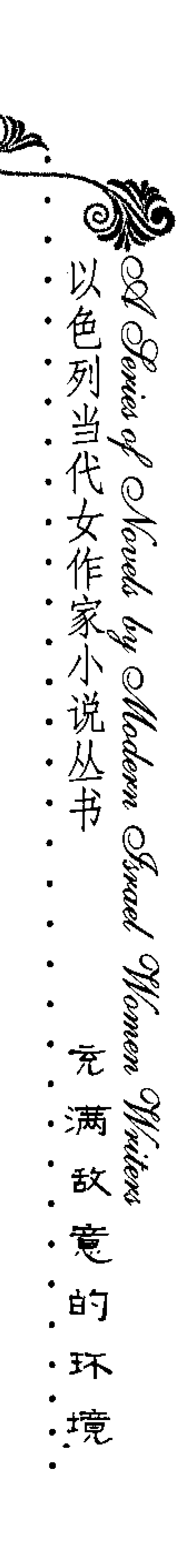
又刺第二刀，“这是为我姐姐费扎的。”

再刺第三刀，“这是为我堂兄艾巴拉罕的。”

格鲁没法向站在橄榄林四角的打手呼救，因为为费扎刺的第二刀刺中他的喉咙，他只发出咯咯几声便了无声息地死去，此时的四个打手正忙着看守划分给自己的区域呢。

“这一刀是为我妹妹桑米拉的，”阿拉伯人还在不停地刺着，“这一刀是为我堂兄默罕穆德的，这一刀是为我父母的。”他用尽全身气力，一刀刺在格鲁的腹部。格鲁已归西天，躺在那里像一根枯萎的树枝。阿拉伯人拿着血淋淋的刀，站在他的尸体之上气喘吁吁地直视着他。





高高的浪潮

我和亚历克斯的生活方式一定有问题。我们生活节奏太快，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他早晨七点多出门，晚上十点或十一点才回家。我比他晚一刻钟出门，和他差不多时间到家。我俩各有不同颜色的日记本，上面记着我们去的地点、时间等。日记本上提前做好了一个半月的计划。我不知道他每顿饭是怎么对付的，我总是吃快餐，经常是在等绿灯的时候啃三明治。

我们的生活条件很优越，有两辆速度很快、带空调的舒适轿车，有一张配有特殊床垫的双人床，可以在上面放松背部和腿部的肌肉。家里的浴室随时有热水，冰箱里放满了冰镇饮料，我们的吧台也总是满满的。我雇了个人，一周给我打扫、整理房间三次，给她额外加点钱，她还能帮我熨衣服、买东西。这着实让我的生活轻松了不少。

我们周末也要工作。我俩各有一间按他的品味布置的书房，我们总是坐在那里，总结一周的工作，制订新的计划。亚历克斯是进口商，进口一切他觉得能赚钱的东西。他的第六感觉非常好，知道什么东西会好卖。他出差自然很多，但一般都不很远。我做服装生

意，我的高质量连锁店很出名，在中部有十二家，北部有五家，还有三家在贝尔谢巴[1]和它近郊。我常一家店一家店地跑，有时还要出国参展，为连锁店购进更多的衣服。有时我还得接待要我为她们设计这样那样裙子的女人。我常对她们说，你是顾客，我是我。你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我乐意听，但我毕竟不是小裁缝，不会听别人发号施令，钱不能左右我，我的设计要表现自己的思想，充分表现自己的思想。

以前我设计的样式更多，现在我只设计婚纱，如果顾客价钱出得高，我也会同意赶制新郎和新娘母亲的礼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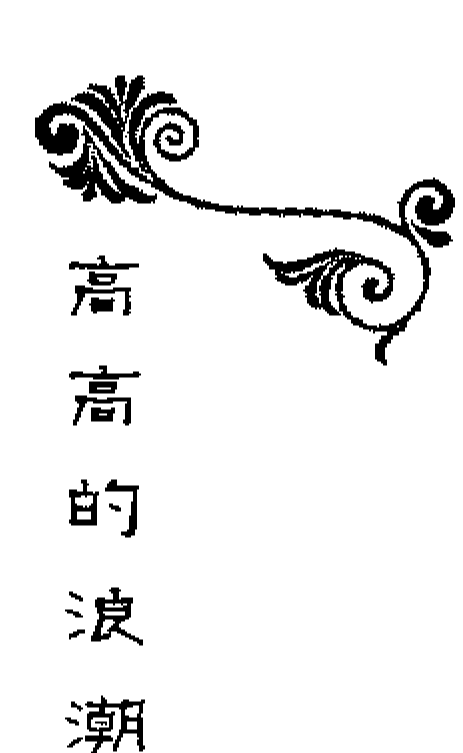
我的要价在全国也许是最高的，只有付得起这样价钱的人才进得起茜茜商店。很多女人只能站在外面看看橱窗里的展品，梦想有一天也能买上一件这样的作品。姑娘们，做梦去吧！

我的每一连锁店的大门的上方贴的都是店主的名字：罗尼特、西蒙尼、舍利、欧法等等。名字下方是不同的字母，在我看来，这些字母代表不同的等级，茜茜一店、茜茜二店、茜茜三店等等。它们其实都属于我，所有这些连锁店，我只不过是把它们租给了罗尼特、欧法、帕兹特或其他什么人，他们付钱使用我的茜茜品牌，而且我还参与分红。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说起自己的店我就滔滔不绝止不住……对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亚历克斯浑身都疼，我的背也很不舒服。我们决定休假几天。亚历克斯说："去海法[2]。""去海法？

① 巴勒斯坦地名。

② 以色列地名。





那算什么度假？”我反对说，“我在大街上开车，随时都可能碰到我的另一家分店，会突然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然后下车重新整理？我可没那劲。”“那去埃拉特①。”他又说。我说去埃拉特也一样。他说：“那我们出国去吧。”我说：“出国干什么？逛街、买东西？你觉得这样度假对我合适吗？对我来说，去欧洲和美国与去加法塔营、耶路撒冷②或其他任何你能点出的城市都一个样。” 亚历克斯说：“好啦，好啦，茜茜，你说去哪吧？肯尼亚，还是远东？你不会穿着和服回来吧？”

我被逗得哈哈大笑，足足有五分钟缓不过气来，亚历克斯有时真的非常幽默。我说：“我要找个没有任何人和事会打扰我们的地方。”

我表姐的朋友在诺曼底③的一处悬崖上有一幢房子，那儿离拉哈夫不远。山崖上凿有石阶，一直通往大海。二十年前我去过一次，还记得那里成百上千的海鸥，和拍打在崖壁上黑色的大海。我跟表姐和她的朋友一起在那里小住，那时我还没跟亚历克斯结婚，是和本尼一起去的，后来我和本尼结了婚，三年后我们又离婚了。那时报刊的专栏上有过流言蜚语，说本尼欺骗了我，我则不得不反复解释说，我俩只是合不来，仅此而已。

那次诺曼底小住似乎没有多少有趣的事，但有一件除外。快到巴黎的路上，表姐突然惊叫起来：“鱼！我把鱼忘在冰箱里了！好家伙，那鱼一两天就要发臭。要发臭的！”为这我们笑了一两公里

---

① 以色列地名。

② 均为以色列地名。

③ 法国西北部一地区，北临英吉利海峡。

的路程。

我给表姐打电话。她跟我同龄,还和原先的男友在一起。我问起她在诺曼底乡下的那所房子,她说没问题,我们可以去住,我们甚至不用来巴黎取钥匙,我们可以直接去那。她告诉我钥匙藏在门前的大花盆底下。

剩下的事就是收拾行装、道别、向店员交代事情,然后登机起程。

我们在机场租了辆轿车,几小时后,亚历克斯已经在搬动那个花盆了。我们把土翻了个遍,把土块儿一一打碎,我们翻掘花圃,手和衣服上沾满了泥土,费了好大劲。

"真太丢人了,"我说,"不能相信家里人的话。"

"是的。"亚历克斯附和道。

我们回到村里给表姐打电话。

"在花盆下面,就在花盆下面。"她反复说。

"花盆下面没有。"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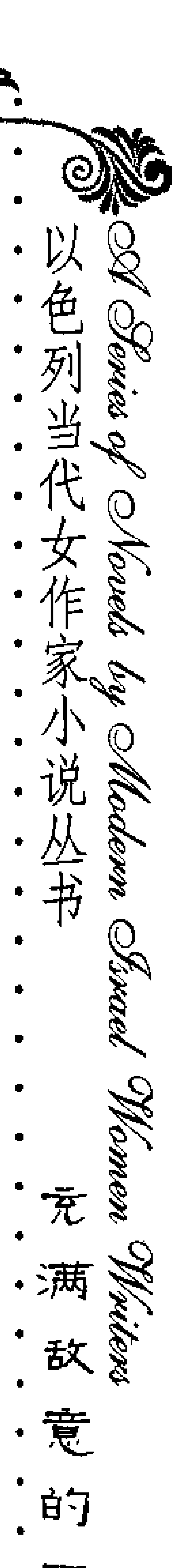
"怎么会呢?吉恩-皮埃尔,吉恩-皮埃尔!"她在喊她的男友,"那幢房子的钥匙在哪儿?是不是在花盆下面?"

"是在花盆下面,对,没错。"我在电话里听到他从远处传来的声音。

"在花盆下面,茜茜。"

"不在那里,跟你说不在那里。"我竭力克制住自己,如果是西蒙尼、罗尼特、帕兹特或欧法,我早就叫她们自己去开茜茜分店去了。





"真不知该怎么跟你说,钥匙的确在花盆下面。已经很久没人去那里了。自打买了那房子起,钥匙就一直放在花盆下面。我们买那花盆就是为了藏钥匙的,对吧,皮埃尔?"

"是的,是的,的确如此。"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把锁撬了换把新锁,花不了多少钱。回头我把钱还给你,只是别忘了把新钥匙还搁在花盆底下。"

"甭提钱,"我对她说,然后挂了电话。"现在只有去找破门高手和锁匠了。"

好吧,找他们去。待我们终于进到屋子里时,已经时值深夜。我们把行李搬进屋子,然后我又开车去村里买了些食物。一小时后,我带回了几篮螃蟹和其他海货,还有黄油和一块刚出炉的长面包。我走进厨房准备把食物摆好。打开冰箱时,我发现一条肥大、闪光的鱼躺在一个木制盘里。

"亚历克斯。"我惊叫起来。

"什么事?我正躺在床上歇着呢。"

"这鱼是怎么回事?这鱼是从哪儿来的?"

"什么鱼?"

"冰箱里那条大鱼。"

"啊哈,冷冻室里还有几条,是我钓的。这儿有根钓竿,上面有很长的渔线。我没事,就把它扔进海里,突然就觉得钓到了什么。这一带海里一定有很多鱼,如果你能从这么高的地方钓,不是吗?我想,我们能烤鱼吃了。你带柠檬了吗?"

“带了。”

“好极了。”

我把食物放进冰箱，在底层的架子上，我发现表姐二十年前忘在那里的鱼的骨头。我拿起它，它立刻就碎掉了，很恶心。我摆好桌子，从橱柜里找出蜡烛点上。我们坐下来吃饭，我把鱼切成两半，我俩一人一份。

“嗯，真好吃。”亚历克斯说，“多美味的鱼啊。海蚌怎么样，你尝了吗？为什么不吃？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蝎子。明天我们弄点来吃吃。你这菜做得真不赖，棒极了！”

“还有沙拉。”

“好极了，加够柠檬了没有？”

“加了。”

我俩静静地吃着，我们撬开海蚌吸里面的肉，蚌壳堆满了盘子。

突然，房子轻微晃动了一下，灯在摆动，桌子也在晃动，鱼骨头晃到了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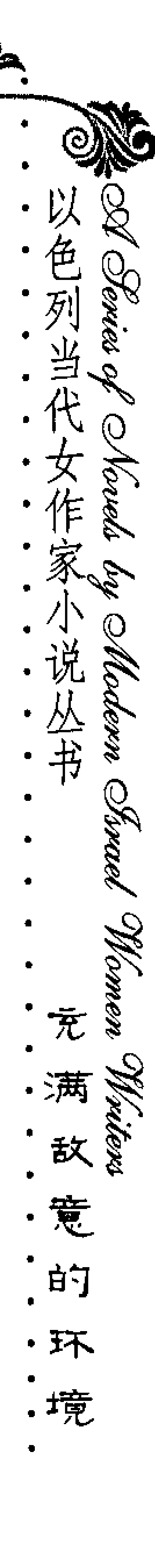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亚历克斯说着，站起身来，“地震了。”

“什么？”我颤抖起来，紧紧抓住摇晃的桌子。

“地震了，快离开这儿。”

他抓起我的手向门外跑。杰出的时装设计师茜茜和她的丈夫亚历克斯在诺曼底地震中身亡，数以万计的人同时丧身，二十万人无家可归。我们跑到我们的轿车停泊的小路时，我脑海里闪现的是





报纸上会出现这样的大幅标题。我朝村庄的方向看去。

“看，那边好像很平静。”

“是的，”他说，“可能是场小地震。但我想我们还是不能待在那屋子里了。”

“嘿，亚历克斯，你看。”我指着海上泛起的白沫，它们离屋子很近。

“啊哈，只是海潮而已。”

“就是。”

“它影响房子的基础，腐蚀地基。我们还是去旅馆住吧？”

“好的。”

我们回屋收拾东西，海浪时不时地摇动着房子。

“这些海蚌怎么办？”我问。

“扔海里。”

我打开窗子，把海蚌、沙拉、长面包都扔了出去。窗下，一切都是黑色的，除了水面上偶尔翻起的白沫。我听到鱼儿跳起，争抢着面包屑，然后消失在深深的大海之中。

猪 脑 之 谜

“为什么要现在？”杰贺斯凯尔咕哝着。他伸开四肢，叹了一口气，“偏偏在我休息的时候？”

莫希穿一身白色套装，和他年龄差不多，留有一脸胡子。他把一堆支票、便携电脑、圆珠笔和一些胡乱涂鸦的纸片丢在圆桌上。杰贺斯凯尔正坐在桌边的靠椅上打盹。

“按我的确切估计，”莫希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完全可以牺牲掉一生中一小时里的一刻钟，来查一查这些账。我算错了，可我已经花了半个小时，绞尽脑汁也没发现错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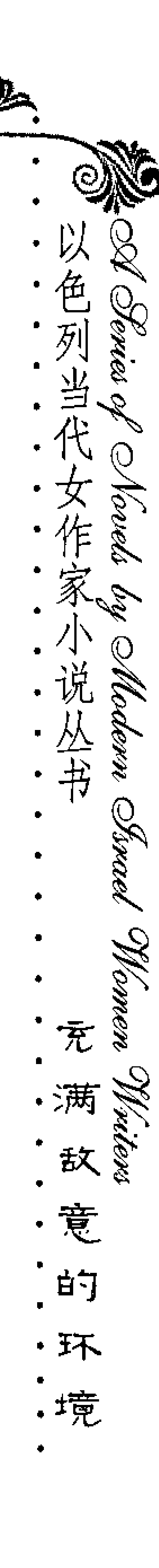
杰贺斯凯尔不情愿地拿起这堆支票，面无表情地翻看着。

“为什么总是我给你干活？”他边看边说，“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没影了，还坑我。”

莫希一脸无邪，问杰贺斯凯尔自己什么时候坑害过他。

杰贺斯凯尔说了两次。一次是自己两个半月前和艾奈特刚到纽约的时候，他向莫希借车，因为他们至少有九个箱子，可莫希不借，借口是他要车的时候他们正好要用车把标牌运送到布鲁克林的一个宗教成员那去。第二次是那之后的两个星期，杰贺斯凯尔要





莫希在他厂里给自己派份活，莫希答应了（杰贺斯凯尔说，这回总算没自以为是地拉起长脸），可起薪每月只给六百美元，刚够糊口。杰贺斯凯尔提醒他别忘了这事，并补充说，几个星期已经过去了，莫希不仅没给他加薪，而且为这事，杰贺斯凯尔每次无论怎么含蓄暗示或者直截了当，莫希均置若罔闻。而现在他有麻烦了，便在自己休息的日子来找他查账。这完全是剥削，杰贺斯凯尔说。

还有一次杰贺斯凯尔没提。那是五年前，在特拉维夫某个灰蒙蒙的大道上，杰贺斯凯尔正欲向瑞拉表白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意，万没料到，瑞拉这时告诉他，自己和莫希已相恋四个月，莫希若向她求婚，她一定嫁给他，她不在乎莫希是不是看中自己父亲的百万家产。三个月后，瑞拉和莫希在海边一个五星级的酒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可谓宾朋满座。杰贺斯凯尔只好屈就娶了一直耐心等待他的艾奈特。

因为怕别人听见，杰贺斯凯尔压低嗓门地抱怨。听着他的委屈，莫希自言自语地说，杰贺斯凯尔也许是该睡几个小时，于是拿起1987年5月份的账本，回屋自己查账去了。

杰贺斯凯尔给弄得心里很烦，不一会觉得饿了，便起身走进厨房。瑞拉正在利索地准备早餐——黄油炸鸡蛋，她给自己两个，杰贺斯凯尔两个，艾奈特两个，另外盛了两个放在盘子里送给莫希。其他人已经吃过了。艾奈特尝了一口，瞥眼看了看杰贺斯凯尔，发现他正端视着瑞拉，眼里写满遗憾与惋惜，瑞拉只是微微一笑，算是回应。艾奈特说自己的两个鸡蛋好像是坏的，味道不对。瑞拉看了看艾奈特，觉得这位朋友的眼里充满恶意，说了句“你别插手”，

就把艾奈特的两个鸡蛋连同那个用两美元买来的盘子一起扔进了垃圾桶。

“你干吗？”杰贺斯凯尔吃惊地问。

“我把艾奈特的两个鸡蛋扔进垃圾桶了，你没看见？”瑞拉说。

杰贺斯凯尔不解地看着，没有搭腔。这时，一直坐在一边写东西的艾维塔在客厅的门边对着厨房发话了，他要瑞拉别太过分。瑞拉耸了耸自己美丽的肩膀。艾奈特今天穿的是从香港买来的花裙子，她站起来朝花园走去。花园里，约西、瑞拉和莫希聪明的小公子踢球正带劲。

“你在这里有车吗？”她问约西，“我想离开这儿。这儿的人个个脑子都有问题。我就知道不该来这倒霉地方过周末。”

约西说自己一星期前一百美元就把那破车给处理了，自己当时为糊口已一点没辙。约西自个儿傻笑了一会，问艾奈特想不想踢球，并把球朝她这边滚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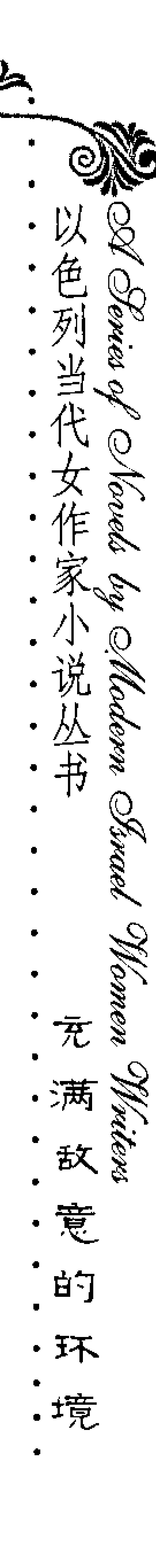
“你笑话我？”艾奈特生气地一脚把球踢出园外，球砸在一辆泊在那里的车窗玻璃上后，弹到大路上。瑞拉和莫希的孩子追着球跑上大路，一辆急驶而来的汽车猛然刹住，艾奈特惊得脸色煞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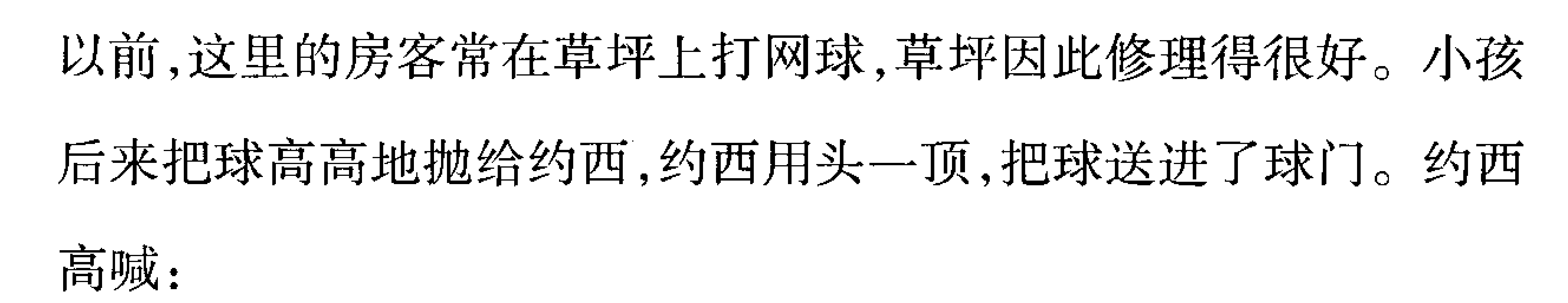
“你看你在干什么，你这傻瓜？”约西满脸通红，“你差点把这孩子毁了，你差点打碎我的车窗玻璃。”他轻轻推了她一下。

“我还以为你把车卖掉了呢。”艾奈特冷冷地说。

“我卖掉旧的又重买了一辆。” 他踢着临时充当球门的柱子说。瑞拉和莫希的孩子抱起球，嘴里喊着“手球、手球”，把球当篮球在草坪上拍，草坪很干、很硬，球弹得高高的。瑞拉和莫希没住这






以前，这里的房客常在草坪上打网球，草坪因此修理得很好。小孩后来把球高高地抛给约西，约西用头一顶，把球送进了球门。约西高喊：

“好球！我是前锋，你是后卫。你让我射进了漂亮的一球，是不是？现在我们换换位置。”

艾奈特离开花园，回到屋里。

瑞拉一个人在厨房里，正把碗碟放进洗碗机。她哭了。看到她哭，艾奈特连忙说很抱歉，自己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日子过得很难、很糟糕，有时简直想自杀。瑞拉看了看她，笑了。艾奈特紧了紧自己的盘式发型，瑞拉问她为什么不把长发披下来。艾奈特难堪地笑笑。摇了摇头。她们坐下来，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回忆当初两家住得不远做好朋友时的情景，然后谈第三次世界大战，谈原子弹、精神世界和黄道十二宫图标志，一直谈到深夜。

客厅的窗子开着，屋外一阵强风，吹散了艾维塔的文稿。他停下写作，收拾好文稿，翻过来放在桌子的一角，以免别人偷看，并在上面压了一个重重的烟灰缸，免得再被风吹起来。他拿出一副牌分成三手。莫希疲惫地从屋里走出来，查账毫无结果，他从仍在靠椅上打盹的杰贺斯凯尔旁边经过，打开立体声唱机。孩子早晨放在唱盘里的霹雳舞还在里边，巨大的声音顿时充满整个屋子。艾维塔拉长脸说：

“关掉这狗屁玩意，莫希。放点正常的东西，放Yellow乐队组合。”他从口袋掏出一些硬币放在桌上。莫希换上Yellow乐队的唱片，坐下，杰贺斯凯尔也坐了起来。

他们玩牌一直玩到唱片的一面放完，总共打了九把，全是莫希赢。艾维塔说他感觉不好，不玩了。他走出屋子想放松放松，和约西及莫希和瑞拉的孩子一起摆弄足球。莫希觉得自己的运气全得益于正播放的音乐，他叫瑞拉过来时顺便把唱片换一面。瑞拉和艾奈特回到客厅坐下，离两个男人有点距离，两人手里都拿了杯咖啡，艾奈特还拿了个奶酪面包，两人在低声谈论艾奈特找工作的事。

瑞拉说她已经决定把孩子送到正规的美国学校，艾奈特说这是唯一选择。莫希问瑞拉能不能帮他们也泡杯咖啡，瑞拉没答理。他和着音乐晃脑袋，嘴里哼着吵人的鼓点，手不停地把玩他赢来的硬币。艾兰娜这时从楼上走下来。她犯了糊涂，还以为在自己家呢，穿着睡衣就下了楼，一不小心头撞在了墙上，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她揉了揉撞痛的脑袋，笑着解释说自己家的墙在右边，这里的墙在左边。

又开始打扑克。瑞拉问艾兰娜给她鸡蛋煎老些还是煎嫩些。她已将油倒进锅里，准备煎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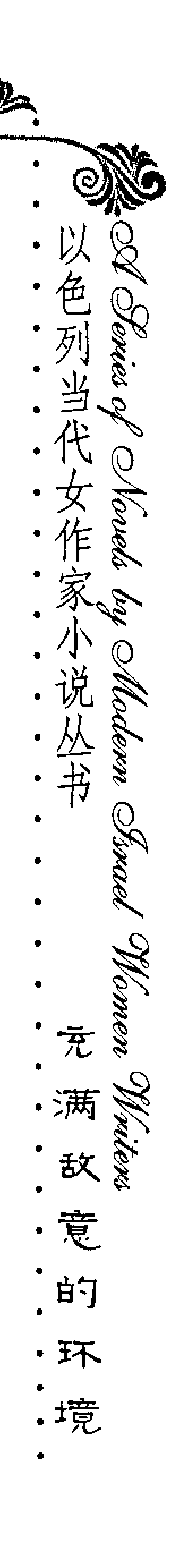
艾兰娜眨了眨眼、咂了咂嘴，说自己什么也不要吃。她环顾四周，问："我老公呢？"

"去星期一小市场逛去了，" 瑞拉说，"你们把我家都吃空了。"她大笑起来，看了看表，"这会该回来了。"

"去星期一小市场了？"艾兰娜轻声自语，眼睛朝外面的约西和孩子望去，他们正好一球射进艾维塔张开的双腿。

"你常去星期一小市场买东西吗？"艾奈特问。

"常去，"瑞拉说，"尤其是星期一。那里的东西星期一最便宜，



有时五折呢。”

“真的！”艾兰娜叫道，她打了一个呵欠，说，“难怪叫星期一小市场！”

“他们这点子不错。”瑞拉说。听到莫希不耐烦地叹气，瑞拉把朋友带进了厨房。“大家都挤在周末购物，星期一小市场因此应运而生。星期一打折销售，这主意不赖，”她说，“我觉得这个促销点子很有创意。”

“是个不错的点子。”艾奈特不无妒忌地说。她一直想搞销售和广告，但就是进不了特拉维夫这个圈子。

艾兰娜跟着瑞拉进了厨房，艾奈特还在客厅想自己的心事，等回过神来，也赶紧跟她们进了厨房。艾兰娜坐在餐厅角落的桌边，问瑞拉有什么事可做，否则她闲得着急。瑞拉给她两件事让她挑，淘米，或者把前天的面包掰成面包片来做汉堡，她不喜欢快餐。

“把面包拿来吧，”艾兰娜说，她捧着脸转向瑞拉，“我牙好疼，有没有什么止疼的东西？”

瑞拉把一片阿司匹林放入小半杯水中，溶解后递给艾兰娜。艾兰娜喝了，但没什么用，牙疼得更厉害，她又要威士忌来止疼，喝一小口威士忌漱了漱口吐到水槽里，又呷了一口咽下肚。她把开着的酒瓶放在那，瑞拉随手给她拿了个干净的杯子，艾兰娜没看见似的，继续对着酒瓶喝了三大口，眼睛都喝红了。艾维塔踢进一球，五岁的孩子高喊，球进了，球进了！他跑到窗前，告诉他们，约西要放戴维·布罗萨的唱片。他们放上戴维·布罗萨的唱片，并在花园里放了个麦克风。瑞拉、艾奈特和艾兰娜跟着哼起来，“谁在从上往下

看。”

蚊子和苍蝇因为热而不时地攻击她们，她们却谁也没在意，她们乐得根本顾不上蚊子和苍蝇。艾兰娜甚至站起身，一边掰面包一边晃动身体，瞧她那身材！“哎呀，”她突然叫起来，“我都没在意，牙一点不疼了。”

她丈夫提一袋食品杂货走了进来。她停下晃动，坐了下来。

“艾黑帕茨！”她叫道，“你上哪去了？干什么去了?！”

艾黑帕茨顿时紧张起来，他说轮胎被戳破了，弄得一塌糊涂。“艾维塔呢？”他问。

“在外面，”艾兰娜望着他郁闷寡欢的眼睛，说，“想不想出去和他们一块踢球？”

“好的，好的，”艾黑帕茨赶紧说，“我得先吃点东西。瑞拉，看在上帝的分上，帮个忙，煎两个鸡蛋。”

瑞拉打开煤气，艾奈特说：“你们这些人怎么了？都是两个鸡蛋，两个鸡蛋！能不能换点别的吃？”

“你说换什么？”艾兰娜问。

“我不知道，”艾奈特说，“也许鳄梨、柠檬。”她靠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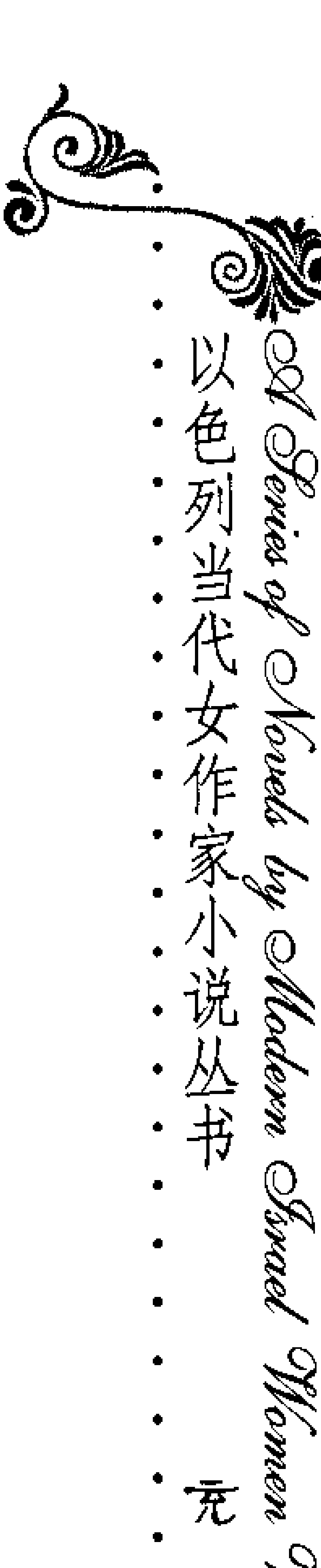
艾黑帕茨狼吞虎咽地吃完两个鸡蛋出去了。

客厅里，莫希和杰贺斯凯尔打完牌后，也到花园和他们一块玩去了。

女人们安静了好一会儿没说话。

“你们猜，前天晚上我看见谁了？”瑞拉突然打破沉静。





"谁？"艾奈特好奇地问。

"唐纳德·萨瑟兰。"瑞拉一脸庄严。

"什么，在哪条路上看到的？"艾奈特惊奇地问。

"不是，"瑞拉说，"是在电影里看到的。我帮你录下来了。"

"你有唐纳德·萨瑟兰的电影？怎么一直没告诉我？"艾奈特抱怨道。

"对，"瑞拉笑着说，"是《针眼》。"

"《针眼》！"艾奈特兴奋地大叫起来。"噢，太好了！棒极了！快去客厅。"说话间她已到了客厅。

瑞拉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把录像带放进录像机，错按了"播放"，结果没过一会，片尾唐纳德·萨瑟兰的特写出现在屏幕上。看到他的特写镜头，她对着厨房喊：

"艾兰娜，艾兰娜，快来，快来看。多棒，多棒的演员！"

"我受不了这家伙，"餐桌边的艾兰娜一脸愤慨，"我看过他的《鹰已降落》和《别现在看》，《针眼》我也看过，看一遍就够了。能给我点大麻吗？"

"不能，"瑞拉看了一眼屏幕上飞速向后退的人和景物说，"我可是喊过你了。"

艾奈特靠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吃着昨晚剩下的零食。

"艾黑帕茨也许带了？"艾兰娜大声说。

"问他去！"艾奈特厉声说，她要看的电影已经开始了，她让大家闭嘴。

"可能没带。"艾兰娜自言自语地咕哝了一声。她瞥了一眼窗

外的丈夫，他正与艾维塔激烈地争着什么，并气愤地推了他一把，莫希和杰贺斯凯尔这时也先后加入了进去。

两分钟过去了。

“艾兰娜，”瑞拉在客厅喊，“快来，我们已经开始放了，这可是最后一次叫你。”

“萨瑟兰是个讨厌的家伙，”艾兰娜自言自语，“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是一个讨厌的家伙。”

“胡说，”瑞拉叫道，“他是个绝好的演员。”

“好演员，好演员！”艾兰娜没好气地喊，手里仍在掰面包，嘴仍对着酒瓶喝威士忌。瑞拉和莫希的孩子因没人跟他玩，一脚踢碎了厨房的窗玻璃，艾兰娜冷冷地看着纷飞的玻璃碎片，她已经完全喝醉了。瑞拉和艾奈特没有听见声音，他们正看自己的偶像把一个腰以下完全瘫痪的好人推下悬崖，任其轮椅从陡峭的悬崖坠入海中。瑞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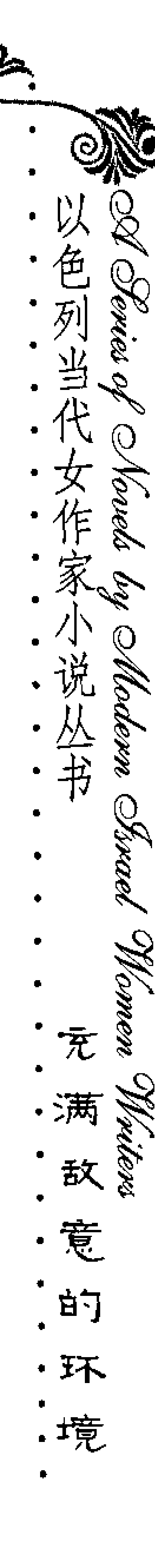
“嘘，这唐纳德真狠！你说得对，艾兰娜，他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哎呀！看，他怎么就因为发现萨瑟兰是德国间谍，便把这个可怜的家伙从悬崖上推下海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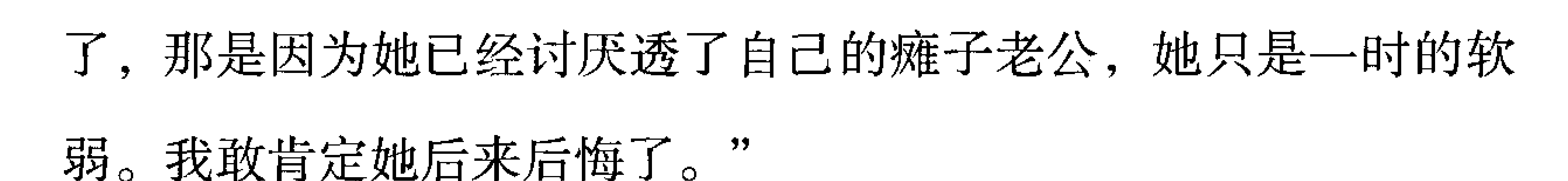
他们走进厨房，瑞拉站在屋中间，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艾奈特靠在门柱上。

“这片子你从哪弄来的？”艾兰娜问，“他爱上了那瘫子的老婆，把他除掉是出于妒忌。”

“你说爱上了他老婆是什么意思？”瑞拉叫起来，激动得满脸通红，不停地在厨房里走来走去，“你不懂。他和她干了一次就分手







了，那是因为她已经讨厌透了自己的瘫子老公，她只是一时的软弱。我敢肯定她后来后悔了。"

"她没时间后悔，"艾奈特掩饰着自己的感动冷冷地说，"她丈夫死了，这比操萨瑟兰打击还大。"

瑞拉敲打着自己的太阳穴："丈夫的死的确对她打击更大，她一生全毁了，她竟在丈夫死前半个钟点，受谋杀自己丈夫的凶手的诱惑，跟他上了床！这事会不停地折磨她，一直到死。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瑞拉没说话，她眼睛看着窗外，问大家想喝些什么。这会儿，只有约西和她儿子还在外面，他俩正倒立着走路。约西恨这个世界，恨这世上所有的人。运动有助于镇定那他不安的神经，所以他还在院子里，没有进屋。他因为鬼混被解雇了，来这找瑞拉麻烦来了。看着破碎的玻璃，瑞拉弯腰用扫帚把它们扫在一起，丢进垃圾桶。艾奈特在一旁一声不吭地看着，门外这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没人去开门，敲门声又响了几下，瑞拉没好气地问是谁，"我，唐纳德。"一个自信的男人的声音。

瑞拉和艾奈特愣住了，艾兰娜惊恐地跳起来：

"天哪，他一定听到我说他的坏话，杀我来了，救命！"

"镇静点，艾兰娜，"瑞拉说，"怎么可能？"她好奇地过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给瑞拉和莫希·伊莱亚斯夫妇打扫卫生的黑人清洁工唐纳德，莫希叫他多明戈，他总在星期天来，每次来了以后总是莫希先通报"多明戈来了"，然后走开。

"是你，唐纳德，"瑞拉吃惊地叫起来，"今天又不是星期天。"

她转向她的朋友,她们全朝她耸肩。

“我明天不能来,”唐纳德不好意思地说,“所以今天来了。”

“好吧,”瑞拉无奈地说,“那就把他的一楼打扫一下,”她转过脸对唐纳德说,“把厨房好好清扫一下,别像上次。要把厨房擦得像钻石一样亮堂。”她伸出手让他看自己手上的戒指,戒指上八颗闪光的小钻石围绕着中间一颗大钻石。唐纳德看着她点点头。他的眼睛闪着光,他没有做仆人的心理。

瑞拉赶上正慢慢上楼的艾奈特和艾兰娜。艾兰娜倚靠着栏杆,以免摔倒。艾奈特绝望地跟在后面。

“瑞拉,”艾兰娜疲倦地问,“你昨天给我的绣花呢?我跟你说过我想绣十字刺绣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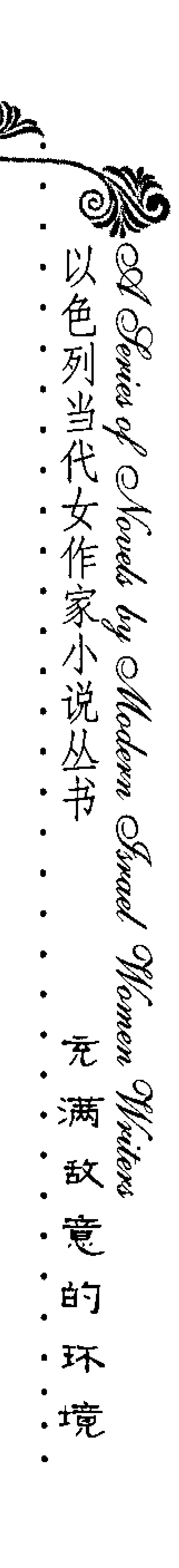
她们走开了,消失在其中的一间屋子里。唐纳德从存储清洗材料的杂物柜中拿出清洗水槽的去污粉、擦洗地板的清洁水、光洁窗玻璃的喷雾剂以及桶和抹布。他已经为伊莱亚斯夫妇家干了八次,东西都是他放的,他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

楼上的女人很幸运,她们找到一小盒干的大麻花,显然是上次来玩的约瑟芬和理查德丢下的,艾兰娜乐得尖叫起来。

“哦,天哪!谢谢你,”她叫道,“太棒了!要我给你卷烟吗?”她问拿着大麻花在嗅味道的艾奈特,艾奈特没理她,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纸开始卷烟。艾兰娜开始在一块画着各色小羚羊和花朵的布块上绣花,用的是十字刺绣针,不是缎纹刺绣针。瑞拉突然感到,自己得赶快做点好事,她问艾兰娜线够不够用。

“线?”艾兰娜指了指那个旧烟盒,宽容地说,“用完这个再





说。”

艾奈特点着大麻烟卷，吸了一口递给艾兰娜，艾兰娜吸了一口递给瑞拉，瑞拉把大麻烟卷换到自己的另一只手中，她是左撇子。她吸了一口又递给艾奈特，艾奈特吸了一口，问要不要把那帮男人叫进来。瑞拉透过卧室的窗子朝外看，没有看见一个人影，整个大屋就她们仨，还有楼下边打扫卫生边用自己母语想心事的唐纳德。艾奈特打了个喷嚏，上帝保佑，瑞拉说。大麻已在艾奈特身上强烈地起作用了，她感到越发沮丧，说：

“去你的上帝保佑，跟你的杰贺斯凯尔说上帝保佑好不好?！”

“怎么了，艾奈特?”瑞拉问，“又发疯了？”她把烟卷递给艾兰娜。

“对不起，瑞拉。”艾奈特说，“别理我。”说着，缩在一边不再说话。

艾兰娜主动下楼给大家拿新鲜的果汁冷饮。唐纳德看着水槽，觉得很干净了。他放满一桶水，往桶里倒了点绿色的含蜡上光的液体，正欲将水往满是各种脚印的大理石地板上倒，艾兰娜一双赤脚走进他的视线。艾兰娜来到厨房，手上还夹着烟卷的烟蒂。他停下来。

“嘿，多明戈，”她漫不经心地说，“想不想来点？”她朝他挥了挥手里剩下的烟蒂。

“不，谢谢。”唐纳德说。

“为什么？”艾兰娜站在桶和抹布中间，从冰箱取出果汁。她抽了一口，说，“不吸可是终生遗憾哦。”

唐纳德耸了耸肩，等着她。艾兰娜头撞到了冰箱的门，果汁洒在地板上。

"哦，"她呻吟了一声，"头晕。"

她把烟蒂丢进干净的水槽。唐纳德抽出塞在裤子口袋里的干抹布，开始打扫存放烹饪书籍的书架。

艾兰娜从碗柜里拿出四个杯子，倒满果汁，站在那里继续发晕。她默数了一遍；又扳起指头算：我、瑞拉、艾奈特，然后奇怪地看着四个杯子又数一遍，还是三个人，那她干吗觉得自己要倒四杯呀？

"来点冷饮吗？"她转身对唐纳德说。

唐纳德摇摇头，继续干着手上的活。

"为什么？"艾兰娜从杯里喝了口橘子汁，问，"天很热呀。"

"不，谢谢。"唐纳德客气地说。

"不，谢谢。"艾兰娜学着唐纳德的非洲口音，把三个杯子和一个瓶子放到托盘里，朝大门边走去。



"你看。"唐纳德停下打扫，艾兰娜也停下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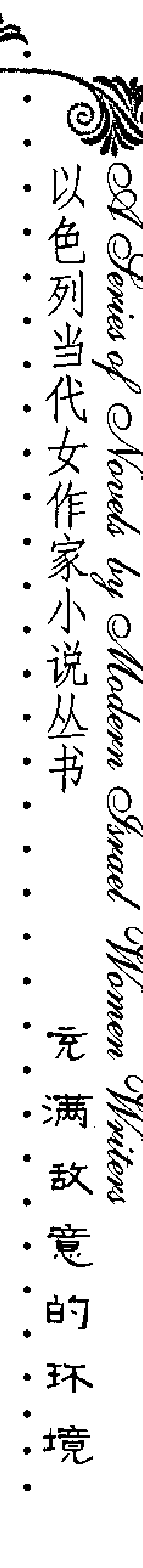
"我得干活。干活能挣钱。能挣钱的事都是好事。下个月我要回加纳结婚，然后和老婆一块来美国。她也得打扫厕所。然后我们挣一万，甚至一万五带回加纳。我们要成富翁了！"

"结婚！"艾兰娜说，"好极了！夫人什么样？"

"她是黑人。"他闷闷不乐地说。

"黑不黑有什么关系……"

她端起重重的托盘，果汁在杯子里直晃荡，她突然没了和这黑



人聊天的兴致，想上楼把冷饮送给朋友，再卷一支烟卷来抽。走进客厅时，她瞥见窗外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在窗口来回跑，便好奇地走到窗口往外看，果汁泼了出来。一个大约三十五岁左右、头上系了根红丝带、留着长发和胡子的白人，正用手枪比着她。他用手枪急速比画了一下，要她进去。她张口喊了声唐纳德，但前门已被一脚踢开，那人站在客厅中间，两手握枪，继续用枪比着她。艾兰娜用盛杯子和酒瓶的托盘朝他砸去，砸中他的脚，然后飞快跑上楼。

卧室里，艾奈特和瑞拉正愠怒地等着她，艾兰娜半天才说出话来："艾奈特！瑞拉！楼下有强盗！""艾兰娜，你除了喊狼来了还会干什么？"艾奈特冷冷地说。

那男人这时已追了上来，他费力移动着一只脚，一拳打在艾奈特吃惊的脸上。艾奈特摔倒在地，昏了过去。瑞拉站在一旁吓呆了。唐纳德上来用绳子把艾奈特绑在床脚上，把瑞拉绑在梳妆台的椅子上，用抹布堵住她们的嘴。满脸胡须的长发男人用手堵住艾兰娜的嘴，把她拽下楼。

下楼后他将她一推，她跌倒在地毯上。

"这不是我的家，"艾兰娜惊恐万状地说，"我不知道他们钱放哪的。"

那人露出一丝窃笑，他靠近艾兰娜，用手托起她的下巴，用希伯来语说：

"别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

"我从没见过你。你想干什么？"她说。

唐纳德下楼靠着前门，手背在后面，眼睛看着前方，他在望风。

“1969年，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①]上。”满脸胡须的长发男人眼睛直视着她。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艾兰娜吃惊地问。

“对，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你和你的一个朋友一起，想起来了？”

“我？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她皱起眉头，“我从来没去过伍德斯托克！”

“你那时的样子！”他仰头大笑，然后低下头，严厉地看着她，“还记得杰里吗？”

“杰里？谁是杰里？”

“杰里，”他说，“你跟他大吵过一次。你在音乐节结束时要跟他一起开一个文具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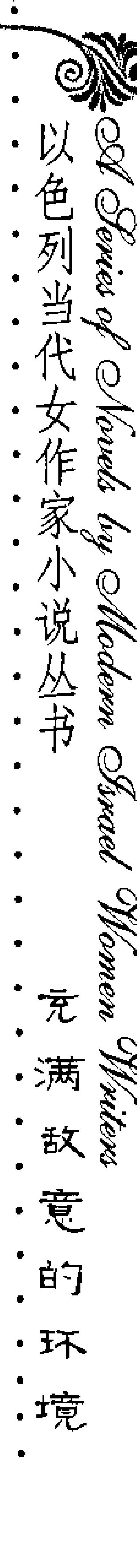
“杰里……文具店……”艾兰娜咕哝着，“我认识的人中没有叫杰里的。”



“谁都认识个叫杰里的，”那人气愤地说，“这让你好撒谎了。可我着什么急呀？”他猛地从口袋里拔出手枪。“还没想起来，”他闭上一只眼睛，瞄准她右边的绿色墙壁开了一枪，“我提醒你，”他满意地看着射出的弹洞，“杰里有个老婆，叫卡罗琳，她一头金发系在脑后。她发烧四十度，还怀孕了，已经三个月。而你……你……”他愤愤地看着她，“你不帮她，只是哼唧哼唧地说帮不上忙。”

“真可怜，”艾兰娜说，“可我从没去过伍德斯托克，也不认识什么叫卡罗琳的人。你是谁，你一定弄错了。”

① 1969年8月在美国纽约州东南部伍德斯托克举行的摇摆舞音乐节。



"随你怎么想，"那人又失去了耐心，"重要的是我已经有了证据。"他打一个响指，唐纳德丢给他一叠用橡皮筋系着的快照，那人像洗扑克牌似的把一叠照片洗了一遍，然后抽出一张给她看。她看到，照片上自己的侧影绽放着笑容，她坐在那里唱歌。周围有几百人，也许是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大家都在唱歌。1969年我也许真在伍德斯托克？一个念头掠过脑际，她突然打了个寒战。

"听着，"她说，"我从没去过伍德斯托克，举办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时我还没来美国，我在以色列。我那时还是个十二岁的小学生，我和诺厄、伊塞斯卡及其他的孩子一起种胡萝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这张照片是合成的，"她指着照片说，"现在你能走了吧？"

他扑过去把她拽出屋子，唐纳德用小折刀割断电话线，扔到墙边，然后跟着他们跑出屋子。艾兰娜看到花园的一棵树后面有三个人影，也许是四个，他们全被捆在一起，其中的一个与树绑在一起。人影一动不动，看不见他们的脸，但从衣服可以辨认出，他们是莫希、杰贺斯凯尔和艾黑帕茨。艾兰娜被推上一辆奇怪的汽车，一辆旧的红色型号，飞快地开走了，是唐纳德开的车。

那人开始对着瓶子喝伏特加，也给唐纳德一瓶，唐纳德摇摇头。艾兰娜拼命在想自己是不是认识这个满脸胡须的长发男人，在哪认识的，可她实在想不起来。

"我们去哪？"她惊恐地问，没人理她。

"你们去哪？"她又问。

"带你去见老板。"唐纳德说。"你给我闭嘴。"长发男人朝他

喊道。他又喝了一口伏特加，打了一个响嗝。艾兰娜把脸转向窗外，陷入沉思。过了一会，那人把酒瓶递给她，她摇摇头表示谢绝，他用枪威胁她，她勉强喝了一点。驶过一段路程以后，她已开始自己要酒喝了，他对她笑了笑，露出满嘴黑牙。

“你喜欢这样，和我喝一个瓶子里的酒，不怕得艾滋病。”

艾兰娜赶紧把瓶子从嘴边拿开。

“你有艾滋病？”她警觉地问。

“也许，”他一把夺过瓶子，伏特加洒了出来，弄湿了她的睡衣。“但换句话说，”他补充说，“那只是一种病毒而已，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最近感觉有点虚弱和头晕。我猜可能是得了艾滋病，因为我是同性恋，你懂吗？”

“你想干什么？”艾兰娜跳起来。“传染给我？传染给所有人？这就是你想要做的？你想让所有人陪你去死？”她疯了一般，拼命去打开车门。长发男人使劲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慢慢安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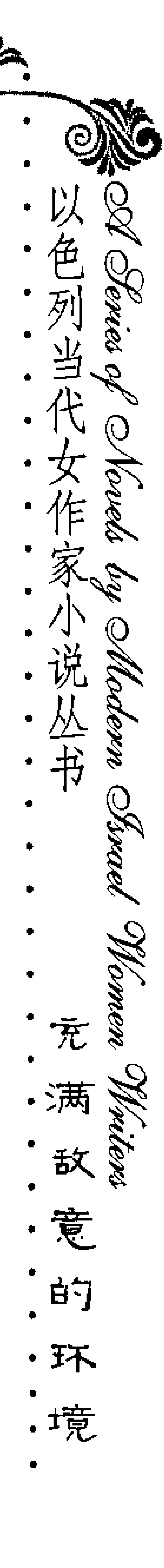
“我只是说可能得了艾滋病，宝贝儿，并不是肯定。”

他们已开出了很远，这路、这地方、这地区，她从没见过。长发男人不再跟她啰唆，眼睛看着窗外。唐纳德时不时从反光镜中偷看她。

瑞拉和莫希的卧室里，艾奈特睁开眼睛，试着想站起来。堵在嘴里的抹布塞得太紧，她哼哼着发不出声音。她用眼神示意瑞拉向她靠近，两人挨在一起，也许至少能想法解开一个捆绑她们的绳子，也好出去求救。

瑞拉明白艾奈特的意思，用屁股蹭着向前移，可移不动，她绝





望地哭了。艾奈特用被堵塞的嘴发出“咿咿咿”的声音，用被缚的双脚在地上直跺，鼓励她站起来。可瑞拉刚坐起来，又“嗵”的一声倒向一边。艾奈特看着窗外蓝色的天空，不知道其他人现在怎么样了。她想，如果几个小时都没人来，他们会饿死、渴死的。她听到邻屋传来莱昂内尔·里奇正走红的歌，气得眉头打结。

红色汽车开进一个贫民窟地区，艾兰娜手里拿着长发男人事先给她的一件黑丝绒连衣裙。他两眼扫射街两边的铺面，似乎在找着什么。开过“约翰尼咖啡店”时，他叫唐纳德停车。那男人和艾兰娜一起走了进去，唐纳德留在车上，不知该不该走。咖啡店里，没人在意这个穿着睡衣一瘸一拐地走进来的年轻女人，可一看到后面跟着个人用枪比着她，大家吓得顿时四散，一会儿，咖啡店便空无一人了。

女厕所里，艾兰娜迅速脱掉睡衣，换上黑色连衣裙，穿着正合适。就这一会儿的工夫，那人已不耐烦地用枪管敲门了。他们回到车上时，大街上已空无一人。她的眼睛被一块黑布蒙上，她听到唐纳德低声对她说：“听话点。”“你给我闭嘴。”长发男人朝他喊。他们继续开车，几分钟后，车又停了下来。一只手恶狠狠地摘掉蒙在她眼睛上的黑布，她发现自己站在一扇大木门前，左边站着三个暴徒，其中一个戴眼罩的家伙问：“我们能进去干她吗？”

这是一个很破旧的老式一层楼房，男人按响门铃，门“嘎吱”一声开了。迎面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昏暗的房间，沉重的暗黄色窗帘垂落着，家具很旧，有些已歪斜、破损。房间中央是一架黑色的大钢琴，表面大多已斑驳退色，琴盖是打开的，琴键已经泛黄，钢琴

的顶部放着一个花瓶,瓶内插了一些假花。房间的尽头,一把比其他家具高一些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背对大门,眼睛看着垂落的窗帘,好像窗帘没拉上似的。

"我们把她带来了,爸爸。"长发男人走上前去,胳膊倚靠着钢琴,轻声地说。

老人坐的原来是一把转椅,他可能用脚轻轻推了一下,铰链嘎吱嘎吱响了起来,他身体转了一百八十度,正对艾兰娜,离她大概十米远,两手放在扶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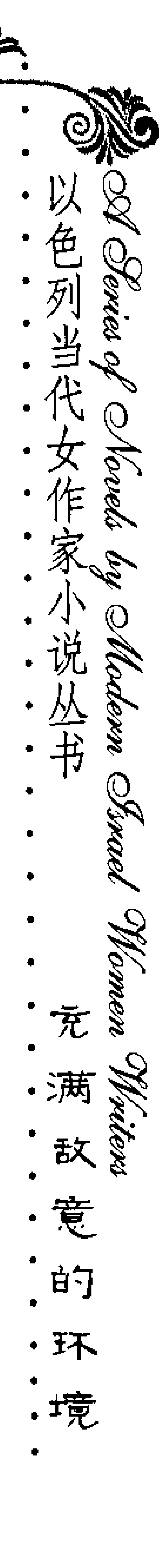
老人穿着一身破旧的深色套装,看着她:"带她靠近一点。"屋里响起老人颤抖的声音,他伸出双手,仿佛要站起来似的,尔后又放弃了,两手垂放在膝盖上。

长发男人用手示意了一下,唐纳德赶紧给她拿来一把椅子,她走上前坐下。老人将脸凑近她,他的嘴唇发抖,脸和脖子上全是皱纹,以至都看不清他的面容,手上戴着一双手工织的灰色手套,指尖处已散开,露出淡红的手指。艾兰娜朝他打量了一下,垂下眼帘。她这一生经历的事已够多了,可还从来没碰到这样的事情。

"总算来了,总算来了。"老人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点头,"见到你真高兴,太太。我祖父和你曾祖父是好朋友。他们在欧洲认识的时候,你父亲还没出世。他们想开一家文具店,过上体面的生活。那时可是好时光,太太,你知道的。"他突然不说话了,头也不点了,看着她,像是在努力追寻模糊的记忆。她面容憔悴,黑色的裙子为她的疲惫更增添了抑郁,看上去像个希腊寡妇。

"你长得很像你父亲," 他继续慢条斯理地说,"看到你还活





着，而且活得很好，我真高兴。我现在能回报我祖父照顾我、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来的恩情了。”他伸手摸了摸她的脸颊，她微微退缩了一下，“别害怕，”他说，“你是我们的朋友。”

“我不想看到你，”她说，“请你走开。”

“已经找到你了，我怎么还能离开你呢，亲爱的？我这么一个渺小的可怜虫，怎么能违抗神祇要我维持的平衡？你来对了地方。几乎没有人能成功地达到这样的时间和地点的统一。哥伦布是成功者之一，可他自己不知道，他自杀了。”他又开始点头，发出乖戾的大笑。“大征服者拿破仑和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他们一生都在努力获得地点的统一，没把时间考虑进去，因此都失败了。没有哪一个王国最后不是因为这而垮台的。看到英帝国解体，我非常高兴。这种体验太棒了。”

“那会怎么样？”艾兰娜叹息地问。

“如果我说是革命，你可能会好笑，苏珊。可是告诉我，我这么说除了能得到你珍珠般的笑声外，还能得到什么？首先，你要明白，我是你的亲生父亲，而他们，”他指着唐纳德和长发男人，“是你的亲兄弟。你还是个小黑婴时，被三K党从我们手里抢走，他们把你弄成白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你母亲坐得离你不远，看你唱歌，她告诉我们说，你已出落成美人坯子。可这又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你了，我们非常爱你，我爱你。”他伸出双臂，像是要拥抱她，却疲惫地瘫在椅子上直喘粗气。

长发男人大笑起来，跑出屋子。唐纳德急忙跟在他后面，老人愠怒的目光追着他俩。

“我不是苏珊。”艾兰娜轻声说。

“我知道你是苏珊的可能只有三千万分之一，”老人说，“岁月已把你的真名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等等，”艾兰娜生气地说，“有些事我们还是直截了当说说清楚。我叫艾兰娜，不叫苏珊。我从没去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办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时候我才十二岁，正和诺厄、伊塞斯卡及所有的孩子一起在学校的花园里种萝卜和胡萝卜。我得了全海法[1]小学的最佳园艺奖，还获得了教育部的荣誉证书。他们在学校的杂志上还介绍过我，老师读描写我的那一段落时，我躲在桌子下面，同学们都在看我。很遗憾我现在没法把证书拿给你看，那样你可能就会相信我了。我来美国只有四年半时间，今年是1987年，对吧？也许你会说我弄错了，今年是1970年。”

“这一时刻我已经等了七年半了，” 老人笑着说，“你自己算吧。”

艾兰娜绝望地闭上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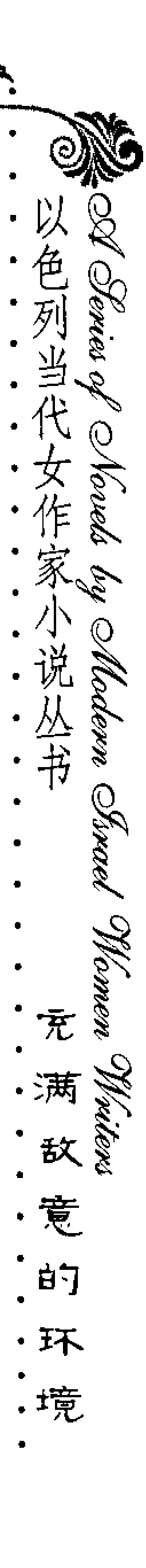
“我觉得……”他说，“我觉得现在是四月份了，我爱上了特里萨，”他看着她说，“你的母亲。”

他从口袋里掏出大麻烟卷开始抽。艾兰娜看着墙壁，墙面上画满了鹿，全是黄颜色，鹿的轮廓是用棕红色描的。她嗅到烟味，太诱人了，伸手向他要。他把烟卷递给她，她一直抽到烟屁股才罢。

“太迷人了，”他盯着她的每一个动作，激动地说，“就像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你母亲的样子。连烟圈吐得都一样。”他轻轻摩挲

① 以色列地名。





她的头发，拿出一支口琴，高兴地吹起一支古老的俄罗斯小调。满脸胡子的长发男人走进屋，用钢琴给老人伴奏，有些琴键已发不出声音。音乐使老人更加激动，他站起来跳舞，像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并示意艾兰娜和他一起跳。她站着没动，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他，瞳孔越来越大。

"告诉我，你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吗？"她吃惊地问。

"是的，"他回答说，"但你猜是从哪个月亮。哦，"他叹了一口气，"我多爱你！"他又开始吹口琴，并叫那人用钢琴给他伴奏，尽管琴键已经坏了。这时墙后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呻吟声，老人突然停下吹奏，大发雷霆。

"乔舒亚！"老人大叫起来，"你给我轻点。"

"乔舒亚?"艾兰娜吃惊地问。

"我儿子，"老人说，"我狮子的种子，你的兄弟。"

"可我没有兄弟。"

"1941年。孟买。在恒河航行。你的白帽子。那个没文化的独眼印度人划的船。你的黄色连衣裙在微风中吹起，露出修长的双腿。我们把他扔到河里时你珍珠般的笑声。他试图浮出水面，我们用你的花阳伞把他按下去时我的大笑。他漂浮在恒河上的尸体。我用一小笔钱贿赂当地警察把事情摆平的方式。我们在那儿的美好时光，一生的时光。导致你兄弟诞生的爱的行为。"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艾兰娜说。

"哦，苏珊！"他拍着手叫起来，"你要否定你的部分历史，但这是不容否定的，它会浮出水面，就像那个印度……"

他大笑起来，用拐杖指着门，呻吟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

“去，”他对她说，“上那去，跟你的兄弟说去。他毕竟是在你出生后一周出生的。”

艾兰娜站起来，犹豫地朝那扇门走去，长发男人一把把她推进去，并在她身后锁上了门。屋子很小、很黑，她左面的墙上正投影着一部色情电影。她寻找那位观众，发现一个男人蜷曲在一个垫子上，头发很乱，瞪着恐惧的眼睛看着她，好像多少年没看见过人似的。

“别告诉我你是苏珊。”他说，眼睛闪着光。

“我是苏珊，”艾兰娜说，“别告诉我你是乔舒亚。”

“乔舒亚是个野蛮的家伙，但亚瑟是个出色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还有约瑟夫，双重间谍，我刚把胡子刮了。但我最希望自己是西蒙，藏在壁橱里的疯狂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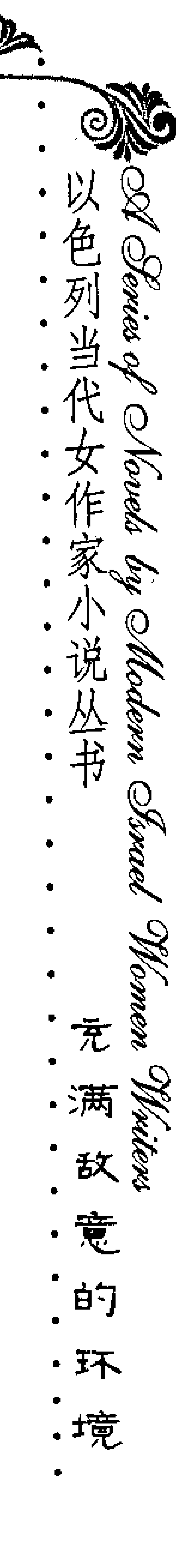
“这么说，”艾兰娜叹了口气说，“你有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这狂野的男人吃惊地问，“我有精神分裂症？我绝没有。”

“哦，天哪，”艾兰娜轻声说，“那么你也疯了。没人跟你说话。”

“别错以为我迷恋这个地方，”他一边看着正播放的电影一边说，“听着，这是一部了不起的电影，我已经看了四百五十遍，每次都能从中看出新东西。记得第一次是和那只鹿一起看的。你现在站的地方曾经有一只鹿。我在说鹿，说她的骨骼和皮毛。她和我一起待了五年，后来被他们弄走了，”他指着门痛苦地说，“我不知道他





们把她弄哪去了，也许弄动物园去了。他们说把她放到山里去了，但我不相信。我敢肯定，他们把她卖给了专吃死动物的理查德，他把她吃掉了。为钱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他悲怆地说。“他们把她从我手里夺走，把我变成了个痴迷鹿已经上了瘾的人。过去我常和她一起玩接球游戏。从屋子的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他用手上下比画着，“这样的游戏从来不是真实的。你觉得她如果想逮我的话，能很轻易逮住我吗？可她不想逮我，这便是她的不凡之处。她想让我感觉好，她对我很宽容。”

他看着艾兰娜赤裸的双脚。艾兰娜垂下眼帘，看着地上用炭笔画的一个小圆圈，隔不远还有一个圆圈，然后，有两个与这两个小圆圈平行的小圆圈，大小全一样。

“想知道这是什么吗？” 他长吼一声问道，“我在打呼哨邀狼来。那母鹿在时，我经常打这样的呼哨，我会坐着听他们发怒。我猜你一定觉得我在哄你，纽约中心怎么会有狼，对吧？但是我告诉你，纽约真的有狼，” 他大声宣布说，“只是我还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似乎很生自己的气。“我们听着，她吓得发抖。我叫她朱莉，我会走近她，抚摩她，安慰她，让她别怕。早晨，她会站在这个位置上睡着，一直到中午，直到有一天我按她的脚画了圈圈。从那以后，她便总站在圆圈内，没挪动过位置。这些圆圈是干什么的你现在知道了吧。”

“我并没问。”艾兰娜说。

“你也许没问，但你本该问的。”他沉默了一会，突然开始摸口袋，“我给你看样东西。”他掏出一个纸团扔给她。她弯下身子坐在

地板上，打开纸团展平，纸片上面画着一个迷宫，还有许多箭头，指向门的方向，上面写着“出口”。她吃惊地看着他，他正要解释，可已来不及了，屋门大开，纸片飞了出去，消失在一个被压扁的纸板箱后面。两盘冒着热气的汤放在地上，门砰的一声又关上了。这个狂野的男子扑向一个盘子，把它端起来，递给她。她这才第一次注意到他的身材。

“喝汤吧，苏珊，你得喝。”说着他开始贪婪地吃起自己的那一份。“以后你会饿死的，相信我，这不是玩笑。”

她拿起勺子，喝了一大半，直到感到非常虚弱。她垂下头，闭上眼睛。

“我头晕。”她艰难地说。

“哦，这没什么，”他说，“他们在汤里放了东西，放了消解反抗力量的东西，你得习惯这东西。一两个月后就没影响了，但到那时你已不会试图逃跑，你已经没有了意志。”

“太可怕了，”艾兰娜说，身体蜷曲成球似的，“我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汤里放的是什么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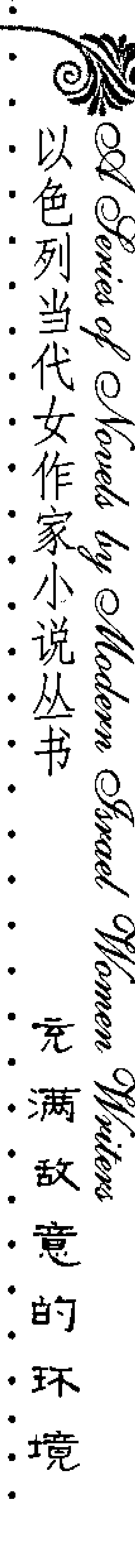
“我也不知道，一种融化的药片。”

“看在上帝的分上，帮帮我，”她求他，“叫他们赶快给我找个医生，给我一点镇定药。我受不了了。快叫他们！”

“别紧张，亲爱的，是你脑子里的幻觉而已。一切就会过去的，都是幻觉。”他俯身对她说，“我已经独自一人与这无尽的黑暗为伍，经历了这所有的一切。”他轻轻握住她的手亲吻。

“哦，妈呀，”艾兰娜低声叫起来，“我看到非常可怕的东西，那





是什么？”

“是幻觉，苏珊，别怕，乔舒亚来照顾你。”他又亲了亲她的手，她推开他，直定定地看着空中。

“我看见撒哈拉沙漠了。他们要用枪射一只骆驼。”

“谁？”他吃惊地问。

“沙漠中的旅行队。他们要射骆驼，多残忍！够了！”她哭起来。

“嘘，”他轻轻拍着她的背，“你一定是病了。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射骆驼的，他们一定是怕它把病传染给所有牲畜。试着到别的地方去吧，到西班牙去。把骆驼变成公牛（我不知道怎么变）。”

“什么公牛？我看到的是沙漠旅行队和将要被杀死的骆驼，太可怕了。”

“唉，为什么没看见公牛？”

“斗牛。斗牛士以及和斗牛有关的一切，观众喝彩的掌声和叫好声。我也叫好，那么真实，那么生动。”

“这么说是我出了问题？”

“我想是。”

“你说我该怎么对待那些骆驼？”

“如果你知道它们会被杀，就在自己的想象中先把它们杀了。我也不知道。试着去西班牙看看。我帮助你在那逃避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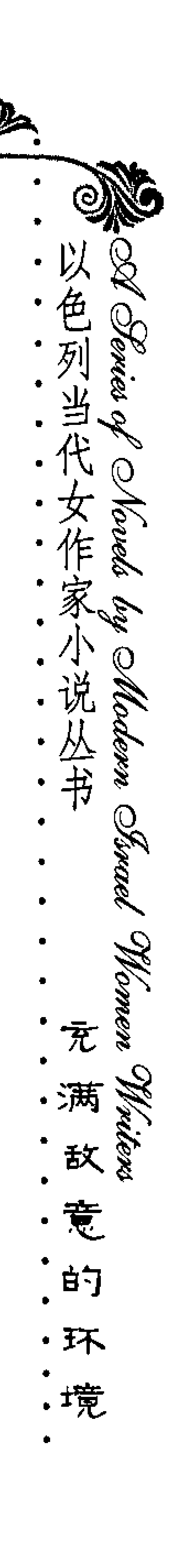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解释给你听，”他在她耳边耳语，亲她的前额，“跳过地中海”；亲她的嘴唇，“在西班牙见我”；抚摩她的头发，“离直布罗陀不远了”；轻抚她的屁股，“我知道那里有一个地方，一个汽车旅

馆，旅馆的老板快死了”；他松开她抱胸的双手，“因为有一对人来到他们的特别房间。外面风在吼，远处海在啸”；他拉下她裙子后背的拉链，“那里的老人说”；他轻拍着她，“无论谁，进了这特别房间，出去时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亲她的嘴唇，她开始回应他。“那个汽车旅馆名叫‘母亲的腿’，那个村庄名叫……”

做爱开始。做爱中，年轻人继续给她讲一些她听过的最好玩的笑话，比如有个笑话讲的是有个已经很有身份的家伙，有车有房子有家庭，是个德系犹太人。有一天他在特拉维夫的里列布拉姆大街买黑市美元，他径直朝一个也门人走去，从他那买了一摞美元。也门人把美元给他，正待跟他说话时，你猜怎么着？他顿时出了一身冷汗，他以为也门人会告诉他美元是假的以后拔腿而逃。大家都知道也门人一跑起来，谁也别想逮住他。德系犹太人惊恐地问也门人，你要说什么？也门人说了一句妈的，大笑起来，他告诉德系犹太人，他跟每个人都开玩笑，尤其是像他这样正直的德国佬。他说的另一个笑话让艾兰娜笑破肚子。笑话讲的是一个星期四，一个女人拎着一篮装满土豆、橘子、柑橘和其他水果和蔬菜的篮子从特拉维夫集市出来，高兴地在大街上走，好像赌赛中了彩似的。走在她前面的就是那家伙，他也刚从集市出来，嘴里吃着刚从集市买的香蕉，他已等不及回家再吃了。香蕉皮扔在地上，女人没看见，摔了个大跟头，篮子里的东西全掉出来，水果蔬菜滚了一地，还滚到大路上。五路公共汽车轧过一个柑橘，橘汁溅在他的脸上和眼睛里。艾兰娜大笑，不光笑，还差点笑破了肚子。那年轻人只是浅浅地一笑，深吸了口气，拉上自己裤子的拉链，敲了三下门，先两下，后一下。





这以后发生的一切如闪电一样的迅速。艾黑帕茨闯入，一对黑色眼睛闪着嫉妒的光，他重重一耳光打在艾兰娜的脸上，艾兰娜失去平衡，跌倒在地，头撞在地板上。艾黑帕茨连骂三声不堪入耳的下流话，扔下一个毯子裹住她赤裸的身体。

他之后进来的是莫希和杰贺斯凯尔。杰贺斯凯尔看着艾兰娜尴尬地笑了笑。莫希转向那位演员，给他一张一百元的美钞，拍拍他的肩。他还想讨价，再要五十，莫希粗暴地把他推出屋子。

出屋前，年轻人回头对仍躺在地上的艾兰娜说："你真棒。如果还想见我，到艾伯特·舒珊酒吧来找我。"唐纳德走进来，静等着他该得的那一份。他把钱揣进口袋，对艾兰娜说：

"对不起，可我需要钱。"

老人进来了，拿掉面具，是艾维塔。他说：

"对不起，艾兰娜，但别生艾黑帕茨的气，"他瞥了一眼艾黑帕茨，他正竭力忍着没有爆发，"全是我的主意。艾黑帕茨说这点子不行，我告诉他，给我几个小时，我就能出一个百分之百专业的电影脚本。别忘了你是在跟明日艺术家打交道。尔后我对大伙说，"他指着莫希和杰贺斯凯尔，"我们来拍一部绝顶的片子，我们一起来表演，用隐式摄影机拍摄。但过了一会儿杰贺斯凯尔说，"杰贺斯凯尔在旁边羞怯地点了点头，"从哲学的角度说，我们没必要拍电影，我们应该拍完全写实的东西。这我同意。你知道，我要改变这个世界对电影的看法。因此我对大家说，我来做导演。但实际上我们做这一切都是出于好玩。难道你想对我说，你从中没有感受到什么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艾兰娜厌恶地说。

艾黑帕茨恨恨地看着艾维塔，艾维塔对他笑笑。

“别紧张，艾黑，”他说，“你得到你想要的了，”他转身对艾兰娜说，“棒极了，你的表演世界顶极。他们没吸收你去犹太剧团[1]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你们一个个真恶心！”艾兰娜吼叫着冲进隔壁房间，在那里她碰到瑞拉和艾奈特。瑞拉坐在老人的椅子上，艾奈特坐在钢琴旁边。

“这部片子做成后，”艾维塔对着她的背影喊，“我敢保证你会走红的。”

“瑞拉，”艾兰娜平静地问，“你也知情？”

瑞拉没有说话，她飞快地抹了一把眼泪。

“你怎么能让他们这样待我？”

“我们不知道，”艾奈特冷冷地说，“你以为怎样？”

“亲爱的，快把衣服穿上。那毯子……”瑞拉说。

“对，把衣服穿上，”艾奈特说，“别难过，但也别信他们说的只是出于好玩。不是的！路上，整个过程我都听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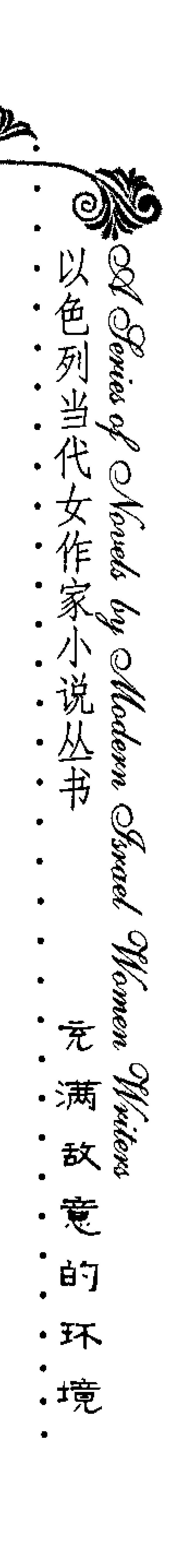
“你说什么，”艾兰娜说，“整个过程？”

“喂，艾奈特，你给我闭嘴。”瑞拉愤愤地说。

“我为什么要闭嘴？”艾奈特突然发怒起来，“我有话要说为什么不能说？人要有自己的立场。艾维塔说有人在性用品商店和色情影片中看到过你，艾黑帕茨要用更过激的色情片回报你。他们说那将是

① 希伯来戏剧团体，最初由N.泽马哈于1912年在波兰比亚韦斯托克作为犹太人的剧团而组建。1958年剧团被官方指定为以色列国立剧院，并接受国家的年度补贴。





一部绝顶的色情片。你若问我，我觉得不怪艾黑帕茨。如果我拍了色情片，杰贺斯凯尔这样对我，我能理解。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那么重地击打我的头，而且我们被绑在床脚上，绑了一个半小时，直到莫希来给我们松绑。”

“是真的吗？”瑞拉问艾兰娜，“你真拍过色情片？”

“谁管你拍没拍，”艾奈特不给艾兰娜说话的机会，“不管怎么说，我们得知道适量摄取。但如果不懂得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片刻时光，演出很快结束，那么，他们就枉作为人了。告诉我，艾兰娜，他们值什么？”她激动得声音颤抖，“这就是他妈的生活的一部分。这样你就可以平静下来，把它抛在脑后。生活中你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哭到痛苦的结局，或者忘掉所有的一切。忘掉一切，你就会……”

“你还不给我闭嘴？”瑞拉愤愤地说。

“你以为你是谁？”艾奈特看着艾兰娜，继续激动地说，“想揭伤口的话，我们谁都能揭。你以为我不能？我要想伤艾黑帕茨，可以狠狠地伤他一回，告诉大家1978年在加利利海，你们都去游泳了以后，他是怎么把我带到桉树林里诱奸我的。”她捶打着自己的胸脯，“可我没干！因为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大白于天下，日子还得照常地过，直到那一天的到来。”说完，她对着整个屋子纵情大哭，看那些从邻屋进来的男人听了她这番话后的反应。莫希轻蔑地拍着巴掌，杰贺斯凯尔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屋子尽头的艾维塔正在穿衣服，艾黑帕茨不知上哪去了。

“艾兰娜，”瑞拉说，“我只想知道，你拍过色情电影没有？”

“不告诉你，”艾兰娜说，“你到死也不会知道的。”说着她到隔壁房间拿自己衣服，看也不看一直盯着她的莫希和杰贺斯凯尔和脸色抑郁苍白、手扶墙壁、背对着她的艾黑帕茨。穿好衣服她转身就走，一头撞在正站在那里的艾维塔身上，艾兰娜狠狠甩了他一个嘴巴。

“我该吃这一嘴巴。”艾维塔说。

她穿过屋子，从坐着的艾奈特和瑞拉身边经过，离开屋子，砰的一声关上大门。

艾兰娜疑惑不解地回到大房间。

“我只想知道，”瑞拉说，“你为什么跟那呆子上床，那么一个恶心的家伙。”

艾兰娜一声不吭地朝门口走去，中途她停了一会儿，背对着他们说：

“艾黑帕茨是个傻瓜，艾维塔脑袋里只有电影，是个十足的神经病。”

说着她走出屋子。

屋外，艾兰娜倒在双手捧着满满一袋热干酪汉堡包的约西的怀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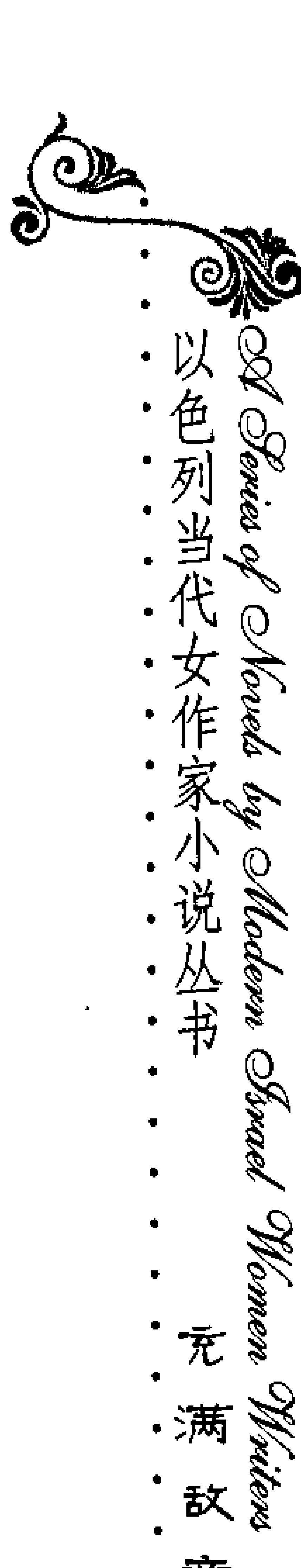
“约西?”她问，“你也参与了？”

“参与什么？”约西吃惊地问。

艾兰娜挣脱开他，飞跑而去。艾黑帕茨跑出屋子，一边喊一边追她而去。

她转身冷冷地看着他。





“艾兰娜，”他说，“对不起。我该怎么办？”

“……”艾兰娜思索着。

远处，瑞拉、莫希、艾奈特和杰贺斯凯尔全站在屋外看着他们，约西在旁边一个劲地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不打牌了，为什么艾兰娜发这么大的火，这些干酪汉堡包怎么办，但没人理他。

“回去吧，”莫希对瑞拉说，“孩子还在邻居家。”

杰贺斯凯尔去发动车，艾奈特上了车。瑞拉和莫希的别克①慢慢从艾黑帕茨和艾兰娜身边开过，断断续续地听到两人的争吵。莫希开着车，眼睛直视前方，一脸焦虑的瑞拉朝他俩挥手道别。艾兰娜瞥了她一眼，艾黑帕茨朝她这边点了点头。杰贺斯凯尔和艾奈特的老爷车也从他们身边经过，但他俩谁也没看艾兰娜和艾黑帕茨。约西坐在车子后面，他看了一眼艾兰娜陷入沉思。他是以色列国家足联一支老球队的守门员，这个球队从没赢过什么头衔，也没进入过重要联赛。两个月前，他打伤了罚他犯规的裁判，被永远驱逐出联会。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一幅漫画，约西站在满是足球的球门前，教练躺在地上，身上还在流血。约西两手抱胸，自豪地看着观众，一只脚还踏在教练的头上。

四五个星期以后，艾兰娜和艾黑帕茨坐在长岛自己的家中，一边卷着大麻烟叶一边轻声聊着，高谈阔论中想着今天午饭该吃什么。阳光穿过花园树丛的叶子照射在林间，你也许不相信舞蹈编导

① 别克系列汽车以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先驱别克（David Dunbar Buick，1854–1929）的姓氏命名。

会要鸟儿从一个枝头飞到另一个枝头。鸟儿如果从一个枝头飞到另一个枝头，就不能在艾兰娜和艾黑帕茨的窗台旁边筑巢，因为两只鸟交配、雌鸟生蛋、毛茸茸的小鸟从鸟蛋里孵出，可它干吗一定要在我的窗边？附近没有别的窗台吗？让它们去罗伯特家，去彼得和玛丽安家，去乔治和辛迪家，或者去这条路一直走到底的那对黑人夫妇家。让它们去地狱吧。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不邀而至的故事：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小说选
作者＝［以色列］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著
页数＝１２３
ＳＳ号＝１１９６１６３２
出版日期＝２００７．９